

庫文有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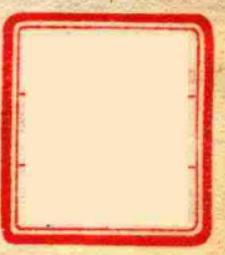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集文堂研潛

(四)

著昕大錢

行發館書印務商



潛研堂文集

丁大錢著

國學書叢

#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五

## 序三

### 寶刻類編序

寶刻類編不著撰人姓名。馬氏經籍攷亦未著錄。獨永樂大典有之。攷其編次始周秦訖唐五代。其爲宋人所撰無疑。宋寶慶初避理宗嫌名。改江南西路筠州爲瑞州。此編載碑刻所在。有云瑞州者。又知其爲宋末人也。同時有臨安陳思者。撰寶刻叢編二十卷。頗爲藝林所珍。陳氏以郡縣爲綱。此以書家姓名分類。體例雖不同。要皆致金石文字者所宜津逮也。其分類凡八。曰帝王。曰太子諸王。曰國主。曰名臣。曰釋氏。曰道士。曰婦人。曰名姓殘闕。每類之中復以時代爲次。而於唐五代碑碣蒐采最富。可以補歐陽永叔趙德父之遺漏。唯名臣十三之三。一卷全闕。讀者或以爲憾。然世間更無它本矣。

### 郭允伯金石史序

古文多用竹簡。後世易以楮紙。二者適於用。而不能久。故金石刻尚焉。周秦漢唐之刻傳於今者。皆工妙可愛。世人震於所見。因歎古人事事不可及。予謂字畫有好醜。鑄手有巧拙。古人距必大異於今。顧其醜

且拙者雖託之金石終與草木同腐神物所護持必其精神自能壽世故非古迹之皆工殆非工者不能久而傳爾自宋以來談金石刻者有兩家或攷稽史傳證事迹之異同或研討書法辨源流之升降嘗鼎一臠各厭所欲挹水鑽燧取之無盡今讀華州郭允伯金石史鑒別精審而援引經史亦亹亹可聽庶乎兼兩家之長者允伯長於分隸與盤厓趙子函同有金石之癖當時稱關中二士乃趙所著石墨鑄華久行於世而此書罕傳吾友汪子少山得故家藏本手錄其副韓城王侍郎惺園將刻之浙中屬予題其端云時乾隆丁酉正月望日

天一閣碑目序

四明范侍郎天一閣藏書名重海內久矣其藏弆碑刻尤富顧世無知之者癸卯夏予游天台道出鄞老友李匯川始爲予言之亟叩主人啓香廚而出之浩如煙海未遑竟讀今年予復至鄞適海鹽張芑堂以摹石鼓文寓范氏而侍郎之六世孫葦舟亦耽嗜法書三人者晨夕過從嗜好略相似因言天一石刻之富不減歐趙而未有目錄傳諸後世豈非闕事乃相約撰次之拂塵祛蠹手披目覽幾及十日去其重複者自三代訖宋元凡五百八十餘通以時代先後爲次并記撰書人姓名俾後來有攷明碑亦有字畫可喜者以近不著錄仿歐趙之例也予嘗讀弇州續稿中薈范司馬小簡有書籍互相借鈔之約今檢圉令趙君碑背面有侍郎手書鳳洲送三字風流好事令人歎慕不置顧弇山園書畫不五十年盡歸它姓而

范氏所藏閱二百餘年手澤無恙此則後嗣之多賢尤足深羨者矣明代好金石者唯都楊郭趙四家較其目錄皆不及范氏之富若于司直輩道聽途說徒供覆瓿耳此書出將與歐趙洪陳竝傳葦舟可謂有功於前人而攷證精審俾先賢搜羅之苦心不終湮沒則予與芑堂不無助焉

### 關中金石記序

金石之學與經史相表裏側當異本任城辨於公羊夏臭殊文新安述於魯論歐趙洪諸家涉獵正史是正尤多蓋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鈔板刻展轉失真獨金石銘勒出於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徵故可寶也關中爲三代秦漢隋唐都會之地碑刻之富甲於海內巡撫畢公秋帆以文學侍從之臣膺分陝之任三輔漢中上郡皆按部所及又嘗再領總督印逾河隴度伊涼跋涉萬里周爰咨詢所得金石文字起秦漢訖於金元凡七百九十七通雍涼之奇秀萃於是矣公又以政事之暇鉤稽經史決擿異同條舉而件繫之正六書偏旁以糾冰英之謬按禹貢古義以探漢濱之源表河伯之故祠袖道經之善本以及三藏五燈之祕七音九弄之根偶舉一隅都超凡誦自非多學而識何以臻此在宋元豐中北平田概嘗撰京兆金石錄六卷其書雖不傳然陳氏寶刻叢編屢引之揆其體例僅志撰書姓名年月初無攷證之益且所錄不過京兆一路豈若斯記自關內河西山南隴右悉著於錄而且徵引之博辨析之精沿波而討源推十以合一雖曰嘗鼎一臠而經史之實學寓焉大昕於茲事篤嗜有年常

恨見聞淺遐。讀公新製。如獲異珍。它日按籍而求。以補藏弆之闕。則是編爲西道主人矣。

山左金石志序

金石之學。始於宋。錄金石而分地。亦始於宋。有統天下而錄之者。王象之之碑目。陳思之叢編是也。有即一道而錄之者。崔君授之於京兆。劉涇之於成都是也。國朝右文協古。度越前代。而一時諸鉅公博學而善著書。於是畢秋帆尙書。鎮撫雍豫翁覃谿學士。視學粵東。皆薈萃翠墨。次第成編。獨山左聖人故里。秦漢魏晉六朝之刻。所在多有。曲阜之林廟。任城之學宮。岱宗靈巖之磨厓。好事者偶津逮焉。猶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矣。近時黃小松。李南澗。聶劍光。段赤亭輩。雖各有編錄。祇就一方。未晐全省。是誠蘶林一闕事也。乾隆癸丑秋。今閣學儀徵阮公芸臺。奉命視學山左。公務之暇。諮訪耆舊。廣爲搜索。其明年冬。畢尙書來撫齊魯。兩賢同心贊成此舉。遂商榷條例。博稽載籍。萃十一府兩州之碑碣。又各出所藏彝器錢幣。官私印章。彙而編之。規模粗定。而秋帆移督三楚。討論修飾潤色。壹出於公。乙卯秋。公移節兩浙。攜其稿。南來。手自刪訂。嘉慶丙辰秋。書成。凡口口卷。寓簡於大昕。俾序其顛末。蓋嘗論書契以還。風移俗易。後人恆有不及見古人之歎。文籍傳寫。久而踳訛。唯吉金樂石。流轉人間。雖千百年之後。猶能辨其點畫。而審其異同。金石之壽。實大有助於經史焉。而且神物護持。往往晦於古。而顯於今。如武梁畫象。元明人目所未睹。而今乃盡出。更有出於洪文惠之外者。任城夫人碑。又歐趙之所失收。若此者。古人未必不讓今人。

也金石之多無如中原然雍豫無西漢以前石刻而山左有秦碑三西漢三雍豫二記著錄僅七八百種此編多至千有七百昔歐趙兩家集海內奇文歐目僅千趙纔倍之今以一省而若是其多誰謂今人不如古哉山左固文獻之藪而公使車所至好問好察采獲尤勤又有博聞之彥各舉所知故能收之極其博公又仿洪丞相之例錄其全文附以辨證記其廣修尺寸字徑大小行數多少俾讀之者瞭然如指諸掌旣博且精非必傳之業而何公研覃經史撰述等身此編不過嘗鼎一臠而表微闡幽實有合於輶軒采風之誼剏剏旣竣又將輯兩浙金石爲一書大昕雖病廢尙及見而序之

### 金陵石刻記序

金陵石刻見於張敦頤六朝事迹王象之輿地碑目陳思寶刻叢編及無名氏寶刻類編者甚夥然存於今者不及什之一相傳明祖營治都城盡輦碑石爲街道之用竊意六朝三唐世次久遠磨滅殘毀理亦宜然宋元與明相去甚近而城內自宣聖廟以外絕無宋元之刻其爲洪武所毀無疑夫古人姓名著之金石將爲不朽之計而金石之壽亦似有數存乎其間此永叔德甫諸公集古之勤大有造於古人也予集錄金石二十餘年每見近代收藏家著錄往往至唐而止予謂歐趙之視唐五代猶今之視宋元明也歐趙之錄近取諸唐五代今去歐趙七百餘年尙守其例不變是責唐之司刑以讀鄭侯之律宋之司天以用一行之算也可乎哉故予於宋元時刻愛之特甚而與予同志者唯嚴侍讀道甫朱學士竹君李郡

丞南澗三四人耳。子進爲侍讀之長子，攜染家學，深造自得。其於金石刻，殆廢寢忘食以求之。尤以金陵桑梓之地，舊刻之湮沒者，既不可攷，乃訪其見在者，拓而藏之。始漢訖元，以時代爲次，錄其全文，附以攷證，合一府七縣。凡若干種，窮鄉僻巷，古廟荒墳，無不策蹇裹糧，手自椎揭，不特可備一方之掌故，且使著我錄者，可銷可毀，可蝕可泐，而文終不可亡。善之善者也。嘗怪漢唐碑刻，西北多而東南少，以爲石質有堅脆之別。然而校官之碑，巖山之刻，始興安成吳平之墓碣，高正臣、顏貞卿、張從申、竇泉之書，近在金陵百里閒，歸然無恙，使旁郡皆得子進其人者彙而錄之，何渠不西北若哉。

老子新解序

老子五千言，救世之書也。周道先禮而後刑，其敝至於臣強君弱。老氏知後之擣其失者，必以刑名進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又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太史公言申韓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此因韓非書有解老之篇，而特辯之。言其託於老氏，而實失老氏之旨。後人誤會史記，乃謂道德流爲申韓。豈其然乎？周之敝，在文勝。文勝者，當以質救之。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清淨自正，復歸於樸，所以救衰周之敝也。漢初，曹參爲相，文帝爲君，蓋有得乎？去甚，去奢去泰之遺意，而遂以培養四百年之祚。仁人之言，豈欺我哉？予覽道藏說老子者，亡慮數十家，大都求之元虛杳渺，而於當日立言之苦心，鮮能表其微者。今讀未齋先生新解，何其先得我心也！未齋之學，純乎儒

者其解此書亦非援老以入於儒但卽其憂時拯世之旨疏通而證明之取其同不諱其異夫酸鹹甘苦當其對病則爲上藥若烏喙野葛無時而可用者也讀者知老氏之有功於世則知朱齊之有功於老氏矣

### 淮南天文訓補注序

溉亭主人嘿而湛思有子雲之好一物不知有吉茂之恥讀淮南天文訓謂其中多三代遺術今人鮮究其旨乃證之羣書疏其大義或意有不盡則圖以顯之洵足爲九師之功臣而補許高之未備者也嘗攷天之言文始於宣尼贊易一陰一陽之謂道道有變動曰物物相雜曰文天文卽天道也經傳言天道者皆主七政五行吉凶休咎而言子貢億則屢中而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天道之微非箕子周公孔子不足以與此此子產譏裨竈焉知天道而梓慎之見屈於叔孫昭子也然古者祝宗卜史亞於太宰馮相保章官以世氏習其業者皆傳授有本非矯誣疑衆五紀六物七衡九行子卯之忌具存昏旦之中可紀天道不詔文亦在茲是以名卿學士就而咨訪以察時變覩火流而知失閏望烏帑而識乘次八會之占驗於吳楚玉門之策習於種蠡雖小道有可觀而夫子焉不學詎如後之學者未窺六甲便演先天不辨五行乃汨洪範握算昧正負之目出門迷鉤繩之方也哉秦火以降典籍散亡淮南一篇略存古法溉亭爲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讀之可上窺渾蓋宣夜之原旁究堪輿叢辰之應但恐君山而外無好之

者不免覆醬瓿之嘲爾。

盧氏羣書拾補序

顏之推有言曰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予每誦其言未嘗不心善之海內文人學士衆矣能藏書者十不得一藏書之家能讀者十不得一讀書之家能校者十不得一金根白芨之徒日從事於丹鉛而翻爲本書之累此固不足道其有得宋元槧本奉爲枕中祕謂舊本必是今本必非專已守殘不復別白則亦信古而失之固者也蘇明允讀漢王子侯表不知元始當爲始元于思容讀晉地理志不知濟南非治平壽宋元之本果盡可據乎更進而上之東方割名師古不能正建武省郡章懷滋其疑鄰下名儒猶執寶力江南舊本或誤田宵以至易脫悔亡書空酒誥玉藻樂記之錯簡南陔華黍之亡辭在漢代已然自非通人大儒焉能箴其闕而補其遺乎學士盧抱經先生精研經訓博極羣書自通籍以至歸田鉛槧未嘗一日去手奉廩脩脯之餘悉以購書遇有祕鈔精校之本輒宛轉借錄家藏圖籍數萬卷皆手自校勘精審無誤凡所校定必參稽善本證以它書卽友朋後進之片言亦擇善而從之洵有合於顏黃門所稱者自宋次道劉原父貢父樓大防諸公皆莫能及也客有復於先生者謂古人校理圖籍非徒自適將以嘉惠來學今弃藏則於世無益盡刊則力有未暇盍擇其最切要者件別條繫梓而行之俾讀書之家得據以改正或亦宜尼舉一反三之遺意與先生曰諾因

檢四部羣書各取數條譌脫尤甚者次第刊布貽書吳門屬大昕序之自念四十年來仕隱蹤迹輒步先生後塵而嗜古顛僻之性謬爲先生所許讀是書竊願與同志紬繹互相砥厲俾知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毋徒執齋書數箇自矜奧博也

### 世緯序

袁胥臺先生以明嘉靖初登第入詞林觸忤權貴浮沈中外不得大用文待詔志其墓謂以高明踔越之才精深宏博之學輔以凌歷奮迅之氣迹先生生平誠有不愧斯言者又稱其所著世緯鑒鑿乎經世之論惜不得少見於事而徒託之空言蓋有慨乎言之然其書流傳甚少明史志藝文亦未著於錄今天子右文稽古特命儒臣編次四庫全書是書始復顯於世而吳中藏書家尙以未得見爲憾於是先生之族孫又愷貽書京都預館局者假鈔其副藏箇中以爲家寶雖然是書非一家之書而天下後世之書也夫儒者之學在乎明體以致用詩書執禮皆經世之言也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論政者居其半當時師弟子所講求者無非持身處世辭受取與之節而性與天道雖大賢猶不得而聞儒者之務實用而不尙空談如此今讀先生是書指陳利病洞達古今其言要而不煩其道簡而易行蓋賈誼新書崔實政論仲長昌言之亞也若夫勑聖賢之格言著語錄以惑世而經史不講先生於距僞篇中業大聲疾呼之矣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目錄別是書於儒家且言先生真有體有用之儒非貌儒以欺世者身雖蹭蹬而立言自

堪不朽。蘇松減額之議不用於當日而卒行於我朝。儒者之言其利亦溥矣哉。

重刊太上感應篇箋注序

古聖賢之學莫先於明善。宣尼贊易於坤之初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於復之初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善與不善其分別祇在幾希之間。而舜跖判焉。聖人不忍斯人之陷於惡也。故以人性之本善者動之不違。言惡而但正其名曰不善。明乎不善之猶可以善也。成湯大聖而言改過不吝。顏子大賢而言不貳。過者一時之不善。知而改之。善斯在矣。古之人告以過則喜。後之人告以過則愠。由是自欺以欺人。惡積而不可揜。天道福善而禍淫。行道有福違天不祥。謂感應之理不足信者。是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何怪乎獲罪於天而無所禱乎。太上感應篇一卷始著錄於宋史藝文志。惠松厓徵君以爲出漢魏道戒與抱朴內篇所述略同。予讀之良然。蓋其時浮圖氏之書未行中國。所言禍福合於宣尼餘慶餘殃之旨。不似後來輪迴地獄之誕而難信也。惠氏箋注古雅。自成一子。尤爲是編功臣。吳門向有刊本。今日就曼。患吾鄉諸同學復率錢鏗諸梨板。以廣其傳。於吾儒明善寡過。敬身畏天之學。豈小補哉。

嚴久能娛親雅言序

今海內文人學士。窮年累月。肆力於鉛槧。孰不欲託以不朽。而每若有不敢必者。予謂可以兩言決之。曰。

多讀書而已矣。善讀書而已矣。胸無萬卷書，臆決唱聲，自夸心得，縱其筆鋒，亦足取快一時，而溝澗之益，涸可立待。小夫驚而舌搖，識者笑且齒冷。此固難以入作者之林矣。亦有涉獵今古，聞見奧博，而性情偏僻，喜與前哲相齟齬，說經必詆鄭服，論學先薄程朱，雖一孔之明，非無可取，而其強詞以求勝者，特出於門戶之私，未可謂之善讀書也。唐以前說部，或託齊諧諸皋之妄語，或扇高唐洛浦之頽波，名目猥多，大方所不屑道。自宋沈存中、吳虎臣、洪景盧、程泰之孫季昭、王伯厚諸公，穿穴經史，實事求是，雖議論不必盡同，要皆從讀書中出，異於游談無根之士，故能卓然成一家言，而不得以稗官小說目之焉。若嚴氏久能氏少，負異才，擅染家學，所居芳茅堂，聚書數萬卷，多宋元槧本，久能寢食於其間，漱其液而濡其藏，中有所得，質之尊人茂先翁，許諾而謹書之，積久成帙，名之曰娛親雅言，貽書乞予序其端。夫古之娛親者，牽車負米，奔走千百里，契闊跋涉，以謀菽水之歡，而嚴氏之娛，近在庭闈，以圖籍爲兼珍，以辯難爲舞綵，此其娛有出於文繡膏梁之外者矣。以讀書爲家法，而取之富，而擇之精，吾惄能測久能之所至哉。

### 醫譜序

沈子丹彩，吾邑世族。少時棄去舉業，獨究心醫方，五行壬遁之術，皆有神解，又以爲占筮之失，止於不識。唯方藥主於對病，病之名同也。而或感於外，或傷於內，或實而宜瀉，或虛而宜補，疑似之間，豪釐千里。學醫費人爲禍尤烈，乃博涉古今方書，分類采輯，辨受病之源，而得製方之用，爲醫譜。凡若干卷，既成，將付

之剖劂而屬予一言序之。予復於丹彩曰。子亦知相馬之說乎。昔者伯樂言九方皋於秦穆公。公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得之矣。其馬牡而黃。公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召伯樂而讓之曰。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技一至於此乎。皋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是乃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漢馬文淵少師事楊子阿。受相馬骨法及征交趾。得駱越銅鑄爲馬式。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乃依儀氏輪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鬢。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夫伯樂之於馬。觀其天機而已。色物牝牡。且不暇辨。而伏波乃斤斤於口齒脣鬢。支節分寸。一一取其相肖。此與皮相者何異。然伯樂世不常有。而相馬之法不可不傳。將欲使物盡其才。人藉其用。驛蹻毋困於鹽車。駑蹇勿參乎上駟。舍伏波銅馬之式。將奚觀哉。古人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深淺。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於是乎有十一家之經方。此猶伏波相馬之有式也。而善醫者又云。上醫要在視脈。脈之妙處不可得傳。虛著方劑。無益於世。此伯樂所云。觀其天機。不見其所不見者也。今子旣精於察脈。洞見垣一方。而復集古今證治之法。爲譜以示後人。其有合於伏波之意乎。雖然。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昔賢所譏。於今爲甚。以是求識病之真。而不謬於豪釐千里之介。抑又難矣。予將舉以告讀子之書者。

葬書昉於郭景純漢魏以前未之聞也然景純書亦平易而無奇自楊會廖賴之書出其言汪洋汙漫詭異難解習其術者各尊所聞互相抨擊一地而彼曰大吉此曰大凶一穴而甲云宜北鄉乙云宜南鄉加以神煞禁忌日增月益或格於方位或妨於生命閱數歲而無可葬之年盡一年而無宜葬之日由是有力者覬非分之福以枯腊爲梯媒無力者恠或然之禍任朽木之暴露葬書行而世之不葬其親者多矣夫鬼之爲言歸也骨肉歸復於土如人之歸室故禮經謂之宅兆今乃有數十年傳數代而不克葬者縱使遲之又久果得吉壤而先人之體魄不安甚矣死者而有知也方且降譴於子孫尙能予之福佑乎婁東毛稼軒出自宗伯文簡公之裔以儒家子而精於堪輿之術著書八卷爲類一十有八於龍穴沙水向背衰旺之理既已疏通而證明之而其大指主乎欲人速葬蓋術也而進於道矣易傳曰俯以察於地理禮記曰毋絕地之理地理不可知而人理終古不能易然則順理而行理得而地亦得矣久而不葬此理之大不然者而可藉口於擇地之難得乎古人云暴得富貴不祥地雖吉亦必人之吉者能有之無德而妄希非理之富貴天之所不佑也若夫陰陽休咎之驗自非聖賢豈能卓然不惑讀稼軒之書又知趨吉避凶之例人所易曉則亦可以不爲術士所誣矣予先大父行年九十作文勸人速葬甚爲鄉里傳誦今讀稼軒是編喜其實獲我心援筆而序之

### 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自書契肇興而聲音寓焉。同類相召。本於天籟。而人聲應之。軒轅栗陸以紀號。皋陶厖降以命名。股肱叢  
睦。虞廷之廣歌也。昆侖滄浪。禹貢之敷土也。童蒙盤桓。文王之演易也。瞻天象則有蟬蛻辟歷。辨土性則  
有甌婁汙邪。宣尼刪詩存三百五篇。而斯理彌顯。伊威蠭蜎。町疃熠燿。則數句相聯。崔嵬虺隕。高岡元黃。  
則隔章遙對。倘有好古知音者。類而列之。牙舌脣齒喉。犧然各當於心矣。天下之口相似。古今之口亦相  
似也。豈古昔聖賢猶昧於茲。直待梵夾西來。方啓千古之長夜哉。魏世儒者。叛爲反切。六朝人士。好言雙  
聲疊韻。故其詩文。鏗鏘流美。異於偷楚之音。唐之杜子美。聖於詩者也。其自言曰。老去漸於詩律細。蓋詩  
家皆祖述風騷。唯子美性與天合。不徒得三百篇之性情。并三百篇之聲韻。而畢肖之。組織纏綿。自然成  
章。良工之用心。通於天籟。此之謂律細也。自宋以來。注杜者毋慮千百家。於訓詁事實。討索靡遺。至以雙  
聲疊韻求杜。則自吾友周君松鶴始。或謂子美詩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貫穿今古。盡美盡善。詎必區區於  
韻者。蓋寥寥矣。兒童學語。鄉曲常談。有時而闡合。學士大夫。日從事於謳吟。而終身昧昧。翻謂小技不足  
道。何顏之厚。與讀松鶴之譜。將見操觚者。曉然於聲韻之非細事。由是進求之。三百篇。羣經諸子。而知牙  
舌脣齒喉之別。自昔已然。其於周官大行人諭書名聽聲音之教。豈曰小補已哉。

#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六

## 序四

### 重刻河東先生集序

柳氏望出河東。仲塗先生。宰相之系。刻屬於學。欲追逐韓文公而上之。以造於聖賢之域。雖未卽聖賢。亦聖賢之徒也。其集稱河東先生。與子厚先後同名。河東非兩公所專。而若有非兩公莫屬者。宰相雖榮寵一時。而易世以後。齷齪無稱。甚或爲世詬病。故知富貴之有盡。不若文章之長留矣。顧子厚集自宋時注釋者。已有五百家。訖今家有其書。而仲塗僅有傳鈔本。又多魚豕之譌。近推吳中何義門學士手校本。而見之者尠。蘭谿柳君渥川。得浦江戴氏鈔本。因令其子書旂精校。付諸剞劂。既成。屬予序其端。先生立言之旨。盧抱經前輩序言之詳矣。予讀集中述其父少監之訓曰。載金連車。不如教子讀書。又述叔父戶曹之訓曰。耕耘不輟。良苗不秀。不鍛不鍊。良金不辨。欲謀其始。先謀其終。終若不凶。始乃有功。乃知先生雖天才俊爽。迴軾儕輩。亦由得力於庭訓者深也。渥川故元侍制文肅公之裔孫。敦行植品。以亢其宗。而書族窮經績學。克成厥志。古文君家事也。當有抗志希古。趾美前人者。吾於蘭谿之柳卜之矣。

重刻孫明復小集序

宋孫明復先生小集雜文十八篇詩三篇泰安聶君欽手鈔藏於筭者有年懼其久而湮沒也乃謀付梓以廣其傳詒書京師乞予誌其刻之歲月案歐公誌先生墓稱公病時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就其家得書十有五篇藏於祕閣宋史則云得書十五萬言予謂先生立言主乎明道非若文人以繁富相矜史家得於傳聞不若歐志之可據此本有十八篇殆後人別有所據附入之耳當宋盛時談經者墨守注疏有記誦而無心得有志之士若歐陽氏二蘇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經斬以矯學究專已守殘之陋而先生實倡之觀其上范天章書欲召天下鴻儒碩老識見出王韓左穀公杜何毛范鄭孔之右者重爲注解俾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以復虞夏商周之治其意氣可謂壯哉元明以來學者空談名理不復從事訓詁制度象數張口茫如則又以能習注疏者爲通儒矣夫訓詁名理二者不可得兼然能爲於舉世不爲之日者其人必豪傑之士也予故因讀先生文而記之

蘇詩合注序

注東坡詩者無慮百數家今行於世者唯永嘉王氏吳興施氏及近時海寧查氏本王注分類經後人刪并然流傳最久施注世無完本宋牧仲尙書屬幕客補足刊於吳中頗訾王氏之謬而於施注多所芟改殊失古人面目查氏依施本補其未備後來校刊悉去施注學者又以兩讀爲病此大鴻臚馮星實先生

合注之所由作也。先生博極羣書，與古爲徒。沈酣於東坡詩者有年，精思所感，形於夢寐。又得宋槩五家注、元槩王狀元集百家注舊本，稽其同異，而辨證之。於宋代掌故人物，則采李仁父長編及各家文集，諸道石刻，一一增益。斯又足裨前人之闕漏，而爲論世之助者也。頃先生以侍親辭榮歸里，書成之日，予得受而讀之，循環三四，味之彌旨。竊謂王本長於徵引，故實施本長於臧否人倫。查本詳於考證地理，先生則彙三家之長，而於古典之沿誦者正之。唱酬之失考者補之，輿圖之名同實異者覈之。以及友朋商榷之言，亦必標舉姓氏。其虛懷集益，又如此。若夫編年卷第，一遵查本。其編次失當者，隨條辨正，而不易其舊，則先生之慎也。立言愈慎，考古愈精。披沙而金始露，鑿石而泉益清。是書出而讀蘇詩者，可以得所折衷矣。昔范至能與陸務觀談及注蘇詩，陸舉九重新埽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句。極言注之不易，謂必皆能知作者之意，然後無憾。厥後務觀序施氏書，雖稱其用功深，歷歲久，而終之曰：亦幾可以無憾。幾之云者，意若猶有未滿焉。如先生之博聞強識，重之以知人論世之學，使務觀見之，其必快然無遺憾也夫。

### 黃峴圃先生文集序

詹事府詹事加侍郎銜黃公峴圃，以文學政事受知三朝，歛歷中外，當代推爲鉅儒。四方識與不識，皆曰北平黃先生，而不以官稱之。京師首善地人士蔚起，列官朝省者無慮數十百輩，然相與語稱北平，不問

知其爲公。今距公沒十五六年。承公之言論風采者漸少。而思慕歎美如出一口。蓋公之文行如元氣入人肝脾。久而不能忘也。初新城王文簡公詩文爲海內宗師。公弱冠登進士。實出文簡之門。一脈相承。遠有代序。四方寒畯持行卷來謁者。雖一篇一句之工。必加獎賞。傳播公卿間。雍正癸卯典江南鄉試。得士百二十九人。儒林文苑名臣多出其中。若潘敏惠思渠。胡恪靖寶瑔。陳司業祖范。任宗丞啓運。張詹事鵬翀。徐檢討文靖。其尤著者。論者以爲江左設科以來。罕有其匹。平生以造就人才。扶植善類爲己任。嘗曰。善人國之紀也。吾樂與善人交。此吾所以報國也。竊嘗論本朝開國以來。以文章致位通顯者多矣。至於主持騷雅。宏長風流。爲海內所共推者。則前有新城。後有北平。新城年七十八。賦詩有得第重逢辛卯歲之句。欲與新郎君序老少同年。乃未及期而卽世。公以康熙辛未登上第。更六十年。復遇臚傳。招新科進士敍同年。燕集里第。天子聞之。優詔獎異。此又新城所願望而不得者。烏呼。天之於公可謂厚矣。公所撰述甚富。多板行於世。唯詩文未及手定。間有散佚。公之長子漕運總督兵部尙書雲門先生。裒輯而編次之。屬予讎校。且命序其端。自唯後生末學。何足以窺公之藩籬。猶憶壬申歲入都。曾拜公於里第。公所以獎而期之者甚厚。及備官詞林。得執後進之禮。尙書官太常時。予在記注右史。恆以公事追隨殿廷。公之孫符綵。又予分校禮闈所得士也。俯仰二十年。辱有三世之舊。承尙書命。得挂名公集。以附不朽。有厚幸焉。

味經窩類稿序

太子太保大司寇錫山秦公以通經砥行爲東南多士倡泊登巍科陟上卿以夙昔經術發爲經濟移孝作忠爲當代名臣公退之暇手訂五禮通考數千萬言剖劂告成旣乃取平日所爲文分類編次爲若干卷名之曰味經窩類稿味經窩者公少時讀書之室名也錫山自高顧諸君子講學東林遺風未墜尊甫給諫公潛心性理學養尤邃公目擗耳染聞道最早顧不欲居講學之名乃與同志三四人爲讀經之會每旬有餘日則一會於所謂味經窩者會則出其所得而商榷之嘗曰先聖之蘊具於六經舍六經安有學哉及其出而爲文光明洞達浩乎沛乎一如其意之所欲言而止譬之堂堂之陳正正之旗所向無敵而不爲佻巧詭遇之計蓋嘗受而讀之詩賦章奏序記論說無體不備而說經之文居其大半昔人稱昌黎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今公之文非六經之法言不陳非六經之疑義不決折衷百家有功後學所謂吐詞爲經而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唯公有焉嘗慨秦漢以下經與道分文又與經分史家至區道學儒林文苑而三之夫道之顯者謂之文六經子史皆至文也後世傳文苑徒取工於詞翰者列之而或不加察輒嗤文章爲小技以爲壯夫不爲是恥鑿帨之繡而忘布帛之利天下執糠秕之細而訾菽粟之活萬世也公之學求道於經以經爲文當世推之曰通儒曰實學不敢塵以文士目公而其文亦遂卓然必傳於後世此之謂能立言者昌黎不云乎言浮物也物之浮者罕能自立而古人以立言爲不朽之一蓋必有

植乎根柢而爲言之先者矣。草木之華朝榮而夕萎。蒲葦之質春生而秋槁。惡識所謂立哉。予自官京師以年家子從公游。公以其不爲世俗之學也。而頤稱之。丁丑戊寅之間。館公邸第。因得稍窺公得力所自。茲承公命。論次其文集。謹取所聞於公者。而書之卷末。若其筆力之馳驟。體格之簡嚴。波瀾之浩瀚。覽者當自識之。故不復贅云。

紀曉嵐烏魯木齊雜詩序

同年紀學士曉嵐。自塞上還。予往候。握手敍契闊。卽出所作烏魯木齊雜詩見示。讀之。聲調流美。出入三唐。而敍次風土人物。歷歷可見。無鬱轔愁苦之音。而有春容渾脫之趣。間又語予。嘗見哈拉火卓石壁。有古火州字。甚壯偉。不題年月。火州之名始於唐。此刻必在唐以後。宋金及明疆理。不能到此。當是元人所刻。予以元史亦都護傳。及虞文靖所撰高昌王世勳碑證之。則火州在元時。實畏吾兒部之分地。益證君考古之精核。獨怪元之盛時。畏吾人仕於中朝者最多。若廉善甫父子。貫酸齋。饒玉立兄弟。竝以文學稱。而於本國風土。未能見諸紀述。使後世有所考稽。何與。將徙居內地。而忘其故俗。與抑登高能賦。自古固難。其人與今天子神聖威武。自西域底平以來。築城置吏。引渠屯田。十餘年間。生聚豐衍。而烏魯木齊。又天山以北一都會也。讀是詩。仰見大朝威德。所被俾逖。疏沙礫之場。盡爲耕鑿絃誦之地。而又得之目擊。異乎傳聞影響之談。它日采風謠。志輿地者。將於斯乎徵信。夫豈與尋常牽綴土風者。同日而道哉。

習菴先生詩集序

昔孟子之言尙友也。由一鄉一國而進之以至於天下之善士。猶以爲未足。而友古之人。其識見襟懷。卓然非尋常所及矣。雖然。嘗試論之。天下之善士。非能離一國一鄉而立於獨者也。幸而在吾鄉。則一鄉得而私之也。由今而視古。則尊之曰古之人。其在於古。則亦天下之善士也。古人亦必有所居之鄉。則其鄉亦得而私之也。嘉定瀕海小邑。無名山大川之勝。其在赤縣神州中。塵如太倉之粟米。且建縣於南宋。宋元以前。未有文人學士。故家流風之遺也。士大夫多循謹朴魯。仕宦無登要路者。然自明嘉隆間。海隅徐氏。及唐婁程李嚴諸君。敦尚古學。其後黃忠節公。文章氣節。照映千古。國朝則菊隱。樸邨。松坪。南華諸老。或湛深經術。或樹輶詞壇。邑雖僻小。其名猶著於海內。則以鄉之多善士焉。予生晚。不及見諸先輩。西莊長予六歲。而學成最早。予得聞其緒論。稍知古學之門徑。習菴少於予三歲。而辯悟通達。勝予數倍。兩君者。天下之善士也。置之古人中。無不及焉。而在吾鄉。吾皆得而友之。旣而先後通籍。偏交海內名流。閱歷四十餘年。而屈指素心。無如吾兩君者。不獨頌讀其詩書。并親炙其性情學問。古來稱齊名者。李杜。元白。韓孟。皮陸。俱非同在一鄉。而兩君乃近得之。望衡對宇之際。此生平第一快事也。習菴於學。無所不通。而於詩尤妙絕一世。每分韻聯句。同人皆爭奇鬪巧。自詡絕出。及見習菴作。咸退避無間言。古風近體。流播人間。海外異域。多有傳其稿者。而全集未傳於世。歲丁未。習菴卒於粵東官廨。其子臣晟扶櫬自南還寢。

門卒哭之後。詢其遺文。頗有散失。搜訪而次第之。得若干卷。追念曩昔之樂。益增今日之悲。垂老索居。文章蕪陋。并書一通。以寄西莊。諒與我同一墮淚也。

李南澗詩集序

予不喜作詩。尤不喜序人之詩。以爲詩者志也。非意所欲言。而強而爲之。妄也。不知其人志趣所在。而強爲之辭贅也。韓子之言曰。物不得其平則鳴。吾謂鳴者出於天性之自然。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鳴之善者。非有所不平也。鳥何不平於春。蟲何不平於秋。世之悻悻然怒戚戚然憂者。未必其能鳴也。歐陽子之言曰。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吾謂詩之最工者。周文公召康公。尹吉甫。衛武公。皆未嘗窮晉之陶淵明窮矣。而詩不常自言其窮。乃其所以愈工也。若乃前導八驕而稱放廢。家累巨萬而歎窶貧。舍己之富貴。不言。翻託於窮者之詞。無論不工。雖工奚益。予持此論久矣。其後交李子南澗。乃不相謀而相合焉。南澗之性情與予略相似。予好聚書。而南澗鈔書之多。過於予。予好金石文。而南澗訪碑之勤。過於予。予好友朋。而南澗氣誼之篤。過於予。予好著述。而南澗詩文之富。過於予。世俗以鄉會試所得士與試官相稱爲師弟。特以名奉之。而吾兩人。乃以臭味相合。方其在京華。每一日不相見。輒卹然若失。不知其何以然也。南澗既以磊落英偉之文。登進士第。乃捧檄遼瀋之鄉。舟車奔走。日不暇給。而詩益奇而工。歿後。其仲弟以遺稿示予。官爲一集。蓋仿王筠之例。讀之似近而遠。似質而雅。似淺而深。中有所得。而不徇乎流俗之

嗜好此非有不平而鳴者也此不言窮而工者也此真合乎古詩人之性情而必傳之詩也予不辭而序之者蓋深知夫人之志趣而非強爲之辭也

甌北集序

昔嚴滄浪之論詩謂詩有別材非關乎學詩有別趣匪關乎理而秀水朱氏謾之云詩篇雖小技其原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二家之論幾乎枘鑿不相入予謂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滄浪比詩於禪沾沾於流派較其異同詩家門戶之別實啓於此究其所謂別材別趣者只是依牆傍壁初非真性情所寓而轉蹈於空疎不學之習一篇一聯時復斐然及取其全集讀之則索然盡矣秀水謂詩必原本經史固合於子美讀書萬卷下筆有神之旨然使無真材逸趣以驅使之則藻采雖繁臭味不屬又何以解祭魚點鬼疥駱駝掉書袋之誚乎夫唯有絕人之才有過人之趣有兼人之學乃能奄有古人之長而不襲古人之貌然後可以卓然自成爲一家今於耘菘先生見之矣耘菘天才超特於晝無所不窺而尤好吟詠早年登薇垣直樞禁游翰苑應制賡和頃刻數千言當寧已有才子之目及乎出守邊郡從軍滇檄觀察黔西簿書填委日不暇給而所作益奇而工歸田十數年模山範水感舊懷人之詞又日出而未有艾也最耘菘所涉之境凡三變而每涉一境卽有一境之詩以副之如化工之賦艸木千名萬狀雖寒暑異候南北殊方枝葉無一相肖要無一枝一葉不栩栩然含生意者此所以非漢魏非齊梁非唐非

宋而獨成爲耘菘之詩也。或者以耘菘老於文學，在京朝循資平進，即可升秩槐棘，且在方面有循良聲。不久當膺開府之寄，乃退而以詩自名。疑若未展所抱者，予謂古人論三不朽，以立言居立功之次，然功之立必馮藉乎外來之富貴，無所藉而自立者，德之外，唯言耳。姚宋郭李諸公，非身都將相，則一田舍翁耳。吾未見言之次於功也。書有一卷傳，亦抵公卿貴。耘菘嘗自道之矣。知難而退，從吾所好。耘菘蓋自知其材，其趣其學之足傳，而不欲兼取，以託於老子之知止焉爾。試質之耘菘，其以吾言爲然乎否。

炙硯集序

五倫之中，朋友居其一。士方伏處鄉里，以朋友視兄弟，其親疏若大不侔矣。一旦辭家而仕於朝，與賢士大夫游，或接武於公廷，或相訪於寓邸，出或同車，居則促鄰，收直諒之益，極談讌之歡，經年累月，無閒寒暑。思尋家庭長枕大被之樂，翻不可得，故嘗謂朋友之樂，唯京朝官所得爲多。夫扶輿之秀，鬱積而生奇士，求友者或數十里百千里，始得一人，然且出處異地，術業各方，聞名而未及見者，比比也。獨京都爲賢士大夫所會歸，幸際承平，野無伐檀之詠，同聲相應，無異挹水於河，取火於燧也。科目之設，士以登進士爲至榮，而所謂同年者，雁行而升，比於異姓骨肉，公務之暇，披衣相從，固所常有。而或以譖謔博奕雜之，樂佚游而忘歲月，則君子不取焉。炙硯集者，習菴先生與其同年友爲銷寒會，相與醻和之作也。其會旬日而一舉，會必有詩，或分題，或拈韻，始庚寅訖癸巳，得詩若干篇，予受而讀之，賦物之作，清新而瀏亮，詠

古之作磊落而激昂。疊韻之作排奡而妥帖。譬之宮商合奏，絲竹齊鳴，渢渢乎有中和之音，而無嫖壹之調。詩不云乎？‘嘒其鳴矣，求其友聲。’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燕朋友故舊之歌也。而太史編之以爲雅音，倘所謂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者邪？唐時詩人唱和，篇什最富者，莫如元白二公。二公同登貞元進士第，微之詩所云‘昔歲俱充賦’，同年遇有司者也。今習菴之詩，爲朝野推重，不減香山廣大教化之目，而一時唱酬諸公，異曲同工，視元和長慶之彥，有過之無不及。然則此集之刻，其傳誦人口，而流播雞林，無疑矣。

### 春星草堂詩集序

昔人言史有三長，愚謂詩亦有四長。曰才，曰學，曰識，曰情。放筆千言，揮灑自如，詩之才也。含經咀史，無一字無來歷，詩之學也。轉益多師，滌淫哇而遠鄙俗，詩之識也。境往神留，語近意深，詩之情也。方其人心有感，天籟自鳴，雖村謠里諺，非無一篇一句之可傳，而不登大雅之堂者，無學識以濟之也。亦有胸羅萬卷，采色富贍，而外強中乾，讀未終篇，索然意盡者，無情以宰之也。有才而無情，不可謂之眞才；有才情而無學識，不可謂之大才。尙稽千古，兼斯四者，代難其人。竹初先生，負絕異之姿，而生長名門，目濡耳染，自相師友，十齡能賦，弱冠成名，才子之稱，播在人口，固已凌鮑謝而軼溫李矣。然而文章雖貴，遇合偏艱，孝廉之船，往而輒返，中書之省，過而不留，南北奔波，舟車輳轔，逆旅非無知己，當場難索解人，重以骨肉摧傷，心腸鬱結，意有所觸，宣之於聲，而詩格益奇，洎乎牽絲東浙，簿書訟牒，旁午紛糾，幾於日不暇給，而先生

從容應之。非徒不廢嘯歌。而且益多而工。然後知文章無妨於政事。彼以一行作吏。此事便廢爲辭者。雖不作吏。亦未必工也。乙巳夏大昕來鄞先生出詩稿見示。讀之思深而力厚。格高而氣和。得古人之性情。而不襲其面目。兼古人之門徑。而不局於方隅。此真才人也。此大才人也。兼詩家之四長。而無復遺憾。先生於此不凡矣。爰書數語於簡端。

張鶴泉文集序

予拙而嬾。不善譽人詩文。在京華日。嘗爲同歲生序其詩。其人得之心弗喜也。湘潭張君鶴泉。以古文名。與予向未識面。不知何從見予文而喜之前歲。屬唐陶山明府。乞予序其集。予以未見集。不敢虛譽辭去。冬鶴泉又介陶山寄示各體文二冊。讀之始信其工。而欲序之。老嫗久未屬草。今春陶山書來云。鶴泉死矣。臨沒猶以不見先生序爲憾。嗚呼。鶴泉以垂莫之年。相距三千里外。猶拳拳於予斯真文壇之知己也。而不得及其存而歸之。予負鶴泉多矣。夫文之聲價。本不待序而重。昌黎之文序於李漢。漢豈能重昌黎者。柳州之文序於劉夢得。夢得與子厚同患難交最密。然夢得文格不如子厚。且二子之序。皆在身後。未知果有當於昌黎柳州之意與否。鶴泉以韓柳爲師。視近代尅當意者。而乃有取於予之言。予方欲就鶴泉決其當否。而竟不及待。僅得比於劉夢得李漢之例。予負鶴泉多矣。鶴泉起家進士。初宰順天之房山。繼宰甘肅之寧夏。與華亭皆鎮靜和易。異於俗吏操切武健之爲公暇。輒手一編。與馬小休。文已脫稿。歸

田後所得益深。讀其文，品格峻潔，議論淵醇，直抒所見而不戾於聖賢立教之旨。昌黎言不苟爲，炳炳烺烺。柳州言參之太史，以著其潔。鶴泉蓋兼而有之。今鶴泉已矣，知鶴泉者莫如陶山。序成質之陶山，其以予言爲有當否邪。

半樹齋文稿序

別於科舉之文，而謂之古文。蓋昉於韓退之，而宋以來因之。夫文豈有古今之殊哉？科舉之文，志在利祿，徇世俗所好而爲之，而性情不屬焉。非不點竄堯典，塗改周詩，如翦綵之花，五色具備，索然無生意。詞雖古猶今也。唯讀書談道之士，以經史爲蓄，以義理爲溉灌，胸次灑然，天機浩然，有不能已於言者。而後假於筆以傳，多或千言，少或寸幅，其言不越日用之恆，其理不違聖賢之旨。詞雖今猶古也。文之古不古於襲古人之面目，而古於得古人之性情。性情之不古，若微獨貌爲秦漢者，非古文。卽貌爲歐曾，亦非古文也。退之云：「唯古於詞必己出，卽果由己出矣，而輕佻佚漫，自詭於名教之外。」陽五古賢人，今豈有傳其片語者乎？余持此論久矣，試以語人，多有怒於言色者。獨戈子小蓮，聞而悅之，小蓮負雋異之才，多愁善病，日以詩酒自娛，而尤好古文，所作皆直抒胸臆，卓然有得，而脫去俚俗浮豔之習，其爲人也，孝於親，篤於朋友，以古人爲師，而無慕乎榮利，故其下筆勁健，立論醇正，得古人之神韻，而不爲苟作，使爲之不已，其斬至於古人無疑也。加其膏而希其光，古人豈遠乎哉。

吳香巖十國宮詞序

宮詞之體，剏於唐而宋以後承之。龍標青蓮懷恩寫怨，近於騷者也。王建紀述逸事，近於史者也。厥後花蕊夫人、王珪、宋徽宗各有宮詞，以及楊允孚之灤京雜詠、張昱之筆下曲，皆仿王建之例，取材博贍，往往可補舊史之缺，非特供詞人談助而已也。五季之世，羣雄割據，列爲國者凡十，歐史紀載既略，其軼時見於野乘詩話諸家文集，而文人津逮者少。未有託諸吟咏者，予友吳君香巖，博聞強記，尤工於韻語，曩歲偕王易圃、諸雪堂、汪少山、王鶴谿、王耿仲及予家漑亭等分賦宮詞，各十二首，業流布人口。而香巖又舉九國而盡賦之，共得一百二十首，并以所采書籍分注其下。其詩清新婉麗，絕去堆垛，既不悖於騷人之旨，而注中考證異同，辨論精審，洵足爲薛歐之功臣。劉吳之益友者也。今少山鶴谿漑亭先後奄逝，遺稿頗多散失。而香巖詩格益高，鄉邦賴以提唱。此集雖嘗鼎一臠，然生平汲古之功，亦可窺其梗概。因懲思先刻以公同好云。

畹香樓詩序

維揚汪孝廉劍潭，力學嗜古，而尤工於詩。比來京師，不數月，而詩名隱然出諸老宿之右。詢其師承所自，則曰某不幸孤露，吾母授以經書，俾稍有成立。吾母性好吟詠，閒示以詩法，因得窺作者之旨。一日出其母夫人畹香樓詩稿相示，神韻淵澈，無綺靡卑弱之調。劍潭天才固超逸，然非得諸內教，安能成之早。

而詣之深若此。竊觀古今巾幘之秀，垂名竹帛者，未易僂指數。要其歸有兩端：或以才蘗擅名，或以節義見重。春華秋實兼之者，蓋鮮雖然。松柏介如其獨立，其黛色蒼皮自秀於凡木也。圭璋皭然而不滓，其浮筠旁達自異於它石也。三家郵叟目不識丁，食味別聲而外了無所長，雖無纓紱之累，豈得遽以隱逸許之哉？夫人幼習詩禮，及喪所天，撫孤全節，備歷人間坎坷，終能教其子爲名下士，貞蕤雅操已足貽我管彤，而詩格之工，又能駕若蘭令嫋而上之，豈非兼古人之所難者乎？

### 滌硯圖題詠序

昔人稱兩手不能持三硯，以諷士之不知足者。然東坡作鳳味硯銘，嘲龍尾爲牛後，既從歛人求龍尾弗得，復作詩爲解嘲。文人好硯，例有奇癖，寓意所在，多而不厭。濟嶠元凱，其癖雖均，要之優劣終有辨矣。吳君岑渚，善行楷，嗜金石刻家藏古硯最富，尤所愛者，趙凡夫半硯也。令畫師貌已爲滌硯像，一時名流題詠殆徧，將彙而刻之，請予題其卷端。予嘗論硯之病，在滑而燥，墨之病，在枯而澀。滑而燥，由於質之不舊，枯而澀，由於出之不新。故藏硯如讀書，試墨如作文。墮郵之材，陳於市者盈百千，而好古者獨拳拳於寒山之片石，及乎意有所到，偶然欲書，則必手滌而試墨焉。濡隔宿之瀝者，必非佳書；拾前人之唾者，必無佳文。岑渚以滌硯寫圖，殆深有悟於作文之旨，如僅以硯癖目之，猶淺之乎？視岑渚矣。

### 鄭康成年譜序

讀古人之書必知其人而論其世則年譜要矣。年譜之學昉於宋世。唐賢杜韓柳白諸譜皆宋人追述之也。經術莫盛於漢。北海鄭君兼通六蓺。集諸家之大成。刪裁繁蕪。刊改漏失。俾百世窮經之士有所折衷。厥功偉矣。而後人未有譜其年者。庸非缺事乎。海寧陳君仲魚始據本傳。參以羣書。排次事實。繫以年月。粲然有條。咸可徵信。洵有功於先哲者矣。予嘗讀戒子書云。公車再召。比牒并名。早爲宰相。殆指荀慈明而言。慈明委蛇台司。未有匡時之效。史家雖曲爲申釋。視北海之確乎不拔者。相去遠矣。有濟世之略。而審時藏器。合於無道。則隱之正。此大儒出處所由異乎。逸民者流。與予因敍此譜而推及之。

歸震川先生年譜序

年譜一家。昉於宋唐人集。有年譜者。皆宋人爲之。留元剛之於顏魯公。洪興祖。方崧卿之於韓文公。李璜。何友諒之於白文公。耿秉之於李衛公。是也。震川歸先生之文。近代之韓歐陽也。韓歐陽有年譜。而先生闕焉。是非後進之責。與國初汪堯峯編修嘗譜之。而後世不傳。安亭孫君守中。生於先生講學之鄉。濡染教澤。誦先生之文。因論次先生遺事。譜其年月甲乙分明。皆可徵信。古人以立言爲不朽之一。先生沒於隆慶辛未。距今二百一十有七載矣。讀斯譜。而如睹先生之須眉。言論宛然。登畏壘之亭。而離容揖讓於其間。彼道家所謂長生鍊形者。世且莫能舉其姓名。吾惡知其軀殼果安在哉。然則立言如先生者。雖謂之長生可也。

鉅野姚氏族譜序

鉅野姚氏其先世自金末由陝州東徙越三世而有昆弟兩人各生三子支葉日以繁衍稱前三門後三門猶李之東西南祖裴之東西中眷也宋魯之間人家多樹白楊於墓率五六十歲而枯獨姚氏祖墓白楊根柯堅砢若蛟虬若鐵石皆五六百年物識者以爲世德之祥自明迄今科第簪纓相承不絕聚族而居丁口至數千計遂爲州郡衣冠之望半塘明府以名進士莅吾縣閱三載潔已而練於事案無留牘百務修舉乃以暇日編次族譜既成屬予序之予唯譜系之學史學也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漢初有世本一書班史入之春秋家亦史之流別也裴松之之注三國史劉孝標之注世說李善之注文選往往采取譜牒魏晉六朝之世仕宦尙門閥百家之譜悉上吏部故譜學尤重歐公修唐書立宰相世系表固史家之瓶例亦由其時製譜者皆通達古今明習掌故之彥直而不汙信而有徵故一家之書與國史相表裏焉宋元以後私家之譜不登於朝於是支離傳會紛紜踳駁私造官階倒置年代遙遙華胄徒爲有識者噴飯之助矣半塘今之習於史者也其所述譜雖因前人之舊而正其譌補其闕不虛美不詞費洵得古史之義法而非苟焉以作者夫譜牒雖史之緒餘然非讀全史者不能作猶之民社唯讀書人優爲之謂公輔器而屈于百里者非真公輔器也人浮於地而地益宜才餘於事而事益辦觀半塘之譜如觀半塘之政已

吳興閔氏家乘序

吳興多望門世族。而閔氏爲大。閔氏之譜。頌於明宮保尙書莊懿公。厥後枝葉繁衍。門才鼎盛。自明成化迄今。三百年來。增修者凡九次。而條例益詳。中丞峙庭先生。以文學起家。數歷中外。爲國薈臣。而於敦本睦族。尤拳拳焉。乾隆乙未。莅江藩時。首任刊修。彭芝庭尙書。旣序而傳之矣。閱今又二十年。正當增修之期。而先生方解組退閒。復增而葺之。郵書令大昕爲之序。嘗謂古人譜牒之學。與國史相表裏。世本一書。班志入之春秋家。後代志藝文者。以譜牒入史類。猶此意也。魏晉六朝。取士專尙門第。由是百家之譜。皆上吏部。唐貞觀顯慶間。再奉敕撰氏族志。歐史因之。有宰相世系之表。又美唐諸臣。能修其家法。當時之重譜牒如此。自宋以後。私家之譜。不登於朝。而詐冒譌舛。幾於不可究詰。獨歐陽蘇氏二家之譜。義例謹嚴。爲後世矜式。蓋譜以義法重。尤以人重。後世重二家之譜。亦以其道德文章。足爲譜增重耳。先生今代之歐蘇也。而譜尤得繁簡之中。嘗取而讀之。竊謂蘇氏出於味道。其子留眉者。是爲始遷之祖。乃以親盡而不及可乎。茲譜溯源於始遷將仕府君。是義例勝於蘇也。歐譜有存其世。而亡其名者。茲則自始遷再傳而下。其名具在。是詳備勝於歐陽也。先生通顯四十餘年。以清白遺子孫。不言躬行。如漢萬石家。歐公所謂修其家法者。殆無愧焉。閔族指數千。先生以鉅人長德爲之倡俾先賢孝友之風。復見於今日。斯亦大臣施于有政之一端也夫。

平江袁氏家譜序

袁氏出於陳。其後別爲陳郡汝南彭城三望。最其名位之顯者。後漢三公六人。劉宋司徒一人。梁司空一人。陳僕射二人。唐宰相三人。宋執政二人。而淑槩致命宋代。昂憲著節。梁陳風義卓然。不徒以蟬冕爲重。唐蘇州刺史誼嘗曰。門戶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尙昏媾。求祿利。至見危授命。則無人焉。何足尙邪。蓋自漢以來。袁氏名德最著。而後裔亦多皦皦自立之彥。非塵衿膏粱華腴之名。故足尙也。平江之袁。相傳自宋南渡始遷。至元海道萬戶寧一以下。乃可譜。明代衣冠人物。穢穢彬彬。六俊競爽。於前。簿庵揚譽於後。一門文獻。照曜志乘。至今稱爲甲族。而宗譜向未刊行。上舍又愷。始與其族之長者。商榷增葺。釐爲十卷。支分派別。秩然不紊。詠駿烈。誦清芬。藹然仁孝之思。流露於行墨間。而義例謹嚴。不蹈傳會粉飾之失。則又深得著述之法者。剏闌既成。乞予序其卷端。因舉蘇州刺史語以告之。異時人才輩出。共敦名節。推袁之族望者。其必以平江爲稱首矣夫。

周氏族譜序

古之治天下者。風俗淳美。非假條教號令。以強其所不能也。使人毋失其孝弟之心而已。人之一身上之爲祖父。又上之則爲高曾。人之逮事高曾者。百不得一矣。思高曾而不見。見同出於高曾者。而親之。猶親其高曾也。此先王制服之義也。洎乎五世而親盡。則又有宗法以聯之。大宗百世而不絕。則宗人之相親。

亦久遠而無極。以四海之大人人各親其親。而風俗猶有不淳者。吾未之聞也。自世祿不行。而宗法廢。魏晉至唐。朝廷以門第相尚。譜牒之類著錄於國史。或同姓而異望。或同望而異房。支分派別。有原有委。五季以降。譜牒散亡。士大夫之家不能遠溯於古。則譜其近而可稽者。蓋譜之作。猶有古人收族之遺意。譜存則長幼親疎之屬皆將觀於譜。而油然生孝弟之心。故非作譜之難。知所以作譜者之難也。周氏之先。自上海之周浦遷居嘉定。百餘年來。本支蕃衍。力於治生。以殖其家。而一門之內。孝友睦婣。能以古人爲師。旣相與率錢建公祠。春秋薦祭。合族以食。復撰次家譜。自始遷之祖爲始。其遼遠無可考者。則闕之。夫譜之言布也。布列其世次行事。俾後人以時續之。毋忘其先焉爾。非其先人而強而附之。與非其後人而引而近之。皆得罪於祖宗者也。今觀周氏之譜。詳其所當詳。略其所當略。闕其所當闕。洵可以爲後嗣法。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之積者莫大乎孝弟。後之續是譜者。竝求所以作譜之意。而繼承之。雖傳之百世可也。予弟晦之。壻於周氏。述其外舅之言。令予爲序。予不得辭。

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序

譜牒之學。盛於六朝。而尤重於三唐。唐時氏族志。皆奉敕修定。歐陽公采宰相家世系。以入正史。後世莫有以爲非者。其信而可徵如此。五季譜牒散亡。而宗譜遂爲私家撰述。於是。有合族之譜。有分支之譜。然而世遠。則或嫌於傳會。人繁。則或慮其混淆。唯支譜之體。猶不失唐人遺法。何也。唐之裴李崔盧韋陸。其

族亦大矣。而裴有東眷。中眷。西眷。又別爲洗馬。爲南來吳李之出隴西者。有武陽房。姑臧房。燉煌房。丹陽房。出趙郡者。有南祖。東祖。西祖。崔之出清河者。有東祖。西祖。南祖。大房。小房。鄭州房。烏水房。青州房。出博陵者。有安平房。大房。第二房。第三房。盧有大房。第二房。第三房。陸有潁川枝。荊州枝。丹徒枝。樂安枝。諫議枝。魚圻枝。太尉枝。侍郎枝。韋有平齊公房。閻公房。彭城公房。逍遙公房。鄖公房。南皮公房。駢馬房。龍門公房。小逍遙公房。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豈非後代支譜之權輿乎。鮑氏出自姒姓。因封爲氏。其後有上黨。東海。泰山。河南諸望。自宋元以來。新安之望始著。而棠樾一支。孝友相承。瓜瓞繁衍。明嘉靖間。尙書思庵公由進士起家。宣力中外。勳垂史冊。簪纓弗替。遂爲郡之甲族。向有三支合譜。久未增修。今誠一學堅兩君。敦本好古。剏立支譜。斷自思庵公以下。枝分派別。犧然不紊。其云宣忠堂者。本誥敕中語。而思庵公以爲堂額。今因而名之。亦誦清芬而詠駿烈之意也。憶庚戌秋。以祝釐入都。與曹竹虛尙書相遇於寓館。竹虛言里居剏立紫陽書院。多得誠一相助之力。予旣重其高義。而以未訂交爲憾。今春誠一復介與玉松太史。以斯譜屬予序。讀之。義例謹嚴。無一溢美之詞。足以傳信後嗣。非獨鮑氏一門之文獻。亦可以爲海內作譜者法。爰不辭而序之。

王鶴谿祖德述聞序

祖德述聞者。予妻弟王子鶴谿之所作也。唯王氏遠有代序。自宋左朝請大夫文毅公。以篤厚清德。有聞。

於紹興之世。嘗識周益公於微時。以女妻之。勉其以詞科進。卒爲名相。明時則侍御兄弟之直諒。司業父子之文學。崑山士大夫至今稱之。予妻之大父卓人翁。授徒嘉定。樂其風土。卜居於此。已六十餘年。而外舅及鶴谿。猶以新陽籍應試。蓋禮不忘其本。有太公反葬於周之意焉。外舅博學能文。好談先世遺事。袞可聽。鶴谿誦清芬而詠駿烈。蒐討傳記志乘。名人文集。撰成此書。先世一言一行。皆謹識之。辭非己出。信而有徵。其用心可謂勤矣。昔歸熙甫娶南戴王氏。謂吳中王氏多自以爲太原之後。獨先妻家譜系最明。遠有承傳。南戴蓋魏國文正公之裔。而文毅五世祖旭實魏國公之弟。今南戴之支日微。而文毅之後。詩書不廢。鶴谿又能泝木水之本源。而表章之。洵賢於人一等哉。往予學爲古文。予妻在旁。見予得意時。輒喜。自先妻之亡。予忽忽不樂。古文久輟。勿爲伸紙序此。不自知涕之橫集也。

#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七

## 題跋一

跋誠齋先生易傳

宋寶謨閣學士廬陵楊文節公易傳二十卷下筆于淳熙戊申八月脫藁于嘉泰甲子四月閱十有七年而成書既沒之後有稱其書於朝者敕降三省劄下吉州給筆札繕寫申進其子承議郎長孺具狀進之其說長於以史證經譚古今治亂安危賢姦消長之故反覆寓意有概乎言之開首第一條論乾卦云君德惟剛則明于見善決于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決聲色不能惑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姦故亡漢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剛健之過也嗚呼南渡之君臣優柔寡斷有君子而不用有小人而不去朝綱不正國恥不雪日復一日而淪胥以亡識者謂惟剛健足以救之誠齋此傳其有所感而作與至於繫辭夫易何爲者也以下以意易其次第又輒補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凡二十三字於其孰能與于此哉之上此則宋儒師心之失不得曲爲之諱也

跋程氏周易古占法

沙隨程氏與朱文公同時。其沒也。文公稱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今所傳者。唯周易古占法二卷。其下卷題云。古周易章句外編。卽史所云易傳外編也。宋史本傳云。嘗授經學於岷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樗。今讀此書。稱玉泉先生者。喻樗也。又稱聞人茂德先生。茂德蓋其字。而史失書名。又此三人皆迴所受業者。而史云授經學於某某。是誤。仍爲迴之弟子矣。杜預注左傳云。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沙隨卽寧陵之古名。而傳云應天府寧陵人家於沙隨。豈不大可笑乎。

跋周易本義咸淳本

曩有客讀朱文公本義畢。謂予曰。雜卦傳咸速也。恆久也。注但云咸速恆久而不加一字。得毋有脫句乎。蒙無以應也。今見咸淳乙丑九江吳革刊本。乃是咸速常久。始歎本義之簡而明。蓋咸故速。常故久。俗本認兩字。而注文遂成附贅矣。又雜卦遘遇也不作姤。與唐石經岳倦翁本正同。可證文公本義猶未誤。或據流俗本以訾考亭。豈其然乎。

跋薛季宣書古文訓

薛季宣書古文。自序以爲卽隸古定本。然唐初諸儒未有言及此本者。陸元朗言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旣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然則薛所傳者。得非陸氏所稱。穿鑿改變之本乎。高公武嘗得古文尙

書刻石蜀中今世亦無傳大約與薛本無異愚嘗謂孔壁古文增多二十四篇與今篇目迥異就令薛所傳果卽隸古定書亦是梅氏私定非真安國本何可援以爲信耶

### 跋胡氏詩傳附錄纂疏

雙湖胡氏於易詩皆有譏述此書專宗朱氏集傳集傳之外又采語錄諸說益之謂之附錄次采集諸儒說謂之纂疏閒出己意則加愚按以別之明永樂中脩五經大全其體例皆昉於此然雙湖於鄭風多兼取序說澤陂取漢氏說以有美一人指洩治其論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作於魯文公時闕宮之新廟卽僖公廟也作泮宮克淮夷皆僖公實事非頌禱之詞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史之闕文幸有魯頌以補之同出一聖人之手何獨信春秋而疑魯頌皆自具識解非專阿徇紫陽者至經文爰其適歸爰下注家語作奚今本直改作奚婁豐年婁下注力注反今本直改作屢祇自疚兮下引劉氏曰當作痕與瘡同眉貧反今本無之然則今世所行集傳爲後人改竄者已不少矣又如注中匡衡之爲康衡本避廣諱今本亦改爲匡惟此尙存廬山眞面目此書爲泰定丁卯建安劉君佐翠巖精舍刊本有盱江揭祐民序予從寶山羅店朱氏假閱之

### 跋春秋左氏傳宋本

吳門黃氏購得宋繫左傳不全者兩本一爲大字本一爲小字巾箱本而小字者尤精妙其於昭二十年

衛侯賜北宮喜析朱鉏謚一節注云皆死而賜謚傳終言之則兩本竝同乃知何義門所言之不妄然予終未敢以此本爲可從者何也左氏文極精嚴一字不可增減常事不書非常則特書傳之恆例也卽以謚言之諸侯薨而臣子謚之常也傳於諸侯之謚皆隨文互見而未嘗特書惟楚成之謚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以其非常而書惡商臣之悖逆也楚共之請爲靈若厲而子囊易之以其非常而書嘉子囊之達禮也大夫死而謚皆君所賜亦常也傳於大夫之謚皆隨文互見未嘗書其君賜某人謚曰某子者而於此特書是二百四十年未有之例也若果死而賜謚及墓田當云衛侯賜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以齊氏之墓田何須云賜謚曰某子耶或謂生而賜謚是豫凶事傳何以不言非禮是又不然傳言非禮者皆事之近於禮者也若失禮之甚者直書其事而非禮自見不待言也或謂杜注終言之死者人之終可爲死而賜謚之證此亦不然二臣雖生而賜謚未必卽在是年因納公從公事而牽連及之亦傳之常例耳相臺岳氏及淳熙種德堂本皆與王厚齋所見本同吾從衆可也

跋春秋繁露

鄭司農云古者書義爲誼儀爲義今考中庸述孔子之言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是孔氏古文爲誼之證也董生云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是漢初改誼爲義之證也董生治公羊春秋故許叔重五經異義以公羊穀梁爲今文說左氏爲古文說而說文解字訓誼云人所宜訓義云己之威儀皆用古文說又說文之例

稱春秋者皆左氏經傳若公羊則別而出之許氏之尊古文如此後之人乃舍說文而別求古文且謳說文爲秦篆甚矣其惑也因讀董子書偶識之

又

弟十六卷祭義篇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尊實麌也机實黍也敦實稻也予謂尊當爲籩机當爲杌周禮籩人四籩以麌爲首醯人四豆以韭爲首尊酒器不可以盛籩實隸書籩或省走因譌爲尊爾古者盛黍稷以簠簋古文簋作杌今書爲机亦字形相涉而譌

跋范氏穀梁集解

范武子穀梁集解於先儒董仲舒京房劉向許慎何休杜預皆舉其姓名惟鄭康成稱君而不名范氏世習鄭學故也徐邈江熙徐乾鄭嗣四人與范同時曰邵曰泰曰雍曰凱則其子弟其稱先君者甯之父汪也序云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於吳者謂升平五年汪爲安北將軍徐邈二州刺史其十月以罪免爲庶人是年歲在辛酉於十二次爲大梁也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其卒當在簡文之世甯撰次集解宜在豫章免郡之後序云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從弟謂邵二子謂雍凱也考隋書經籍志有徐邈穀梁傳十卷徐乾穀梁傳注十卷其餘諸家皆失傳賴范氏書得存其一二耳徐邈書楊氏作疏屢引之徐乾官給事郎亦見於隋志晉書范甯傳止載子泰一人楊疏所引長子泰字伯倫中子雍字仲倫少

子覲字季倫。當出於臧榮緒晉書也。

跋儀禮集說

君善此書不顯於元明之世。自納蘭氏刊入九經解。而近儒多稱之。其說好與康成立異。而支離穿鑿似是而非。吾友褚刑部寅亮有儀禮管見三卷。攻之不遺餘力矣。旣夕篇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哭成踊者。主人也。敖氏以爲圉人與御者引雜記薦馬者哭踊證之。按彼疏云。馬是牽車爲行之物。行期已至。孝子感之而哭踊。是哭踊非薦馬者明矣。主人不哭踊。而圉人御者反哭踊。揆諸禮節。必非人情。敖之疏謬如此。乃譏鄭爲疵多醇少。豈其然乎。

跋禮記纂言

禮記本四十九篇。此書止三十六篇者。別大學中庸。投壺奔喪。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而出之。而曲禮。檀弓。雜記。不分上下也。又別其類爲四。曰通禮。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深衣。月令。王制。文王世子。明堂位也。曰喪禮。十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也。曰祭禮。四祭法。郊特牲。祭義。祭統也。曰通論。十二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學記。樂記也。此書詮解詳贍。勝於陳可大。而明以來取士。舍此用彼者。以經文少十篇。而一篇之中。前後移易。於初學誦習。不便也。予家所藏。則明崇禎二年。兩淮巡鹽御史晉陽張養所刊。有新城王

象晉序

跋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八十五篇。史記索隱云。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自宋以來。相傳之本。篇弟始三十九。終八十一。中間闕者四篇。重者一篇。韓元吉云。兩七十三。晁公武云。兩七十四。實四十篇。視小司馬所稱多二篇者。唐以前無明堂篇。後人從盛德篇析而二之。而遷廟靈廟兩篇。疑古本亦合爲一也。小戴記經北海鄭氏表章。得列十經之數。而大戴之書無師授者。以致亡佚過半。宋元以後。小戴記與易書詩春秋列而爲五。而儀禮周官。亦束之高閣。士夫之能讀大戴者。益以少矣。然兩家之記。要各有所長。如夏小正勝於呂氏月令。武王踐阼較之。文王世子爲醇。而孔子三朝記七篇。曾子十篇。皆古書之蘆存者。寔賴斯記以傳。必軒彼而輕此。非通論也。學者惑於隋志之文。謂大戴之書爲小戴所刪取。然隋志述經典傳授。多疎舛不可信。鄭康成六蓺論。但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四十九篇。別無小戴刪大戴之說。今此書與小戴略同者。凡六篇。可證其非刪取之餘。詩正義引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又引大戴禮政穆篇云。太學明堂之東序也。劉昭注續漢書引作昭穆篇。漢書儒林傳服虔注驪駒逸詩篇名。見大戴禮。今本皆無之。蓋在逸四十七篇中矣。

上式言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服虔注以爲見大戴。

禮是大戴亦有曲禮篇也。

跋逸周書

說文木部彙字下引逸周書疑沮事闕四字。讀者多不能解。今檢文酌篇有聚疑沮事句。乃悟許氏所見本云彙疑沮事後人轉寫脫彙字。妄於句尾添一闕字。而二徐不能是正也。彙與聚義雖相近。然許氏所據當是古本。魏晉人希識古字。故多誤改。

跋爾雅疏單行本

唐人五經正義本與注別行。後儒欲省兩讀。并而爲一。雖便於初學。而卷弟多失其舊。不復見古書真面。蒙竊病焉。茲見金昌袁氏又愷所藏宋槩爾雅疏單行本。不特紙墨精妙。且可想見古注疏之式。良可寶也。此書引陸氏艸木疏。其名皆從木旁。與今本異。考古書機與璣通。馬鄭尚書璣璣字。皆作機。隋書經籍志。烏程令吳郡陸機本從木旁。元恪與士衡同時。又同姓名。古人不以爲嫌也。自李濟翁強作解事。謂元恪名當從玉旁。晁氏讀書志承其說。以或題陸機者爲非。自後經史刊本遇元恪名。輒改從玉旁。予謂考古者。但當定艸木疏爲元恪作。非士衡作。若其名則皆從木旁。而士衡名字尤與尚書相應。果欲示別。何不改士衡名耶。卽此可徵邢叔明諸人識字猶勝於李濟翁也。

跋四書纂疏

趙格庵以咸淳六年正月入西府。其冬除參知政事。十年二月罷。在政地四載。雖未有奇節。亦無瑕玷。可指其卒在德祐二年初。無仕元之迹。而倪燦補藝文志。寘諸元人之列。殊不可解。其注稱資政殿大學士。則元代無此職名。仍是宋官耳。揆厥所由。特以宋史不爲立傳。而黃晉卿。格庵先生阡表。有至元十三年四月二十有三日薨於里第一語。疑其曾受元職耳。然其文云。公自福州代還。知時事不可爲。憂憇成疾。醫以藥進。麾使去曰。吾可死矣。又云。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公之自處。可謂無憾矣。其銘詞云。允矣明哲。歸潔其身。則格庵之未嘗仕元審矣。晉卿身爲元臣。而格庵之卒。恰在宋亡之歲。故不稱德祐而稱至元。非有不滿之辭也。王應麟。黃震。皆卒於元代。不妨其爲宋臣。何獨於格庵而疑之。倪志舛誤極多。而此條關係格庵名節。且恐爲攻道學者藉口。故不可不辨。并以告後世之讀是書者。

### 跋經典釋文

自六書之義不明。經生轉寫。字體譌變。而音亦從而譌。陸元朗集錄諸家音。往往不能定。而兼存之。尋其條例。當以先者爲優。後者爲劣。今考之。亦未盡當。如周禮搏埴之工。釋文兼收圃博二音。依前音宜從專。依後音宜从專。據鄭氏注。搏之言拍也。拍與搏聲相近。則經文當用搏字。而讀如博矣。爾疋釋山篇。小山峩大山。陋。釋文胡官反。又兼存袁恆二音。依前二音。字當爲峩。依後音。字當爲陋。二字說文皆無之。尋小山及大山。當取縣瓦之義。則讀如恆者爲正矣。釋艸篇。蓼蕨。據釋文兼收亡悲居郡居羣三音。依前音宜

从麋依後二音宜从麋說文有據無據且蕨據爲雙聲則文當作麇而讀如麋矣釋艸又云茆小葉釋文豬葉反又阻留反依前音宜从豕依後音宜从取說文有藪無茆亦當以後音爲正左氏成四年取氾祭釋文兼收凡祀二音依前音當从巳依後音當从己杜注成皋縣東有汜水今土人讀如祀音則文當作汜而讀如祀矣文十一年錫穴哀十二年戈錫釋文竝音羊又星歷反若用後音字當爲錫今無以辨之

又

陸氏自序云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考唐書儒學傳秦王平王世充辟爲文學館博士補太學博士高祖釋奠賜帛五十四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是元朗於高祖朝已任博士史雖不言其卒年大約在太宗貞觀之初若癸卯歲則貞觀十七年也恐元朗已先卒卽或尙存亦年近九十不復能著書矣且在國學久次不當始云承乏竊意癸卯乃是陳後主至德元年元朗嘗受業於周宏正宏正卒於太建中則至德癸卯元朗年已非少本傳但云解褐始興國左常侍不言爲博士恐是史家脫漏細檢此書所述近代儒家惟及梁陳而止若周隋人撰音疏絕不一及又可證其撰述必在陳時也

跋羣經音辨

羣經音辨七卷宋賈文元公昌朝在經筵日所進初刻於崇文院南渡再刻於臨安府學三刻於汀州寧化縣學康熙中吳門張士俊以汀本重刻字畫端謹可稱善本宋初經生帖括遵守漢唐注疏音義異同

必準諸陸氏釋文。無敢少有出入。熙寧以後。儒者競以己意說經。視注疏如土苴。而音之戾於古者多矣。此書之存。亦中流之一壺也。其所引經文。如書烏夷皮服祀無豐于尼。惟其斲墜茨。平來以圖春秋傳。釋感於敝邑。菟何忌。宛羊牧之禮記。葱渫處末。廣夾不中度。先飯笄嘗儀禮。綏足用燕。凡較在南。皆與今本不同。尋其義。大較勝於今本。蓋北宋去唐未遠。猶有師承故也。

### 跋說文解字

自古文不傳於後世。士大夫所賴以考見六書之源流者。獨有許叔重說文解字一書。而傳寫已久。多錯亂遺脫。今所存者。獨徐鉉等校定之本。鉉等雖工篆書。至于形聲相從之例。不能悉通。妄以意說。如說文代取弋聲。徐以弋爲非聲。疑兼有忒音。不知忒亦從弋聲也。經取至聲。徐以爲當从姪省。不知姪亦從至聲也。配取已聲。徐以已爲非聲。當从妃省。不知妃亦從已聲也。卦取圭聲。徐以圭聲不相近。當从挂省。不知挂亦从圭聲也。嘆取董聲。徐以爲當从漢省。不知漢从難省。聲難仍从董聲也。嚴取殿聲。徐以爲當从馨省聲。不知殿本从戠聲。馨乃从殿聲也。今字古隸取泉聲。徐以泉爲非聲。不知泉从台聲。詩隸天之未陰雨。今本作迨。亦从台聲也。輒取𡇁聲。徐以𡇁爲非聲。當从環省。不知𡇁从袁聲。環還翾翾儇儇之類。並从𡇁聲。古人讀𡇁如環。詩獨行𡇁𡇁。釋文本作𡇁𡇁。與𡇁聲相轉。故多假借通用。非環𡇁有異聲也。熇取高聲。徐以高爲非聲。當从噶省。不知噶亦从高聲。且說文無噶字。徐氏據周易王輔嗣本增入考劄表本

作熇熇鄭康成訓苦熱之意亦當从火旁熇之與嘵猶妃之與配本是一字不當展轉取聲也能取呂聲徐以爲非聲按台能皆以呂得聲古人讀能爲奴來切漢諺云欲得不能光祿茂才不必籠三足乃有此音也翬取軍聲徐以爲當从揮省不知揮亦從軍聲軍轉爲威猶斤轉爲幾祈折斬沂之取斤聲揮翬之取軍聲皆聲之轉而徐未之知也贛取羲省聲徐云羲非聲未詳按詩坎坎鼓我說文引作羲羲坎與空聲相轉故空侯一名坎侯贛爲羲之轉聲猶鳳爲凡之轉聲而徐亦未之知也兌取合聲徐以爲非聲按兌說同義說卽从兌得聲合轉爲說猶殄轉爲飴此四聲之正轉而徐亦未之知也弼取酉聲徐以爲非聲按酉有三讀其一讀如誓誓从折得聲弼从酉得聲亦四聲之正轉而徐未之知也移取多聲徐云多與移聲不相近蓋古有此音按移眵趨多皆取多聲之波取皮聲奇取可聲東方朔繆諫清湛湛而滅滅兮溷淖淖而日多梟鶲旣已成羣兮元鶴弭翼而屏移張衡思元賦處子懷春精神回移如何淑明忘聲讀若矜徐云文非聲未詳按古人真文先仙諸韻互相出入高彪詩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此古人以移叶多之證六朝以降古音日亡韻書出而支歌判然爲二而徐亦未之知也虔取文豪之入聲釣从勺鞞从包鬻从高駁从交徐皆不復致疑而獨疑駁之非聲何也輅略皆取各聲徐以各爲非聲當從路省按藥鐸本虞模之入聲謨从莫涸从固縛从專薄从溥並取諧聲路之从各亦諧聲

也。說文不云各聲。蓋轉寫之脫。

徐皆不復致疑而獨疑輅略之非聲何也。是古人四聲相轉之法。徐亦未之知也。難取糕聲讀若曾。徐云糕側角切。聲不相近。按糕本从焦聲。平入異而聲相通。鄭康成謂秦人猶搖聲相近脩有條音。繇有宙音。秋从艸聲。茅从矛聲。朝从舟聲。彫从周聲。皆聲之相轉。何獨疑難之糕聲。是古音相通之例。徐亦未之知也。訴从斥省聲。徐以爲非聲。按訴本从廣省字。或作謫。溯與廣並从剪得聲。剪與悟聲相近。故許君訓悟爲逆。廣溯皆以剪得聲。則訴之从廣聲宜矣。今本廣作斥。乃轉寫之譌。徐氏不能校正。轉疑其非聲。亦過矣。其它增入會意之訓。大半穿鑿附會。王荊公字說。蓋濫觴於此。夫徐氏於此書用心勤矣。然猶未能悉通叔重之義例。後人學益陋。心益粗。又好不知而妄作。毋惑乎小學之日廢也。

跋徐氏說文繫傳

大徐本用孫愐反切。此本則用朱翬反切。音與孫愐同。而切字多異。孫用類隔者。皆易以音和。翬與小徐同爲祕書省校書郎。姓名之上。皆繫以臣字。當亦南唐人也。第一字下注云。當許慎時。未有反切。故言讀若。此反切皆後人所加。甚爲疏朴。又多脫誤。今皆新易之。此數語當出於翬。今繫於臣錯注之下。似失之矣。

跋汗簡

三代古文奇字。其詳不可得聞。賴有許叔重之書。猶存其略。說文所收九千餘字。古文居其大半。其引據

經典皆用古文說。間有標出古文籀文者。乃古籀之別體。非古文祇此數字也。且如書中重文。往往云篆文或作某。而正文固已作篆體矣。豈篆文亦祇此數字邪。作字之始。先簡而後繁。必先有一二三。然後有从弋之弋式式。而叔重乃注古文於式式之下。吾以是知許所言古文者。古文之別字。非式古於一也。古文中豐而首尾銳。小篆則豐銳停勻。叔重采錄古文。而以小篆法書之後。人不學。妄指說文爲秦篆。別求所爲古文。而古文之亡滋甚矣。郭忠恕汗簡談古文者。奉爲金科玉律。以予觀之。其灼然可信者。多出於說文。或取說文通用字。而郭氏不推其本。反引它書以實之。其它偏旁詭異。不合說文者。愚固未敢深信也。予嘗謂學古文者。當先求許氏書。鐘鼎真贗雜出。可采者僅十之一。至如岣嶁文。滕公石室文。崔彥裕纂古之類。似古實俗。當置不道。而好怪之夫。依仿點畫。入之楷書。目爲古文。徒供有識者捧腹爾。

跋龍龕手鑑

六書之學。莫善於說文。始一終亥之部。自字林玉篇以至類篇。莫之改也。自沙門行均龍龕手鑑出。以意分部。依四聲爲次。平聲九十七部。上聲六十部。去聲二十六部。入聲五十九部。始金終不以雜部殿焉。每部又以四聲次之。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其中文支不分。曰曰莫辨。耑皆入於山部。鬪鬧入於門部。糞糞入於米部。瓢颶入於爪部。以八爲部首。而讀武平反。以一爲部首。而讀徒侯反。以步爲部首。而讀居凌反。滴音商。而又音都歷反。則混商於商。鐫音子泉反。而又音戶圭反。則溷鬻於雋。舛則多辛複出。弓則

弓雜兩收。參互彙尋。本里俗之妄談。巔愈生矣。悉魚豕之譌字。而皆繁徵博引。汙我簡編。指事形聲之法。埽地盡矣。行均字廣濟。序其書者。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題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卽宋至道三年也。

### 跋古文四聲韻

新安汪氏重刊夏英公古文四聲韻五卷。前有慶歷四年進呈序。蓋從汲古毛氏影宋鈔本全紹衣鮑埼亭外集有跋云。是書卽取汗簡分韻錄之。絕無增減異同。今考汗簡所引七十一家。而此書所引九十八家。雖不無重複。而增益已不少。全所鈔得之天一閣范氏有紹興乙丑晉陵許端夫後序。而無英公自序。蓋別是一本。恐非英公書也。英公博覽好古。而未通六書之原。不能別擇去取。故疎譌複沓。較之汗簡爲甚。如崔彥裕纂古多繆妄不經之字。籀韻亦後人妄作。精於六書者。自能辨之。

### 跋復古編

曩予與族子獻之論俗書之譌。謂脩當爲脩。薩當爲薛。自矜瓶獲。讀是編。則謙中已先我言之。始信理之是者。古人復起。不能易也。謙中雖篤信說文。然所據者。乃徐氏校定本。如擣琛禰韻塾劇坳辨。皆徐新附字。笑爲李陽冰所加。而誤切爲正文。琵琶乃搃把之譌。而以爲枇杷。凹凸乃宵突之俗。而以爲坳垤。突古作凹。後人認古書作仞。而以爲訛。妙古書作眇。而以爲紗。糲與突。須與湏。畩與苔。形聲俱別。而併爲一文。古譌爲凸字。

此則誤之甚者。

跋吳棫韻補

世謂叶音出於吳才老非也。才老博考古音以補今韻之闕。雖未能盡得六書諧聲之原本而後備因是。知援詩易楚辭以求古音之正。其功已不細。古人依聲寓義。唐宋久失其傳。而才老獨知之。可謂好學深思者矣。朱文公詩集傳。閒取才老之補音。而加以叶字。才老書初不云叶也。楊用修譏才老叶音母氏劬勞。勞叶音僚。四牡有驕。驕叶音高考。才老書初無此文。殆誤仍朱氏之叶音。爲皆出于才老爾。詩外禦其務。吳讀謨逢切。朱不從吳氏。而讀戎爲汝。以叶務音。驕虞之虞。朱於第一章叶音牙。第二章叶五紅反。誰謂女無家。朱於前章叶音谷。後章叶各空反。皆吳氏所無。未可歸咎于吳也。

跋平水新刊韻略

向讀岷山顧氏秀水朱氏蕭山毛氏毘陵邵氏論韻。謂今韻之併始於平水劉淵。其書名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訪求藏書家。邈不可得。未審劉淵爲何許人。平水何地。頃吳門黃義圃孝廉得平水新刊韻略元槧本。予假讀之前。載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河間許古道真序其略云。平水書籍王文郁攜新韻見顧庵老人曰。稔聞先禮部韻略。或譏其嚴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郁累年留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讐。又少添注語。不遠數百里。敬求韻引。是此韻爲文郁所定也。卷末有墨圖記二行。其文云。大德丙

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軒王宅印是此書初刻於金正大己丑重刻於元大德丙午其云中和軒王宅或卽文郁之後耶其前列聖朝頒降貢舉程式則延祐設科以後書坊逐漸添入又御名廟諱一條稱英宗爲今上皇帝可驗此書爲至治閒印本也又附壬子新增分毫點畫正誤字三葉壬子新雕禮部分毫字樣三葉此壬子者未知其爲淳祐之壬子歟常元憲宗時未有年號抑皇慶之壬子歟考正大己丑在淳祐壬子前廿有四年而其時已併上下平聲各爲十五上聲廿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則不得云併韻始於劉淵豈淵竊見文郁書而翻刻之耶又其時南北分裂王與劉旣非一姓刊板又不同時何以皆稱平水論者又謂平水韻併四聲爲一百七韻陰時夫併上聲拯韻入迴韻據此本則迴與拯等之併平水韻已然矣劉書旣不可得見此書世亦渺有著錄者姑識所疑以誌後之言韻者

許序稱平水書籍王文郁初不能解後讀金史地理志平陽府有書籍其倚郭平陽有平水是平水卽平陽也史言有書籍者蓋置局設官於此元太宗八年用耶律楚材言立經籍所平陽當是因金之舊然則平水書籍者文郁之官稱耳劉淵亦題平水而黃公紹韻會凡例又稱爲江北劉氏平陽與江北相距甚遠何以有平水之稱是又可疑也

跋方日升韻會小補

此書雖因黃公紹之本而增注倍之可稱博洽之士王元美贈詩但稱其能詩奕品在弟二似淺之乎視

子謙然子謙謁元美金陵時元美已垂老其得假館李本寧所當由元美之力而此書之成則元美已不及見矣。

跋荀子

荀子三十二篇世所共訾謗之者惟性惡一篇然多未達其旨趣夫孟子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子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言性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世人見篇首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遂掩卷而大詬之不及讀之終篇今試平心而讀之荀子所謂僞只作爲善之爲非誠僞之僞故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古書僞與爲通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其證也若讀僞如爲則其說本無悖矣後之言性者分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而二之而戒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蓋已兼取孟荀二義而所云變化氣質者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是又不可不知也

跋呂氏春秋

呂氏季春紀具挾曲蒙筐卽月令之曲植籧筐也淮南作撲曲筐筐高氏注呂書云挾讀如朕本或作喚譌謂之挾東謂之得其注淮南云撲持也三輔謂之撲以予考之挾撲皆挾之譌文何以明之方言云搘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搘自關而東謂之搘其橫關西曰櫟說文無櫟字即櫟也齊部謂之持說文解字云櫟

槌之橫者也。關西謂之柂。今本譌作柂持槌也。關東謂之柂。關西謂之持。鄭康成注月令云：植槌也。然則植柂柂持本一物。字形雖異。實一聲之轉耳。持从特省聲。古書直與特通。詩實維我特。韓詩作直。植弓行并植于晉國。注植或爲特。故植曲之植亦爲持。注中或作持。或作得。亦皆爲持之譌文審矣。蒙當爲簾。說文：簾。飲牛筐也。方曰筐。圓曰簾。高氏亦云：圓底曰蒙。方底曰筐。故知蒙卽簾之譌也。餘姚盧學士召弓方校刊是書。因書以詒之。

又

以越大夫種爲鄞人。其說出于王厚齋而成化四明郡志。遂收入人物門。後來皆因之。厚齋所據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也。今考呂氏書第二卷當染篇注云：楚之鄖人。第四卷尊師篇注云：楚鄖人。鄖鄖字形相涉。安見鄖之必是。而鄖之必非耶。高氏注以范蠡爲楚三戶人。蓋本于吳越春秋。今世所傳吳越春秋亦不足。然張守節注史記。嘗引之云：大夫種姓文字子禽。荆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竇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鄣之。文種曰：無鄣也。云云。是大夫種嘗爲宛令。而三戶則宛里名也。種既宦于楚。因范蠡要之。乃棄楚而適越。種爲楚人。非越人明矣。且使種而誠鄖人也。則虞翻朱育悉數會稽之先賢。何以皆不及種。而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志。敍人物。又何以絕不一及乎。太平寰宇記。敍荊州人物云：文種。楚南郢人。樂史生於宋初。其所見呂氏春秋注。當是郢字。今本作鄖。又作鄞。皆轉寫之譌。

鄧爲楚都。鄧鄭皆非楚地也。厚齋學問該洽。獨此一條偶據誤本。予修鄧志已辯其失。并書以詒盧學士云。

跋淮南子

淮南天文訓稱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考淮南王安始封之年。即漢文帝十六年也。下距太初元年六十歲。太初之元。太歲在丙子。後人命爲丁丑。則是年亦在丙子。淮南所稱太一。即太歲矣。其云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則必有譌。蓋冬至與立春相去四十五日有奇。古今不易。自甲午訖丙子。僅四十三日。此理之所必無者。以術推之。是年冬至。蓋己酉日立春。則甲午日耳。漢時諸侯王始封。皆自稱元年。雖列侯亦然。史記諸表可覆按。或謂淮南僭號者非也。許高舊注。本無此語。後人竄入。不足信。

跋論衡

論衡八十五篇。作于漢永平閒。自蔡伯喈。王景。興葛稚川之徒。皆重其書。以予觀之。殆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乎。觀其問孔之篇。掎摭至聖自紀之作。訾譏先人。既已身蹈不韙。而宣漢恢國諸作諛而無實。亦爲公正所嗤。其尤紕繆者。謂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政之得失。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無道之君。偶生于當亂之時。善惡之證。不在禍福。嗚呼。何其悖也。後世誤國之臣。是今而非古。動謂天變不足畏。詩書不足信。先王之政不足法。其端蓋自充啓之小人哉。

跋釋名

劉熙釋名八卷見於隋志不言何代人直齋書錄解題云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當有所據冊府元龜則云後漢安南太守然漢無安南郡或是南安之譌近時校書家以司州之名曹魏始有之而釋州國篇有司州疑其爲魏初人以予考之殆非也吳志程秉傳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薛綜傳劉君漢末名士建安中避地交州故其書行于吳而韋宏嗣因有辨釋名之作也交州與魏隔遠不當有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韋曜傳曜因獄吏上書言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據此三文推之則劉君漢末名士建安中避地交州故其書行于吳而韋宏嗣因有辨釋名之作也交州與魏隔遠不當有入魏之事史又不言其曾仕吳殆遯跡以終者清風亮節亦管寧之流亞矣漢雖無司州之名而百官志稱司隸校尉建武中復置并領一州又稱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則司隸部亦可云州左雄傳稱司冀復有大水司冀對舉蓋當時案牘之文稱其官則曰司隸稱其地則曰司部亦曰司州雖未著於甲令不得謂漢無此名也若以司州刺史名官則自晉南渡始魏時尚沿漢制以司隸校尉領州如邢顥徐宣徐邈崔林孫禮諸人皆除司隸校尉不稱司州刺史也晉書地理志謂魏以河南河內河東恆農平陽五郡置司州者乃是史家追稱之在當時不過以平陽改屬司隸以京兆馮翊扶風改屬雍州耳非竟定爲司州也此書釋天篇一云豫司兗冀一云兗豫司冀與左雄傳文正同釋州國篇言司州司隸校尉所主不言何義明司州之名出於流俗相沿未可執此單辭卽以爲魏初人也范蔚宗以釋名

爲劉珍所撰。今據吳志，則爲熙撰無疑。承祚去成國未遠，較之蔚宗爲可信矣。

跋抱朴子

莊子朝菌不知晦朔。司馬彪云：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潘尼云：木槿也。爾疋根木槿。郭景純云：或呼日及。按朝菌有二解，而均有日及之名。菌槿聲又相近，則潘說得之。抱朴子論儒篇云：蟬蝣校巨鼈，白芨料大椿。本用莊子語，當作日及。今云白芨字之譌也。予後讀宋史田敏傳，言爾疋注日及，改爲白及，乃悟抱朴之文亦宋人妄改。蓋道藏三洞四部之書，皆祥符中王欽若等所定。此書本從道藏中抄出，因仍其譌爾。

跋潛虛

此汲古閣毛氏影鈔宋本，字畫精妙可喜。本書三十六葉，附張敦實發微論二十葉。後有淳熙壬寅孟冬朔，泉州教授陳應行跋，稱建陽邵武兩本皆有闕略。此所據者，文正曾孫待制侍郎家傳善本也。朱文公嘗見溫公遺墨，多闕文，而泉州刻無一字闕，疑爲贗本。予謂考亭不喜楊子雲，而溫公是書全學太元，故有意抑之，非定論也。南渡初，以溫公無後，錄其族曾孫伋季思後之，季思嘗爲吏部侍郎。是時以待制知泉州，出家藏本，刻之郡庠。敦實婺源人，紹興五年進士，官朝散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皇子慶王府贊讀。見羅氏新安志，刊於淳熙二年。此題左朝奉郎監察御史，當是淳熙九年所履官也。

#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八

## 題跋二

跋漢書

漢書刊史記之文，以從整齊。後代史家之例，皆由此出。史記一家之書，漢書一代之史。班氏父子雖采舊聞，別剏新意，青出於藍，固有之矣。然猶有未盡者，如石奮傳不當以萬石爲題，夏侯嬰傳豈宜以滕標目。荆王賈燕王澤之篇首不必稱劉，韓王信之傳端當去王字，萬石君兩襲之號已載諸篇中而復繫之篇首，非例也。傳馮奉世而遠述馮亭，傳揚雄而追溯伯僑，若司馬遷傳首不舉姓名，而敍譜系全取自序之文，又非例也。史記以數人合爲一傳，一篇之中首尾相應，漢書則人各爲篇，略以時代事類相從，與史公合傳之例固有別矣。然多承用舊文，不加刊改。史公作陳平世家，附見王陵事，今陳王各爲一篇，而敍陳平事於王陵之後。史公作張蒼列傳，附見周昌趙堯任敖諸人，今張周趙任各爲一篇，而敍張蒼事于任敖之後，在陳張之傳則闕而不完，在王任之傳則贅而無當。以及竇田衛霍諸篇，多沿斯失。於是史公錯綜變化之文，皆齟齬而不相入矣。大抵史記之文，其襲左氏者必不如左氏，漢書之文，其襲史記者必不

如史記。古人所以詞必已出。未有勦說雷同。而能成一家言者也。

跋漢書古今人表

此表爲後人詬病久矣。予獨愛其表章正學。有功名教。識見夐非尋常所能及。觀其列孔子於上聖。顏閔子思孟荀於大賢。孔氏弟子列上等者三十餘人。而老墨莊列諸家降居中等。孔氏譜系具列表中。儼然以統緒屬之。其敍次九等。祖述仲尼之言。論語二十篇中人物。悉著於表。而他書則有去取。後儒尊信論語。其端實啓於此。而千餘年來。鮮有聞其微者。遺文具在。可覆按也。古賢具此特識。故能卓然爲史家之宗。徒以文章雄跨百代。推之猶淺之爲丈夫矣。

跋後漢書

後漢書淳化刊本。止有蔚宗紀傳百卷。其志三十卷。則乾興元年准判國子監孫奭奏添入。但宣公誤以爲劉昭所補。故云范作之於前。劉述之於後。不知志出於司馬彪。彪西晉人在范前。不在范後。劉昭本爲范史作注。又兼取司馬志注之以補范之闕。題云注補者。注司馬書以補范書也。自章懷改注范史。而昭注遂失其傳。獨此志以非蔚宗書。故章懷不注。而司馬劉二家之學流傳到今。宣公實有力焉。此本雖多元大德九年補刊之葉。而志第一至第三。尙是舊刊。於朓敬恆徵字皆闕末筆。而讓勗却不回避。知實係嘉祐以前刊本。惜屢經修改。古意漸失。然較之明刊本。則有霄壤之隔矣。

陳承祚蜀人也。其書雖帝魏而未嘗不尊蜀於蜀二君。書先主後主而不名於吳諸君。則曰權曰亮曰休曰皓皆直斥其名。蜀之甘皇后穆皇后敬哀皇后張皇后皆稱后。而吳之后妃但稱夫人。其書法區別如此。李令伯陳情之表稱蜀爲僞朝。承祚不惟不僞之。又以蜀兩朝不立史官。故於蜀事特詳。如羣臣稱述識緯及登壇告天之文。魏吳皆不書。而特書於蜀。立后立太子諸王之策。魏吳皆不書。而特書於蜀。太傅靖丞相亮車騎將軍飛驃騎將軍超之策文。皆一一書於本傳。隱然寓帝蜀之旨焉。楊戲季漢輔臣贊。承祚旣采之。又從而注之。注中引益部耆舊雜記。王嗣常播衛繼傳此裴氏注。今刊本亦升作大字誤。其於蜀之人物。甄錄周詳如此。若魏之臣僚。則芟汰多矣。承祚於蜀所推重者。惟諸葛武侯。故於傳末載其文集目錄篇第。并書所進表於後。其稱頌蓋不遺餘力矣。論者謂承祚有憾於諸葛。故短其將略。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 跋北齊書

北齊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今惟本紀第四列傳第五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卅三第卅四第卅五第卅六第卅七第四十凡十八篇。乃百藥元文。其列傳第十八第十九第廿一第廿二第卅二第卅八第卅九第四十第四十一文與北史異。而無論贊似經後人刪改。或百藥書亡。而以高氏小史補之乎。其餘紀七篇傳十六篇。大率取諸北史。庫狄干傳末附見其孫。

士文士文仕于隋代不應入齊書蓋鈔撮北史之文而失於刊去此漢人所譏作奏雖工宜去葛襲者也。裴讓之張晏之陸卬王松年辛術皆失書本貫此亦鈔北史而不知其宜增入者當時校刊諸臣疎至此真令人絕倒也。紀傳中有史臣論及贊及稱高祖世宗顯祖肅宗世祖廟號者皆百藥之舊其稱神武文襄文宣武成者則後人取北史之文以補之。晁公武謂百藥避唐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不知百藥修史在貞觀初其時世字竝不回避李勣之名亦高宗朝所改也。梁陳周書皆不避世祖世宗字百藥與思廉德棻同時何獨異其例乎蓋嘉祐校刊諸史之時此書久已殘闕而雜采它書以補之卷首神武紀即是北史之文晁氏不加詳審遽以爲例有不一其實非也。

跋南北史

新唐書之進表曰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予謂事增非難增其所當增勿增其所不當增之爲難。文省非難省其所可省勿省其所不可省之爲難班孟堅之於史記事增而文亦增增其所當增也。陳承祚之於魏略文省而事亦省省其所可省也。李延壽之南北史則事增文省兩者兼有之矣然其事之增者如謂始興王濬爲潘淑妃之養子謂宋後廢帝殺孝武十二子謂臨川王宏私通武帝女遂謀弑逆謂陳後主通蕭摩訶之妻謂周宏正與周石珍合族謂蕭韶爲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謂祖珽飲酒藏銅鑄二面謂辛德源與裴讓之相愛兼有龍陽之重考之率多不實是謂增其所不當增文之省者如宋

武帝紀先不書假黃鉞而後書奉送黃鉞徐孝嗣傳先不書齊受禪例除封爵而後書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王琨傳先不書左軍將軍而後書降號冠軍胡諾之傳先不書賜爵關內侯而後書謚肅侯是謂省其所不可省至如衛操之碑柳虬之書盧辯之誥蘇綽之大誥顧歡袁粲佛老之辨劉峻之廣絕交王劭之表符命此又可省而不省也

### 跋唐書直筆新例

唐書直筆新例宋史臣呂夏卿撰今以新書考之殊不合如書母條云非嫡則不書母子立然後書今考諸帝紀無不書母者惟生母追尊稱太后以別之昭宣之母何氏係昭宗之后而紀書皇太后則又自亂其例矣它如書卽位書內禪書立皇太子書立皇后書宰相拜復書命將征伐諸條以本紀考之無一同者又謂僕固懷恩不宜立傳當見于鐵勒傳李適之當附常山王傳李白杜甫當別立傳不入文苑李寶臣當爲張寶臣今皆不爾杜甫之三大禮賦李白之明堂賦元結之中興頌柳宗元之方城皇武二雅史亦不載然則夏卿雖有此議而歐宋兩公未能盡用之也紫陽綱目褒貶之例與此書多闇合然其間一予一奪易啓迂儒論辨之端歐宋細而不取其識高於夏卿一籌矣

### 跋新唐書糾謬

吳廷珍初登第上書歐陽公求預史局公以其輕佻不許及新史成作此書詆譏不遺餘力然廷珍讀書

既少用功亦淺其所指摘多不中要害謂唐初未有麟州不知關內之麟游河南之鉅野武德初皆嘗建爲麟州也謂獨孤懷恩爲隋文獻后之弟不知隋文獻后與唐元貞后皆獨孤信之女而懷恩則信之孫於后爲姪非弟也謂程昌裔名不同不知爲史臣避諱謂覃王字可疑不知覃卽鄭字避武宗諱而易之謂衡王憺字誤考文苑英華載封諸王制正作衡字其作憺者誤也謂崔彥昭逐李可及事不足信引曹確傳爲證按可及之承寵在懿宗朝故曹確諫而不納其失寵在僖宗朝故彥昭奏而卽逐前後本不同时可及貶竄之日確罷相已久又何疑於彥昭之奏乎謂劉宏基等征薛舉戰沒其地當在高墮不在淺水原考薛舉傳云秦王壁高墮策賊可破遣將軍龐玉擊宗羅喉于淺水原戰酣王以勁兵擣其背是淺水原與高墮地本相近太宗壁高墮而敗賊于淺水原劉文靜等觀兵高墮而八總管敗于淺水原事正相類而吳妄糾之是未達于地理也謂崔璫一人而紀書團練使傳書觀察使不同考唐時節度都團練都防禦例兼本道觀察使節度團防主兵觀察主民各自有印史家省文於節度卽不稱觀察於團防則但稱觀察以節鎮爲重也崔璫爲兵馬使所殺史惡其擅殺長官故特書團練而不書觀察若秦匡謀之規雖與呂子臧同死而元規以遷延寡斷自取敗衄故紀止書子臧一人吳氏譏其闕漏是未達於史例或稱觀察或稱經略亦是以經略兼觀察而吳皆譏之是未達於官制也謂本紀漏書馬元規死事考元也猶爲由嗤爲蚩古字也而以爲誤用惑作惑唐人避太宗諱也而以爲不經是未達於小學也新史舛

謬固多廷珍所糾非無可采但其沾沾自喜祇欲快其胸臆則非忠厚長者之道歐公以輕佻屏之宜矣

跋唐書釋音

瓦瓦瓦三文俱見毛詩而形聲各別瓦瓦其麥从凡至于瓦野从九瓦蘭之支从九陸德明之音具在不相混也唐時有河陽節度使李瓦董氏釋音符中切而胡三省通鑑注音居包翻如用胡音當从九不从凡矣今新舊書通鑑皆作瓦字古人名字恆相應瓦字茂初則符中之音爲是梅澗於小學未甚究心如徐州之峒嶧鎮古書本作司吾後人增加山旁刊本譌峒爲峒遂讀爲崆峒之峒失其義矣史炤釋文瓦符蒲紅切與符

中切  
同音

跋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譌

右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譌十二卷歸安沈徵士炳震撰謂表所列官爵謚號或書或否或丞尉而不遺或卿貳而翻闕或誤書其兄弟之官或備載其裹贈之職厖雜淆亂不足徵信固中歐史之病然唐人文集碑刻可資考證者甚多東甫亦未能津逮也豆盧氏有後魏太保襄城公魯元一人東甫據魏書謂魯元白姓盧氏與豆盧絕不相蒙其說似是今考魯元傳曾祖副鳩仕慕容垂爲尙書令臨澤公而表亦以尙書令臨澤敬侯制爲魯元曾祖制與副字形相似官與封號又同唯公侯字小異則明是一人表但脫去鳩字耳周書豆盧寧傳稱昌黎徒何人魯元傳亦稱昌黎徒河人而慕容氏實出徒何則魯元爲慕容之

奇審矣。魏初改慕容爲豆盧氏。猶之改禿髮爲源氏。其單稱盧者。必是孝文改代北複姓時。去豆存盧。故魏收史因之。宇文泰據關中。悉復代北氏族之舊。故周書豆盧寧改從本氏。亦猶乙之爲乙弗。尉之爲尉遲也。東甫勤於考史。而未悟及此。乃知好學而能深思者之難。

跋資治通鑑

胡身之於輿地之學深矣。然亦不能無誤。姑舉其尤甚者。如漢建安十九年。劉備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爲掌軍中郎將。竝署左將軍府事。注以益州太守屬上讀。謂此益州太守非漢武帝所置之益州郡。蓋劉璋置益州太守。與蜀郡太守竝治成都郭下也。考蜀志諸葛亮傳。不云爲益州太守。惟董和傳云。遷益州太守。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信而愛之。此益州卽漢武所置之郡。非別治成都也。和自益州徵爲掌軍中郎將。與亮竝署左將軍府事。史文甚明。益州太守四字。當屬下句。胡不得其句讀。而臆造此說。失之甚矣。陳太建五年。前鄱陽內史魯天念克黃城。注引地形志。譙州下蔡郡有黃城縣。東魏置譙州于渦陽。則黃城亦其屬縣。予按陳本紀。黃城旣降之後。詔以黃城爲司州治下。爲安昌郡。又立漢陽義陽二郡。竝屬司州。則黃城當亦齊之重鎮。隋志黃陂縣。後齊置南司州。後周改曰黃州。又有安昌郡。則黃城卽黃陂城。因後齊嘗置南司州。改仍其名耳。漢陽郡。蓋卽後齊所置產州。義陽郡。則隋木蘭縣地。若下蔡之黃城。與漢陽義陽。又何與乎。當時北征。元有兩路。吳明徹大軍。由壽陽趨彭

沛而周吳魯天念輩別取江北蘄黃之地注家於此欠分曉矣予嘗有通鑑注辯正二卷於地理糾舉頗多非敢排詆前賢聊附爭友之義爾身之一字景參見陳著本堂先生集

### 跋通鑑釋文

自胡景參之注行而史氏釋文學者久束之高閣近代藏書家遂鮮有著錄者西沚光祿偶得之詫爲枕中之祕頃袁上舍又愷從齊女門蔣氏假得宋槩本令小史鈔其副予因得寓目焉史注固不如胡氏之詳備而刪始之功要不可沒胡氏有意抑之未免蹈文人相輕之習且如秦之范雎本千餘切而胡改音雖唐之李芃本蒲紅切而胡改居包翻遂使睢莫別芃羌互淆豈非以不狂爲狂乎景參以地理名家而疏於小學其音義大率承用史氏舊文偶有更改輒生罅漏予故表而出之俾後人知二書之不可偏廢云

### 跋通鑑總類

宋詹事沈樞謚憲敏撰通鑑總類二十卷分二百七十一門嘉定元年樞之季子守潮陽鋟版以行樓攻媿爲序之元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海陵蔣德明分省于吳命郡庠重刻且令都事錢達求序于周伯琦則至正二十三年秋事也方是時吳中丁兵燹之餘日不暇給而行省猶知崇尚古學懼故書之失傳而表章之亦可謂賢矣樞字持要安吉州人其事迹不見於史樓氏稱其歎歷中外入從出藩年登九秩神

明不衰。此書蓋其挂冠後所爲，故以耄期稱道不勸稱之。予所藏本，則明萬曆中蘇杭等處提督織造，沈樞官華文閣學清宮近侍司禮監管監事太監三河孫隆所刊。隆在朝嘗以是書進御，神宗欲鑄之尚方，不果。及出督織造，乃刊之吳中云。見周益公集

跋續資治通鑑長編

李仁甫續資治通鑑長編，世所傳者僅建隆至治平一百八卷。頃年四庫館臣於永樂大典中鈔得神哲兩朝長編，自熙寧三年四月至元祐八年六月，自紹聖四年四月至元符三年正月，僅廿六年事，而卷帙轉加於舊，蓋年代彌近，則見聞彌廣故也。然搜羅既博，遂有一事而重出者。如大中祥符八年六月詔，自今還人有罪犯者，銓司未得定入官資敍，並具考第及所犯取旨云云。又見於九年六月此類殊不少矣。其辨昭憲太后遺命傳位太宗，無遞傳光美事，又言光美非杜太后所生，則恐其有所諱避，不如宋史之直筆也。文獻通考、宋藝文志俱云百六十八卷，蓋以一年爲一卷也。而乾道四年四月進表稱先次寫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年，計一百八卷，寫成一百七十五冊。卷少而冊多，則有一卷而分數冊者矣。自治平至靖康六十年，當爲六十卷。而淳熙元年進表稱二百八十卷，殆指一冊爲一卷耳。吳門畢氏經訓堂、袁氏貞節堂皆有鈔本，予得假讀焉。

自史遷以經師相授受者爲儒林傳。而史家因之。洎宋洛閩諸大儒講明性道。自謂直接孔孟之傳。嗣後儒分爲二。有說經之儒。有講學之儒。宋史乃抑爲道學傳。列于儒林之前。以尊周二程張邵朱六子。而程朱之門人附見焉。豫章延平非程氏弟子。以其得程之傳。而授之朱氏。亦附見焉。其它講學宗旨小異于朱氏者。則入之儒林。不得與于道學。其去取予奪之例。可謂嚴矣。愚讀之而不能無疑焉。夫劉彥沖胡原仲劉致中朱子之師也。而不與。呂東萊陸子靜朱子之友也。而不與。其意以爲非親受業于程朱者。皆旁支也。不得以干正統也。而獨進張南軒一人。南軒非受業于程氏者也。南軒與東萊俱爲朱子同志。進南軒而屏東萊。此愚之所未解也。程氏弟子首稱游楊呂謝。而與叔兄弟獨不與。以附出大防傳故也。列傳固有附見之例。然南軒不附于父。二呂獨附于兄。一篇之中忽變其例。謂非有意抑呂乎。此又愚之所未解也。朱氏門人多矣。獨進黃榦等六人。而蔡元定父子葉味道。廖德明。祇列之儒林。夫蔡氏父子之學。自黃直卿外。殆鮮其匹。而屏之不與道學之例。此亦愚之所未解也。嘗聞之鄭康成云。儒者儒也。以先王之道能儒其身。故儒行之篇。載于禮記。莊子云。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說者以爲指孔子也。周程張朱之學。雖高出于後儒。方之孔子。則有間矣。謂之曰儒。又何慊焉。韓子云。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自黃老之學興。其徒皆自號道家。馬樞有道學傳二十卷。乃列仙集仙傳之類爾。謂道學之名。必美于儒林者。非通論也。

雖然周程張朱之學固高于宋諸儒矣。史家欲尊之何如而可。曰史家之例凡道德文藝顯著者各有專傳其列于儒林文苑者皆其次焉者也。孔子與七十二弟子史記未嘗列于儒林也。漢之董仲舒唐之韓愈皆自有傳元儒無出許衡吳澄之右者亦自爲傳愚以爲周程張朱五子宜合爲一傳而於論贊中著其直接聖賢之宗旨不必別之曰道學也。自五子而外則入之儒林可矣若是則五子之學尊而五子之道乃愈尊五子不必辭儒之名而諸儒自不得並于五子彼修宋史者徒知尊道學而未知其所以尊也。

又

宋之官制前後不同元豐以前所云尚書侍郎給事諫議諸卿監郎中員外郎之屬皆有其名而不任其職謂之寄祿官以爲敍遷之階而已元豐以後尚書侍郎等皆爲職事官而以舊所置散官爲寄祿官故元豐以後之金紫光祿大夫猶前之吏部尚書也銀青光祿大夫猶前之五部尚書也正議大夫猶前之六部侍郎也太中大夫猶前之諫議大夫也朝請朝散朝奉郎猶前之諸曹員外郎也元人修史者未審宋時更改之由其撰諸臣列傳也誤以尚書侍郎等爲職事官而一概存之誤以大夫郎爲散官而多刪去之不知元豐以前所云散官不過如勳封功臣食邑之類徒爲文具無足重輕史家固宜從略其後改爲寄祿以校官資之崇卑則亦不輕矣若謂寄祿不必書則如尚書侍郎等在宋初亦是寄祿之階又何須一一具載耶愚意散官不必書而寄祿官不可不書當以元豐三年爲限斷。

跋柯維騏宋史新編

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鑑。通鑑之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舊。惟通鑑可以當之。朱文公之綱目雖因溫公之書無所增益。而義例謹嚴。猶能成一家言。若薛方山之續通鑑于宋遼金元四史。尙未能尋其要領。況在正史之外乎。柯氏宋史新編較之方山用功已深。義例亦有勝于舊史者。惜其見聞未廣。有史才而無史學耳。後之有志于史者。旣無龍門扶風之家學。又無李淑宋敏求之藏書。又不得劉恕范祖禹助其討論。而欲以一人之精力成一代之良史。豈不難哉。

跋陳黃中宋史稿

吳門陳徵士和叔宋史稿本紀十二志三十四表三列傳一百七十共二百十九卷。其糾舊史之失。謂韓琦與陳升之王珪同傳。薰蕕無別。陳東歐陽澈與宋季一僧一道同傳。擬不於倫。康保裔戰敗降契丹官節度使。事見遼史而以冠忠義。杜審琦卒於天成二年而以冠外戚凌唐佐本紀旣書降金而又入之忠義。李穀竇貞固皆五代遺臣入宋未仕不應立傳。皆確不可易。於姦臣傳進史彌遠嵩之而出曾布頗與鄙意合。若王安石之立新法引僉人雖兆宋禍而本無姦邪之心。鄭清之雖黨於彌遠其在相位亦無大惡。和叔俱以姦臣目之。未免太甚矣。此稿增刪塗乙皆出和叔手迹。然前後義例不能盡一紀傳無論。

贊志無總序。蓋猶未定之稿。較之柯氏新編。當在伯仲之間耳。

跋隆平集

隆平集坊本字畫俗劣。妄加圈點。尤爲可惜。予家所藏。乃董氏萬卷堂刊本。前有紹興十二年趙伯衡序。序稱曾大父淄王者。諱世雄。燕王德昭之曾孫也。句容之茅山。有常寧鎮。宋天禧元年所置。見於景定建康志。予游三茅。嘗至其地。宋史地理志云。句容。天禧四年改名常寧。似改縣名爲常寧矣。句容名縣自漢迄今。未之有改。此集郡縣篇亦無改常寧縣事。不審史家何以舛誤乃爾。

跋宋太宗實錄

宋太宗實錄八十卷。集賢院學士錢若水撰。今吳門黃孝廉堯圃所藏。廬十二卷。且有脫葉。每卷末有書寫人及初對覆對姓名。書法精妙。紙墨亦古。於宋諱皆闕筆。卽慎敷廓筠諸字。亦然。予決爲南宋館閣鈔本。以避諱驗之。當在理宗朝也。其中與宋史互異。如李從善僞封鄭王。鄭作鄧。年四十八作五十。蘇易簡妻弟崔範。作妻兄。劉遇。滄州清池人。作浮陽。漢州刺史。漢作溪。蔚州防禦使。蔚作懶。洮州團練使。洮作應。劉庭讓。浩州團練使。浩作涪。陳從信。年七十三。作七十二。皆當以實錄爲正。劉廷讓避太宗諱。改名宋史。闕而不書。亦當依實錄增入。

陳平甫九朝編年備要三十卷不載於宋史藝文志唯直齋陳氏嘗著於錄而又譏其去取無法近時秀水朱氏乃亟稱之予讀其書有大字有分注略仿紫陽綱目之例而以宋人述宋事不敢過爲褒貶之辭且書成於南渡之世故老舊聞未盡散失間有可補正史之闕者較之陳經商輅輩誠遠勝之矣至如唐主景北漢主鈞同爲敵國而鈞書卒景書死同一高麗王也而徵與運書卒顯與僕書死此則義例之乖刺者又不能曲爲之諱也卷首有建安真德秀長樂鄭性之直敷文閣林岊三序岊字仲山福州長樂人淳熙十四年王容榜進士開禧三年三月除祕書郎七月除著作佐郎以祖諱改除祕書丞十月出知衢州見中興館閣續錄

又

予初於袁又愷齋假讀此書病其末卷多闕字又借張沖之手鈔本校勘則所闕正同考宋史理宗紀端平二年三月乙未詔太學生陳均編宋長編綱目補迪功郎即是此書但經進時更其名耳而直齋書錄猶仍舊名蓋未進御之前已刊行伯玉所見與今本當不異但今本標題稱皇朝而伯玉改稱九朝何也據真鄭林三序似平甫別有舉要一書今刊本編年之下空兩格豈所闕者卽舉要兩字歟當訪之知者

跋大金國志

大金國志四十卷卷首有表題云宋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淮西歸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閣字文懋

昭上新城王尙書貽上謂是宋人僞造予讀其詞稱蒙古爲大朝曰大軍曰天使而於宋事無所隱諱蓋元初人所撰其表文則後之好事者爲之而嫁名於懋昭者也錢遵王舉其直書差康王出質詳列北遷宗族以爲無禮于其君而譏端平君臣漫置不省今考志所載指斥之詞尙有甚於此者卽其以大金爲稱亦可知非當時經進之本矣

跋元名臣事略

予始讀元史至四傑事喟然而歎曰甚矣文辭之不可已也四傑之在元初其功等爾獨木華黎有家傳有碑故史載其事首尾完具博而尤博爾忽二人則以子孫有顯者托於閻復元明善之碑史猶能書其氏族世系赤老溫則泯然失其傳矣史家以爲早死無後以予考之非無後也赤老溫之後仕宦固未嘗絕而不能述先人之勳闕托於文詞以不朽雖有後亦與無後等也後讀祕史述赤老溫之父鎖兒罕失刺翼戴元祖於微時泰赤烏之難微夫人之力幾不免繼又讀虞文靖黃文獻兩公集乃知遜都思氏之文獻非盡無徵特明初修史諸臣於實錄之外惟奉蘇氏名臣事略爲護身符其餘更不采訪遂使世家汗馬之勳多就湮沒爾厥後金華竄死烏傷非命毋亦作史之孽歟

跋元祕史

元太祖憲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惟祕史敍次頗得其實而其文俚鄙未經詞人譯潤故知之

者謚良可惜也。元之先世譜系史亦缺略。據祕史。乃知太祖之大父葛不律始自稱罕。史稱葛不律塞。塞當爲罕。方與它文一例。葛不律歿。遺言以叔父之子俺巴孩代領其衆。是爲泰赤烏氏。卽史所稱咸補海罕也。俺巴孩爲金人所殺。諸部又立葛不律之子忽都刺爲合罕。此皆元史所未詳也。太祖少與泰赤烏有隙。爲泰赤烏所執。欲殺之。太祖伺守者隙逃去。鎖兒罕失刺匿之家。乃得免。鎖兒罕失刺者。赤老溫之父。史旣不爲赤老溫立傳。而鎖兒罕失刺之事。亦不著於本紀。亦闕漏之甚者也。蔑兒乞部。故與烈祖有怨。聞太祖在不兒罕山。襲掠之。虜夫人宏吉刺氏。太祖求救于克烈王罕。王罕資太祖兵。與札木合合兵擊之。悉收其所掠。太祖遂與札木合合營。札木合者。太祖之疏屬。太祖幼時同嬉戲。稱安答者也。居歲餘。札木合復疑之。乃乘夜去。諸部多棄札木合從太祖者。遂議立太祖爲成吉思罕。紀皆不書。而忽書麾下。搠只與札木合部人構怨一事。繫于帝方幼冲云云之下。此大誤也。當太祖幼時。勢甚微弱。賴王罕札木合二人。假以徒衆。羽翼漸成。始立名號。紀但云丙寅歲。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不知成吉思罕之號。蓋已久矣。其後遣使誚責。按彈火察兒等。謂昔者吾國無主。汝等推戴吾爲之主者。正指此事也。先稱合罕者。一部之主。後稱皇帝。乃爲羣部之主。豈可略稱罕一節而不書乎。紀又云。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朶魯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刺部。聞乃蠻泰赤烏敗。皆不自安。會于阿雷泉。斬白馬爲誓。欲襲帝及汪罕。宏吉刺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與汪罕逆戰于盃亦烈川。大敗之。其下文又云。宏吉刺部欲來。

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往掠之。於是宏吉刺歸札木合部。與朵魯班亦乞刺思。哈答斤火魯刺思。塔塔兒散只兀諸部會於犍河。共立札木合爲局兒罕。盟于禿律別兒河岸。誓畢。驅士卒來侵。抄吾兒知其謀。以告帝。帝卽起兵逆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宏吉刺部來降。據祕史。則此兩條本是一事。當時從札木合者。實有十一部。立札木合爲罕。將以拒王罕與太祖也。而乃蠻泰赤烏之敗。則在札木合等散去之後。紀所書。僨倒複沓。皆不足據。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者。其必於此書折其衷與。

跋元聖政典章

此書題云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凡六十卷。首詔令。次聖政。次朝綱。次臺綱。次六部。書成於至治之初。故稱英宗爲今上皇帝也。其後又有至治二年新集條例三冊。仍冠以大元聖政典章之名。前後體例俱準舊式。而不分卷第。予初至都門。聞一故家有此書。往假讀之。祕不肯示。後十年。吾友長洲吳企晉。以家藏鈔本見贈。紙墨精好。如獲百朋。追憶往事。不勝獨孤東屏之歎。

跋元氏略

考氏族於遼金難矣。而於元尤難。遼惟耶律蕭兩族。金雖有白號黑號之別。然皆繫姓於名。猶不至混淆。元之蒙古七十二種。色目三十一種。但以名行。不兼稱氏。讀史者病焉。秀水萬孝廉循初。撰元氏略。汪吏部康古亟稱之。予假觀。殊不逮所聞。如罕祿魯。卽哈刺魯。北廷卽畏吾。唐兀卽西夏。循初皆析而爲二。泰

定后八八罕氏本龜吉刺氏非別有八八罕氏姚燧撰阿里海牙碑云妣夫人獨堅呼突盧夫人帖力闍復撰廣平王碑云夫人抄真夫人禿忽魯皆稱其名而誤以爲氏又阿刺瓦而思之曾孫阿合馬與姦臣傳之阿合馬本二人而誤以爲一旦其取材自正史而外不過滋溪蘇氏南村陶氏兩家蓋艸期而未及成書者也。

### 跋通典

杜岐公撰此書於貞元中故稱德宗爲今上而州郡篇書恆州爲鎮州且云元和十五年改爲鎮州此後人附益本書於恆字初不避也刑制篇十惡六曰大不恭注云犯廟諱改爲恭按唐諸帝無名敬者前卷卽有大不敬字讀此一條乃宋人傳寫添入非本文也州郡篇改豫州爲荊河州或稱蔡州改豫章郡爲章郡括蒼縣曰蒼縣皆避當時諱今本或於荆河下添豫字又有直書豫州豫章者皆校書之人妄改也書中虎牢皆避諱作武牢而州郡篇汜水縣下直書虎牢且有獲虎字又如韓擒虎或作擒武或作擒虎俱見州郡篇仕宦不止執虎子或作獸子卷十四或作虎子卷十二皆後人妄改又改之不盡也。

### 跋唐大詔令

予讀唐書十一宗諸子傳嘉王運貞元十七年薨而德宗紀貞元十七年文宗紀開成三年兩書嘉王運薨疑其必有一誤古稱三占從二則以爲貞元者或可信茲讀寶歷元年南郊赦文有云亞獻嘉王運終

獻循王通各賜物一百匹則敬宗時嘉王尚无恙其薨年必在開成而斷非貞元可深信而不疑矣史傳中重複謬譌若此者甚多顧安所得唐人文字而悉爲疏通證明之耶此書凡百有卅卷缺第十四至廿四第八十七至九十八四庫書目所缺正同世間蓋無足本矣

跋皇祐新樂圖記

皇祐新樂圖記三卷朝奉郎前尚書屯田員外郎輕車都尉賜緋魚袋阮逸承奉郎守光祿寺丞充國子監直講同詳議修制大樂胡瑗奉聖旨撰總敍詔旨篇第一律呂圖第二黍尺圖第三四量圖第四權衡圖第五鍤鍾圖第六特磬圖第七編鍾圖第八編磬圖第九晉鼓圖第十三牲鼎圖第十一鸞刀圖第十二每圖系以說皆標臣逸臣瑗名宋史藝文志但題逸一人而已樂志皇祐五年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并新作晉鼓乃以瑗爲大理寺丞逸復尚書屯田員外郎蓋此書進御之後瑗由光祿丞轉大理而逸亦敍復前官也儒林傳皇祐中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興作樂事歲餘授瑗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太常寺丞與樂志異太常殆大理之譌與

跋大金集禮

大金集禮四十卷周瀟塘黃堯圃兩家抄本皆云卷十二至十七元有闕文又卷廿六卷卅三元闕今檢第十第十一兩卷係夏至祭方丘之儀篇中有云如圓丘儀則此兩卷之前已闕圓丘儀矣其目錄次序

恐未足信。此書雖無序文，不知纂輯年月，要必成於大定之世，故於雍字稱御名，而不及明昌以後事，獨補闕文一葉，有明昌承安泰和及世宗廟號，蓋後人取它書攬入，非集禮元文也。

### 跋職官分紀

富春孫逢吉彥同職官分紀五十卷，蓋因楊侃職林一書而廣之，雖爲四六家隸事而作，然所載元祐官品令，亦考官制者所宜采也。秀水朱氏潛采堂鈔本，今歸吳門周漪塘氏。辛亥秋借讀一過，恨當時鈔手不精，烏焉亥豕之譌，難以究詰。第三十八卷內錯簡，予以意改正，幾於天衣無縫，不覺拊掌稱快。邢子才云：日思誤書，更是一適，非虛語也。

### 跋宰輔編年錄

宰輔編年錄二十卷，起建隆庚申，訖嘉定乙亥，首尾晐備。永嘉徐自明所撰，寶祐丁巳，子居誼知永福縣，鐫板縣學序之者，寶章閣學士陸德輿，龍圖閣學士知西外宗正事趙□□，集英殿脩撰陳昉，福建轉運判官章鑄，凡四人。予家所藏，則明萬歷戊午，河南督學副使呂邦燿刊本也。自明字誠甫，號慥堂官太常博士，終零陵郡守。予讀都氏練川圖經，載南宋知縣有金華徐自明，與誠甫同姓名，而籍貫異，計其時代亦稍後，蓋別是一人。猶之知嘉定縣者，有錢塘楊萬里，非誠齋也。知平江府者，有永嘉陳均，非平甫也。知南海縣者，有晉江王應麟，非厚齋也。

跋翰苑羣書

洪文安公翰苑羣書於唐宋學士題名搜訪幾備所闕者唐僖昭以後三十餘年宋熙寧以後六十年若淳熙以後則留以待後人之續入者也予曾於永樂大典中鈔得中興學士院題名則自淳熙至嘉定四十餘年間詞臣拜罷姓名悉具當取以補此書所未及唯熙寧至靖康寶慶至德祐紀載闕如考諸正史裨官及名人文集尙可得什之六七假我數年當補綴成之以備玉堂故事聊附數言以當左券

跋麟臺故事

宋時翰林與館職各有司存錢文僖之金坡遺事李昌武之翰林雜記洪文安之翰苑羣書何同叔之中興學士院題名此翰林故事也宋匪躬之館閣錄羅崎之蓬山志程俱之麟臺故事陳騤之中興館閣錄此館職故事也館職亦呼學士乃儕輩相尊之稱如武臣例稱太尉耳非真學士也翰林掌制誥館職典圖籍班秩不同職事亦異然館職之名亦再變宋初沿唐舊以昭文國史集賢爲三館昭文有學士有直館集賢有學士有直院有校理史館有修撰有直館有校勘學士不常置自直館以下皆館職也太宗時又建祕閣設直閣校理校勘與三館並列故有館閣之稱元豐改官制罷三館職事歸之於祕書省其官曰監曰少監曰丞曰祕書郎曰著作郎曰著作佐郎曰校書郎曰正字自丞郎以下皆爲館職矣若元豐以前校書正字著作但爲虛銜其秩甚卑州郡幕僚與知縣皆得帶之非若後來之清要也前後官稱既

改後之言官制者漫不能辨。因讀此書爲略敍之。唐時嘗改祕書爲麟臺。故北山以名其書。

### 跋中興學士院題名

唐時翰林爲掌制之地。選工於文學者。以它官入直。無不除學士者。其久次則爲承旨學士。職要而無品秩。當時但以爲差遣。非正官也。宋初亦沿唐制。太祖太宗朝間有以它官直學士院者。然不常設。元豐改官制以後。學士之名漸重。於是又有直學士院。權直學士院。翰林院權直之稱。南渡以後。真除學士者益鮮矣。新唐書云。學士無定員。然白居易詩已有同時六學士之句。五代會要載開運元年勅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舊分爲兩制。各置六員。是唐五代皆以六員爲額也。宋初學士亦六員。至和初劉沆爲相。典領溫成皇后喪事。以王洙同其越禮。建明員外用之。其時學士遂有七人。南渡學士不輕授。多以它官直院。然在院不過二員。或三員。其員額不審。何時裁省。史家失於討論。亦疏漏也。後讀洪文安翰苑遺事。稱元祐元年七月詔從承旨鄧溫伯之請。學士如獨員。每兩日免一宿候。有雙員。卽依故事。則其時學士之員已不多矣。

### 跋兩房題名錄

兩房題名錄者。真定梁維樞所撰。明時部院寺監諸司皆有題名碑。內閣在禁地。故題名闕焉。維樞始考而錄之。又以閣臣之屬。有中書舍人。有翰林典籍。亦有以它官入辦事。如徐叔明歸熙甫者。故以兩房該

之云。中書舍人在唐宋爲詞臣之榮選。與學士對掌內外制。謂之兩制。明太祖罷中書省。而別設中書科。主書寫誥勅。秩正七品。其後又有文華殿中書舍人。主書寫扁聯。武英殿中書舍人。主繪畫。而內閣亦有中書舍人。若古之省掾。蓋其時稱中書者凡四。而中書科則三甲進士以選授。大臣子弟以廕授。舉人有軍功者亦間授焉。四者之中較爲清選。兩殿舍人則考授者少。納粟者多。而武英之選尤輕。內臣得而統屬之。兩房則有撰文辦事之分。舉人監生譯字生皆得考授。而進士亦間有授者。嘉隆以後。閣權重而中書亦或倚以作姦。由於出身之濫也。我朝康熙初始專用進士舉人試而後授。由是資望出中書科之右。而躋九列。登方面者彬彬然盛矣。大昕以召試登徵省。從前輩盧召弓假得此書鈔而存之。因題其後。

跋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

此元統元年進士錄。錄前當有讀卷監試執事各官銜名。今惟存監膳供給口造公服數人。餘皆失之矣。是年歲在癸酉。以十月改元。故列傳或書至順四年。其實一爾。元自延祐設科。賜進士五十有六人。嗣後遞有增加。無及百人之額者。是科增至百人。史家以爲科舉取士。莫盛於斯者也。廷試進士例以三月七日。是年順帝以六月卽位。故廷試移在九月三日。此亦當書於選舉志者。得此可以補元史之闕。是榜蒙古色目五十人。漢人南人五十人。右榜第三甲第十名字彥輝。而名殘缺。末筆似歹字曳脚。以元史忠義傳證之。當爲塔不台。台與歹。元人多通用。輝亦與暉同也。李齊貫。保定路祁州蒲陰縣匠戶。而史云廣平。

人丑閻貫昔寶赤身役唐元氏而史云蒙古氏皆當以錄爲正榜中有兩丑閻兩脫穎敏安達爾與明安達耳音亦相同蓋元人不以同名爲嫌故其時秦王伯顏方專政而進士亦有伯顏也此百人之中元史有傳及附見者凡十人余闕月魯不花李齊聶炳塔不台明安達爾丑閻皆以忠義彪炳史策而成遵之政績張楨之讜直字文公諒之文學亦卓可稱此足以徵科舉得人之效矣



#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九

## 題跋三

### 跋水經注新校本

吾友戴東原校刊水經於經注混淆之處一一釐正可謂大有功于酈氏矣。但此書屢經轉刻失其本真頃偶讀涔水注云東北流逕城固南城北義熙九年索邈爲果州刺史自城固治此故謂之南城因思六朝無果州之名必是梁州之譌再檢溫公通鑑是年果有索邈爲梁州刺史邈與遐字形相涉要其爲梁州無疑也又檢宋書州郡志譙縱時刺史治魏興縱滅刺史還治漢中之苞中縣所謂南城也索邈爲刺史正在譙縱初平之後宋志有城固無苞中然則酈注之城固南城其卽苞中歟。

### 跋方輿勝覽

此書所載祇南渡偏安州郡故元時書坊刊本特標混一之名然元刻出於坊賈每路屢寥寥數言不若和父之詳贍也其云某路領州若干者統府州軍監計之與宋史地理志亦不盡合志稱利州路南渡後府三州十二軍二而此云利州東路十州利州西路八州并之得十八較宋志多一州蓋併劍門關數之

也志云熙寧五年以劍門關劍門縣復隸劍州據此則南渡以後劍門仍別於劍州矣。

跋元大一統志殘本

戊子春從南濠朱氏假元大一統志殘本。僅四百四十三翻。大字疎行。殊可愛。每冊鈐以官印。驗其文。則處州路儒學教授官書也。元時幅員最廣。茲所存者。惟中書省之孟州。河南行省之鄭州。襄陽路。均州。房州。南陽。嵩州。裕州。江陵路。陝州路。陝西行省之延安路。洋州。金州。鄜州。葭州。成州。蘭州。會州。西和州。江浙行省之平江路。江西行省之瑞州路。撫州路。又皆散佚不完。以全書計之。特千百之什一爾。考元時大一統志。凡有兩本。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大學士行祕書監事札馬刺丁言。方今尺地一民。盡入版籍。宜爲書以明一統。世祖嘉納。卽命札馬刺丁與祕書少監虞應龍等蒐輯爲志。二十八年書成。凡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統志。藏之祕府。此初修之本也。成宗大德初。復因集賢待制趙忭之請。作大一統志。元史載大德七年三月戊申。卜蘭禧。岳鉉等。岳鉉字周臣。湯陰人。徙居燕。追封申國公。謚文懿。進大一統志。賜賚有差。此再修之本也。此本卷首題集賢大學士資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李蘭齡。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祕書監岳鉉等上進。正大德所修者。史以李蘭齡爲卜蘭禧。譯音之轉也。又按至正六年。中書右丞相別兒怯不花等奏。大一統志。於國用尤切。恐久湮失。請刻印以永於世。許有壬受詔製序。其文略不及大德重修事。似當時所刻者。乃是至元本。非卽此本。此本序文目錄皆闕佚。其刻印年月。卷帙次第無可攷。傳聞康熙間刑部尙書崑山

徐公乾學奉敕修大清一統志開局於吳之洞庭山借內府書有元大一統志殘本二十餘冊徐公志藁今在史局所借之書度已歸中祕而未聞有見之者茲讀朱氏所藏因鈔其副而書之後云

### 跋元混一方輿勝覽

元混一方輿勝覽三卷無撰人姓名蓋書肆所刊其文簡陋然今時流傳者已少矣元史地理志大都路領州十此云州九者龍慶州本縉山縣屬上都路之奉聖州延祐三年始升爲州故也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復立平陽之芮城陵川等縣蓋元初二縣曾廢此書澤州無陵川縣解州無芮城縣可證其刊於世祖朝而書中又有冀寧晉寧之名係大德中所改則刊成之後別有竄易要皆書肆射利者爲之而不自知其牴牾也大寧路有霍州景州史志無之此書亦未詳其沿革姑記之以俟考

### 跋乾道四明圖經

校書之難如掃落葉予初讀三國志虞翻傳注有劙虞候三字卽疑劙當爲鄧虞候當爲莫候反後見內府本校正果如予言乃其下又有處士鄧盧敍一人鄧非會稽屬縣亦恐是鄧之譌而未有它文證之頃見乾道四明圖經於鄞縣人物有云虞敍弟犯公憲自殺乞代見會稽典錄乃知南宋本果是鄧字深喜予言之不妄然後來胡渠袁桷修四明志竝無敍名又知鄧之譌鄧亦宋元本已然矣虞盧字形相似正史屢經翻刻圖經亦係轉寫之本未敢決其然否俟再考之

跋新安志

汪廷俊世所指爲姦人也。羅端良入之先達傳。初無微詞。後儒亦不以病羅氏。蓋郡縣之志與國史不同。國史美惡兼書。志則有褒無貶。所以存忠厚也。公論所在。固不可變黑爲白。而桑梓之敬。自不能已。袁伯長四明志於史同叔。但敍其歷官。而云事具國史。與此同意。汪尚有善可稱。史則其惡益著。故文稍異爾。志成於淳熙二年。朱晦翁名位未顯。且見存不在立傳之例。而於韋齋傳末。稱其讀書求志。有四方學者推尊之語。亦見其傾倒於朱也。今本進士題名篇於朱名下。注太師徽國文公六字。則後人所加。

跋三山志

梁克家三山志四十卷。宋史藝文志謂之長樂志。其實一書也。今本作四十二卷。其弟卅一弟卅二兩卷。進士題名乃淳祐中福州教授朱魏孫續入攷目錄本附於弟卅之後。但云弟卅中弟卅下。未嘗輒更舊志卷弟。後人析爲四十二者。又非魏孫之舊矣。志成於淳熙九年五月。而知府題名增至嘉定十五年。它卷間有闕入淳祐中事者。皆後人隨時僥入也。宋史本傳於乾道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之後。即云淳熙八年。起知福州據志。克家於淳熙六年三月以資政殿大學士宣奉大夫知福州。則傳稱八年者誤。志又書八年五月復觀文殿學士。此即史所載趙雄奏欲令再任降旨仍知福州事。是時克家莅任已滿二年。故有再任之旨。因復其職名。史誤以再任之年爲初任之年。則甫經到任。不當云再任矣。且克

家於罷相時已除觀文殿大學士越數年起知福州止帶資政殿大學士又二年始復觀文殿學士仍無大字則知建康以後必有落職奉祠之事而傳皆闕之世人讀宋史者多病其縑蕪予獨病其缺略缺略之患甚於縑蕪卽有范蔚宗歐陽永叔其人縑者可省缺者不能補也因讀此志爲之喟然

跋吳郡志

范文穆公爲吳郡志敍述訖于紹熙三年公歿後郡守具木欲刻矣或譁言是書非石湖筆遂弗刻而藏之學宮紹定初李壽朋守平江從范氏求公遺書得數種而斯志與焉以校學宮本無少異乃議刊行并增入建置百萬倉嘉定新縣許浦水軍顧巡移屯諸事趙汝談爲之序今世行本第十一卷牧守題名增至淳祐七年第二卷亦增入淳祐己酉一條又非紹定元刻矣

跋雲間志

雲間志三卷宋紹熙四年知秀州華亭縣楊潛所撰預纂修者胡林卿林至朱端常皆縣人也華亭立縣始於唐天寶間宋改隸秀州實兼今松江一府之地宋人縣志存於今者惟刻錄與此爾吳松江入海之口曰黃浦相傳以春申君得名予嘗辨之謂卽古之滬瀆黃與滬聲相轉也吾邑西南三十里有黃渡鎮吳松江所經土人亦指爲黃歇渡處考鄭覃水利書本名黃肚世俗傳春申之跡皆出後人傳會此志南宋人所修有滬瀆江無黃浦益信吾言之不妄

跋會稽志

會稽志者宋慶元間直龍圖閣沈作賓守郡因通判施宿之請延郡士馮景中陸子虞等編次及華文閣待制趙不述寶文閣學士袁說友相繼爲守始克成書而放翁先生爲之序子虜卽放翁之長子書成之歲則嘉泰元年也宋史藝文志有沈作賓趙不述會稽志二十卷又有陸游會稽志二十卷前後重見實卽一書考放翁序但云參訂其概遽以爲陸所撰未免失其實矣陸氏家世貴顯放翁父子預修此志而傳人物祇及左丞佃一人古人志乘皆寓史法不私其親如此近代士大夫一入志局必欲使其祖父族黨一一廁名卷中於是儒林文苑車載斗量徒爲後人覆瓿之用矣

跋刻錄

此錄述先賢傳而不及宋代人物其所錄王謝諸公游跡雖嘗至刻亦非刻產金庭丹水間人物可傳者蓋寥寥矣疎察未通前代官制援引史傳偶有刊落便成痕瘡如謝幼度初爲征西將軍桓豁司馬以叔父安舉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此晉書所載也幼度本爲征西府司馬其時任征西將軍者爲桓豁幼度特豁之幕僚爾今刪去桓豁司馬四字則似幼度先已爲征西將軍矣豈非大誤乎幼度以太傅特薦始得專閫所加建武軍號班次尙在征西之下豈容初年便承重任此事之顯然者若依史家省文但可云征西司馬而已書中屢稱先公翰林蓋似孫爲文虎之子其稱袁虎爲袁

彪亦是避其家諱也。

跋寶慶四明志

寶慶五年尙書廬陵胡榘仲方知慶元府命贛州錄事參軍羅濬修四明志。羅亦廬陵人也。其書首郡志十一卷次鄞志二卷奉化志二卷慈溪志二卷定海志二卷昌國志一卷象山志一卷合之得廿一卷書成於史彌遠枋國之日故其父浩得佳傳浩老成忠厚不居寵利在南渡諸相中本自表表世徒訾其沮張浚用兵一事不知符離之役張以輕進而無功則史之持重爲可取朱文公作張魏公行狀頗詆浩浩不怒而轉薦之其器量更非尋常可及未可以子之權姦併其父而抑之也志修于寶慶而卷內敘事往往及紹定端平嘉熙淳祐寶祐蓋後人次第增入非寶慶元刻本。

跋開慶四明續志

四明志乘見於宋史者惟張津四明圖經十二卷今略存於四明文獻中已非足本若胡榘之四明志廿一卷吳潛之四明續志十二卷史家俱失書蓋宋志于地理一門采摭多不備也續志成於開慶元年出慶元府學教授梅膺發沿海制置司主管機宜文字劉錫二人之手前八卷皆述吳潛在任政績而以吟藁二卷詩餘二卷附焉蓋吳氏一家之書非志乘之體矣予所見者鄞縣廬氏襄經樓所藏宋槧本。

跋景定建康志

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宋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馬光祖在任日。令幕僚豫章周應合淳叟撰次建康思陵駐蹕之所。守臣例兼行宮留守。故首列留都錄四卷。又六朝南唐都會之地。與廢攸係。宋世列爲大藩。南渡尤稱重鎮。故特爲年表十卷。經緯其事。此義例之善者。古今人表傳意在扶正學。獎忠勳。不專爲一郡而作。故與它志之例略殊。淳叟自江東帥幕入爲史館檢閱官。首言李璮以山東來歸。急而求我。倘借援無功。彼敗我辱。招置之道。梁武在位四十餘年。卒墮此計。陛下不宜復蹈前轍。又言所在買公田。皆擇民上腴低直以酬。又欲令賣田之主抱佃輸租。歲或荒歉。田主當割它租以償。它租既竭。歸于耕夫。耕夫逃亡。歸于鄉役。可謂獲近效而忘遠慮。忤賈相意。嗾言者劾去之。官至朝議大夫知瑞州而卒。蓋宋季豪傑之士。而宋史不爲立傳。此書又不入藝文志。文獻無徵。史臣不得辭其責也。

跋咸淳毗陵志

史能之毗陵志。不載於宋史藝文志。近世藏書家如錢遵王。朱錫鬯。皆未之見。曩予於吳門。訪朱文游。見插架有此。亟假歸錄其副。尙闕後十卷。戊申夏。始假西莊光祿本鈔足之。然第二十卷終不可得矣。能之四明人。直華文閣彌翬之子。其名附見彌翬傳。而不著其歷官。據此志。蓋以咸淳二年由太府寺丞知常

州也。

跋至元嘉禾志

嘉禾志修於前至元甲申至戊子歲刊行其時江南初入版圖惟沿革城社戶口賦稅學校解舍郵置數門稍有增改其餘大率沿宋志之舊文耳卷凡三十有二碑誌題詠居其大半而守令題名闕焉據唐天麟序當有四十五門今數之止四十有三疑非足本也志載吳越靜海鎮遏使朱府君碑云寶大元年秋七月終於靜海官舍以其年歲次甲申十一月六日厝于開元府海鹽縣德政鄉通福里澉墅村之原甲申即後唐同光二年也吳越雖自改元而碑文但稱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未嘗私立名號其紀元亦但行於國中此所以異於吳蜀南漢而終得保其家邦歟

跋齊乘

古今地名似同而異者多矣蘇建封平陵侯非扶風之平陵也班超封定遠侯非臨淮之定遠也漢獻帝封山陽公非淮安之山陽亦非漢之山陽郡也卽以齊地言之今之淄川非漢菑川國今之昌邑非漢昌邑國思容亦旣知之矣匡衡封樂安侯本在臨淮僅縣而思容以千乘之樂安當之此亦千慮之一失也

跋楊譙崑山郡志

崑山縣也元成宗元貞二年升爲州故履祥書有郡志之名延祐中移州治於太倉故有舊治新治之別新治今太倉州城舊治則今縣也至正中仍徙州舊治則履祥已不及見矣鐵厓序稱二十二卷今按之止六卷首尾完具豈鐵厓所見乃別本耶此書世罕傳本嘉慶丁巳十月假同邑陳孝廉妙士所藏舊鈔

本讀之歎其簡而有要。爰綴數言於末。

跋玉峯志

予先世自常熟雙鳳里徙家嘉定西鄉。逮予八傳矣。嘉定本崑山地。宋南渡始析爲縣。徵吾鄉掌故者。泝而上之。當求諸崑山。而宋元志乘訪尋終不可得意。常恨之。今春聞袁又愷購得凌萬頃邊實玉峯志及實續志。亟假歸讀之。志成于淳祐壬子。續志成于咸淳壬申。皆在析縣以後。不敍嘉定事。然徧覽近代藏書家目錄。均未之及。乃知天壤間奇祕之物。固自不乏。特未遇波斯。不免埋沒于瓦礫耳。宋世士大夫宦成之後。往往不歸故鄉。而舉子亦多就寄居求解。此志所載人物。如王絢。劉過。吳仁傑。陳宗召。敖陶孫。張匯。趙監。樂備輩。皆寓公也。王葆傳稱崑山自孫載登第甲子一周。而葆繼登第。邑人美之。今檢進士題名。則孫後王前。尚有龔程龔。況唐輝。黃偉。衛闡。張德。本六人。殆皆由寄居登第。而不由本縣申送者乎。凌萬頃字叔度。景定三年進士。本陽羨人。其父爲顏氏壻。因家焉。邊實本開封人。樞密直學士肅七世孫。自高祖以下。始居於此。志既爲其曾祖惇德立傳。而續志復爲自序一篇。追本得姓之始。遙遙對胃。歎衍于言。難免汰哉。叔氏之譏矣。

跋成化四明郡志

此志明天順間寧波府知府孝感張瓊。延郡人楊實重修。凡十卷。刻未半而瓊遷去。繼之者爲莆田方達。

憲督成之竣事於成化四年安成劉釤爲之序本名四明郡誌今刊本改爲寧波乃後人所爲其改換痕迹尚存也王文恪公撰姑蘇志既成楊禮部循吉譏其不通或請其說曰此蘇州府志也而云姑蘇名不正矣文焉得通乎當時傳誦其言予謂文恪撰述夫有所受未可非也試卽宋元地志之傳于今者言之梁克家之三山志陳耆卿之赤城志楊潛之雲間志非宋之州郡名縣名也徐碩之嘉禾志張鉉之金陵新志秦輔之之練川志非元之路名縣名也高似孫作刻錄之時刻已改名疎矣志蘇州而以姑蘇名何渠不可循吉之譏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史家敘事地名官名當遵時王之制行狀碑誌亦史之類也若蘇州知府而易爲吳郡守施諸誌狀則爲非法至于詩賦記序自可不拘斯例東坡海市詩稱韓文公爲潮陽太守近世何屺瞻深詆之此亦祖循吉之說而失之固者也四明有志舊矣明初有明州府志見於文淵閣書目而世無傳者此志意在踵武先民故仍其舊名後人因循吉之言易之失作者之意矣

### 題韓浚嘉定縣志後

此志明萬歷中知縣淄川韓浚邃之延邑人張應武唐時升婁堅鄭閔孟李流芳等所修諸公皆私淑震川以文章名一時故詞筆雅馴而考證殊多踈舛如官師表大德元年列學正王子昭直學潘剛中名考子昭嘗爲學道書院山長未嘗爲州學正其卒在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亦不及大德時剛中則宋紹定間人與元之大德更不相涉不知何以致誤也縣治之東南俗所稱管家橋者予嘗泛舟過其下讀元人題

字始知橋本名通濟普福。至治元年圓通寺住持明了所建志誤作普濟橋。又不詳剏建年月。踈矣。縣治西清河橋志稱泰定中知縣高衍孫建衍孫以宋嘉定中宰吾邑志作泰定者乃傳寫之謬。橋柱有至元三年歲在丁丑圓通寺住持善學重建等字。則志亦未之及也。又西有青龍橋。則元統二年西隱寺開山住持悅可所建石柱上刻字尚完好可讀而志以爲萬歷三十三年建誤之甚矣。婁塘之永壽寺志稱宋時土民何氏建庵。元祐中呂師說改建爲寺。予以師說所撰碑文證之。則寺實師說所剏建。非因何氏之庵爲之。師說宋末大將呂文德之子。仕元爲江淮等處財賦副總管。其建寺在延祐間。而志誤以爲宋元祐。蓋作志者并呂碑亦未之見矣。永壽與何莊本非一地。併而爲一。當在明初。今土人稱永壽曰何莊寺。乃相沿之謬。志家不之考。而妄爲之說。如此者殆未能更僕數也。

跋朝鮮史略

元史高麗傳敍事最爲踈舛。至治以後傳襲事迹皆闕而不書。何以成一代之信史。予讀朝鮮史始得其世家。以考正元史之謬。史稱王燾受其父遜位。以皇慶二年四月封高麗國王。是年其弟暠立爲世子。又云燾傳其弟暠。今以朝鮮史考之。王璋以至大三年封藩王入朝。皇慶二年遣歸就國。乃請辭位。以其長子燾爲征東行省左丞相高麗王。而以姪延安君暠爲世子。然則暠爲藩王世子。非高麗王世子也。延祐三年。璋請傳藩王位于世子暠。許之。暠所受者藩王。非高麗王。且受於璋。非受於燾。而燾之爲高麗王自

若也。燕以後至元五年薨于禎嗣。至正三年薨于昕嗣。八年薨以禎庶子毗嗣。十一年詔廢毗而立禎之母弟祺。其承襲之次見於朝鮮史班班可考。畧雖有奪嫡之志。迫于衆議。終不得逞。而史云。燕傳其弟。畧何其謬乎。元史外國傳爲史臣宋禧撰。而僨倒牽率如此。較之宋金二史。又遜數籌矣。

### 跋長春真人西游記

長春真人西游記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於西域道里風俗。頗足資攷證。而世鮮傳本。予始於道藏鈔得之。郵俗小說。有唐三藏西游演義。乃明人所作。蕭山毛大可據輟耕錄。以爲出邱處機之手。真郢書燕說矣。記云。辛巳歲十月。至塞藍城。回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攷回回術有太陽年。彼中謂之宮分。有太陰年。彼中謂之月分。而其齋期則以太陰年爲準。又不在弟一月而在弟九月。滿齋一月至弟十月。則相慶賀如正旦焉。其所謂月一日者。又不在朔。而以見新月爲準。其命日又起午正。而不起子正。故此記有十一月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之語。回回術有閏日。而無閏月。與中國不同。故每年相賀之期無一定也。其云斡辰大王者。皇弟斡赤斤也。太師移刺國公者。阿海也。燕京行省石抹公者。明安之子咸得不也。吉息利答刺罕者。哈刺哈孫之曾祖啓昔禮也。

### 跋文淵閣書目

文淵閣書目編號凡二十。每號分數庫貯之。凡七千二百五十六部。首御製實錄。次六經。性理。經濟。次史。

家次子家次詩文集次類書韻書姓氏法帖圖畫次政刑兵法算術陰陽醫方農圃次道書佛書而以古今地志終焉其中或一書而數部又不著卷數於撰述人姓名時代亦多缺略故秀水朱氏譏其率已甚予考卷首載正統六年題本稱永樂十九年自南京取回書籍向于左順門北廊收貯近奉聖旨移貯于文淵閣東閣臣等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號寫完一本名曰文淵閣書目請用廣運之寶鉉識永遠備照庶無遺失則此目不過內閣之簿帳初非勒爲一書如中經簿崇文總目之比必以撰述之體責之未免失之苛矣

跋道藏闕經目錄

昔惠松厓徵君嘗爲予言道藏多儒書古本予心識之晚歲歸田於金陵借閱朝天宮本於吳門借閱元妙觀本粗能記其名目未得鈔而入諸笥也袁生又愷與予同好而聚書益勤頃歲購得不全藏本六百餘卷又於元妙觀借鈔約二百卷皆吾儒所當讀之書而科儀符籙不預焉可謂寡其精華而遺其糟粕者矣宋藏經目錄失傳此冊乃元人所記合之今所傳者可以得宋藏之梗概

跋王氏世譜

予妻王氏宋左朝請大夫文毅公葆之十九世孫相傳文毅之高祖元實魏國文正公旦之從子始占籍崑山子姓繁衍閱今六百餘年尙多讀書能文之士蓋三槐之澤遠矣予嘗見其宗人某所撰世譜第一

圖舛誤殊甚。按王氏望凡二十有一其出琅邪太原者皆祖周太子晉十六傳至秦大將軍翦翦生賁賁生離離之長子元避秦亂遷琅邪是爲琅邪王氏。離次子威威九世孫霸居太原晉陽是爲太原王氏。譜云周靈王次子晉封於太原徧檢傳記或云子晉仙去或云以直諫廢爲庶人無封太原之事其誤一也。琅邪之後在晉有太保祥宗正卿覽覽子丞相導佐元帝中興所謂王與馬共天下者琅邪之王氏也。唐侍中永寧公珪史稱烏丸王氏蓋太原之別支不特非覽之後并非出自琅邪而譜混而一之推求其故蓋以唐書宰相世系表琅邪太原二族俱有名珪者琅邪王珪官漢州別駕與永寧公珪之出太原者初非一人作譜者不能深考故自珪以上皆取琅邪世系而以永寧之爵易別駕之名名實之淆實始於此其誤二也別駕二子曰海曰添永寧公二子曰崇基曰敬直譜取海與敬直二人承珪之下因父名偶同而引兩家之子姓以爲骨月有棄有取於義安存其誤三也據唐表邁爲添之子而譜以爲海之子其誤四也予嘗語禮堂鶴起它日改修家乘當斷自晉國公祐始舊譜所述上世支派多不可信別爲攷證附於末庶幾傳信傳疑之義兩得之矣。



#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

## 題跋四

### 跋星經

甘石書不見於班史。阮孝緒七錄云。甘公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有天文八卷。今皆不可見矣。世所傳星經乃後人僞托。采晉隋二志之文成之。詞意淺近。非先秦書也。予嘗謂史公天官書古奧自成一種文字。此必出於甘石之傳。非龍門所能自造。後之言天象者。舍史漢而別求甘石之經。是棄周鼎而求康瓠矣。明人刻漢魏叢書。題云漢甘公石申撰。尤爲謬妄。史公稱齊有甘公。魏有石申。皆在戰國時。非漢人也。

### 跋秦九韶數學九章

此書言淳祐丙午十一月丙辰朔初五日庚申冬至初九日甲子。此九韶據當時歷日。確乎可信者也。而元郝經緯亢行載丙午歲十一月十五日辛未星異。則是月當爲丁巳朔。相差一日。蓋元初承用金趙知微術。置朔與宋朔不盡合。而前人未有考及此者。予方葺四史朔閏考。喜而錄之。此書有立天元一法。與李治測圓海鏡所衍立天元一法。本不甚同。且九韶自序末題淳祐七年九月。而李氏書成於戊申歲。相

去不過一年。其時南北隔絕。撰述無緣流通。李氏自言本於洞淵。則非得於九韶矣。或云敬齋用九韶法。豈其然乎。

跋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一千卷。目錄十五卷。宋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知制誥李穆。太子詹事湯悅。太子率更令徐鉉。太子中允張洎。左補闕李克勤。左拾遺宋白。太子中舍陳鄂。光祿寺丞徐用賓。太府寺丞吳澈。國子監丞舒雅。少府監丞李文仲。阮思道等。奉敕刊脩。太平興國八年書成上之。自古類事之書。未有富贍如此者也。其皇王偏霸二部。進曹魏而退蜀吳。尊拓拔而黜江左。正字文而閨高齊。未免偏私。而不得其平。五代十國。并不預偏霸之列。職官則翰林學士。節度觀察諸使。並闕焉。詳於遠而略於近。皆體例之可議者也。

跋武經總要

武經總要。宋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等奉勅撰。仁宗御製文序其端。不著年月。陳直齋以爲慶歷四年。攷丁度除參知政事。在慶歷六年八月。則序當在六年以後也。此書所列兵法。祇是書生常談。而邊防一門。於河北河東陝蜀荆湖兩廣。沿邊州軍。砦鎮鋪。四至道里。瞭若指掌。且於契丹西夏所設州軍。皆訪求而詳錄之。洵可爲考地理之一助。

跋重修政和證類本草

宋成都唐慎微審元集證類本草三十卷。政和中上諸朝詔中使楊戢總工刊寫。又命醫學提舉入內醫官曹孝忠等校正潤色之。名曰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元初平陽張存惠魏卿因龐氏刊本重加考訂。以寇宗奭衍義附之。原本圖像失真者據所見更寫焉。題爲重修證類本草。刊成之時歲在己酉。距金亡已十有六年。而存惠自記稱泰和甲子下己酉冬。猶有不忘故國之思。序之者麻革信之。跋其後者劉祁京叔。皆金源遺老。然則存惠亦奇士而隱于醫者也。

跋太乙統宗寶鑑

王冓堂筆塵載此書云。上元甲子距大德七年癸卯歲積一千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一十九年。予今所見卷首有大德癸卯曉山老人序。蓋即其人所撰而不題姓名。其算積年至明正德丁丑止。則後人續增非元本也。求積年術用日法一萬五百歲實三百八十三萬五千零四十八分二十五秒。元和李生尚之。以爲暗用授時歲實分秒益日法分以掩蹈襲之迹是固然矣。乃其氣朔二策竟用授時數則仍以萬分爲日法。不用一萬五百爲日法。此所謂欲蓋彌章者也。

跋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

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世間頗有刻本。其墨蹟元時爲謝長源所得。有周公謹趙子昂柯敬仲周伯溫斡克莊達兼善王止仲諸人題識。此本乃明人就墨蹟影鈔者。故行款字體俱不失真。舊藏虞

山錢氏後歸吾邑周梁客今爲王鶴溪得之。克莊之跋云：至正元年後五月廿二日在武林驛以潘雲谷墨試張掖劉伯溫所遺黃羊尾毛筆。伯溫者名沙刺班由宿衛起家歷監察御史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江西肅政廉訪使嘗與克莊同預修遼金宋三史兩公皆河西人當時所稱唐兀氏也西北之境有黃羊焉相傳西夏有國時嘗取其尾豪爲筆歲久亡其法伯溫以意命工製之館閣諸公多爲賦詩蓋色目之好事者青田劉文成公以元統癸酉登第與克莊同時恐不知者以爲卽文成矣鶴溪謂予盍書之以誌後來者予曰諾。

跋隸續

隸續世無足本婁氏漢隸字原碑目一篇次第悉依洪氏今以婁目校曹通政刊本其全闕者永元十六字武君闕銘韓勑別碑兩側題名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頻陽令宋君殘碑晉南鄉太守司馬整碑陰青羊鏡銘楊君殘碑開通褒斜道碑江州夷邑長盧豐碑酒泉題名也有目而闕其文者司空殘碑陰孝子董蒲闕鄧君闕馮君開道碑廷尉仲定碑文範先生陳仲弓殘碑公乘校官掾王幽題名跋語存唐扶碑陰孟郁堯廟碑陰堯廟左側題字也文存而跋闕者堵陽劉子山碑也文不全而跋存者王元賓碑陰宗俱碑陰也公乘伯喬題名卽高暎石室六題名之一故婁氏不列於目非婁有遺也陳氏寶刻叢編今亦無足本其所引洪氏跋語可以補本書之闕者韓勑後碑兩側題名文範先生陳仲弓碑孝子董蒲闕馮

君開道碑。潁陽令宋君殘碑。雍邱令殘畫象。成王周公畫象。凡七通。但陳所引多刪節。於元文什屢存六七耳。洪氏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蓋洛陽蘇望氏模刻本。頃金壇段若膺謹審之。知有尙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文錯雜其間。向來考石經者。未之聞也。

### 跋石刻鋪敍

去春得宋廬陵曾氏鳳墅殘帖二冊於錢塘。今來都門。聞益都李南澗抄得石刻鋪敍。亟假歸手抄而藏之。秀水朱錫鬯跋。識陳思寶刻叢編。援據不及是編。按宏父刻鳳墅帖在嘉熙淳祐間。其鋪敍諸石刻。斷手於戊申仲春。則淳祐八年也。若陳思之叢編成於紹定辛卯。計其年月。乃在曾帖之前。何由得見而引之。南宋有兩曾宏父。朱所引紹興十三年知台州事者。乃空青之子。避光廟諱。以字稱者。與幼卿非一人。頃杭人刻南宋雜事詩。徑題此書爲曾惇撰。則又承朱之誤而甚焉者矣。朱氏攷稽。號稱精審。猶有此失。校書之難如此。

### 跋金石文字記

崑山顧氏論開成石經缺筆之例。自高宗至明皇。以祧廟而不諱。信矣。至文宗諱涵而不缺筆。則引古者卒哭乃諱。以證生不當諱。此攷之未審。而強爲之辭也。秦漢以後。御名未有不避者。故漢宣帝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許。

叔重說文於安帝名亦稱上諱。卽以唐事言之。章懷太子注後漢書於治字皆改易。明皇時楊隆禮改名崇禮。憲宗時陸淳改名質。曷嘗有生不諱之令乎。文宗本名涵。及卽位改名昂。旣有改名。則舊名固在不諱之條。九經無昂字。設有之亦必缺筆也。亭林偶未檢唐史本紀以意揣度。遂有此失。

跋百川學海

舊粹古人書併爲一部。而以己意名之。始于左禹錫百川學海。其序題昭陽作噩歲。而不著年號。攷錢鶴灘序。稱禹錫爲宋人。而此書所錄有陳仁玉菌譜。成于淳祐乙巳。史繩祖學齋佔畢。成于淳祐庚戌。林希逸之文房四友除授集。亦成於淳祐間。胡鑄之耕祿彙。成於寶祐丙辰。法帖譜系雜說。有景定壬戌跋語。李之彥東谷所見。則成於咸淳戊辰。以是推之。禹錫製序當是咸淳癸酉矣。

跋藝圃搜奇

右藝圃搜奇二十冊。元末錢塘陳世隆彥高。天台徐一夔大章。避兵檮李相善。彥高篋中攜祕書數十種。檢有副本。悉以贈大章。大章彙而編之。此書世無刊本。黃虞稷志明史藝文亦未著錄。故知之者鮮。曹子清巡鹽揚州時。嘗抄以進御。好事者始得購其副錄之。歲己丑。予如京師。道出吳門。從朱文游假得舟中無事。取讀之。其中如文昌雜錄。韻語陽秋。默記。皆非足本。談叢所紀多宋南渡事。而誤以爲龐元英著。元英撰文昌雜錄。見宋史志。而此編轉闕其名。皆不免千慮之失。書成于至正末。而所收鎔續霏雪錄。多言

洪武間事。蓋大章仕明之後，別有增入矣。

跋夢溪筆談

北嶽廟之在曲陽久矣。獨此書弟廿四卷，有一條云：北嶽長岑，謂之大茂山，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爲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陽後世徙嶽之議，蓋濫觴於此，然存中特誤認山下神棚爲古廟所在，初非以大茂爲非北嶽而別指它山以代之也。

跋避暑錄話

宜興善權洞，有唐咸通八年中書門下牒敕，後列平章事十人。石林以史攷之，僅得其七，予以新舊史通鑑證之。其云檢校司徒崔者，慎由也。其云檢校司徒兼太保而不出姓者，幽州節度使張允伸也。其云工部尚書韋者，嶺南東道節度使宙也。是時見任宰相惟路巖、曹確、徐商三人。若杜悰、令狐綯、夏侯孜、杜審權、崔慎由、張允伸、韋宙皆使相也。此七人相當旁書使字，而石林僅舉其二，又誤以徐商爲盧商，此非石刻之誤。石林偶誤記耳。盧商宣宗時宰相，卒於大中十三年，不得到咸通也。此碑不審今尙存否？因讀石林所紀，特辨正之。

跋能改齋漫錄

曩在都門，從程魚門舍人假觀此書，留寓齋數月，欲鈔其副，會有出都之役，不果。十數年來，寢食間未嘗

忘也。甲辰秋於崑山書市見此本喜劇以善價買歸。真之清賞齋宋史藝文志兩見此書於小說家類云十三卷於雜家類則云十二卷。又無能改齋字今檢此書實十八卷。史家攷之未審矣。吳君字虎臣臨川人。紹興癸酉自敕局改右承奉郎授太常主簿充玉牒所檢討官。

跋茗溪漁隱叢話

袁陟題劉仁瞻畫像詩云。陣前仙婢生無媿。鼓下蠻奴死合羞。胡元任譏之。以爲瑰實呼璗不應讀仄聲。予按南史仙婢本名仙婢。以名不雅改之。袁讀婢如婢音。仙婢蠻奴對偶極爲精切。而元任譏之。是以不狂爲狂也。

跋揮麈後錄

宋時后妃諸王文武臣僚得謚者。熙寧以前載于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慶元以前載於王明清揮麈後錄。然亦不無遺漏。予嘗合宋王兩家類次而增補之。寧宗以後則據正史參以它書補綴其闕。較之王折謚法考所得蓋已多矣。宋初李昕王旦皆謚文貞。後來避仁宗嫌名。改爲正字。范希文司馬君實之文正。卽文貞也。謚法有貞無正。宋人避諱有正無貞二名。不當並用。元時謚耶律楚材許衡文正。而馬祖常曹伯啓別謚文貞。此當時太常不學之失。而後遂沿用之。或謂正優于貞。是不然矣。唐會要謚法篇。貞俱作正。此後人追改。王溥宋初人。不當回避貞字。

跋金佗粹編

鄂國金佗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皆岳忠武孫珂所編初編之目五曰高宗宸翰曰鄂王行實編年曰家集曰讎天辨誣曰天定錄續編之目四曰宸翰摭遺曰絲綸傳信錄曰天定別錄曰百氏昭忠錄初編刻於構李續編刻於南徐端平甲午又合刻藏於席塾皆有倦翁自序元季重刻於杭州西湖書院則有臨海陳基會稽戴洙二序明嘉靖壬寅晉江洪富刊於兩浙運司後十七年莆田黃日敬復修補其漫漶者然中多斷簡脫葉惜無善本是正也陳敬初序謂孝宗受禪珂始以讎天辨誣錄詣闕訴上由是詔賜墳廟復爵位頒封謚錄遺孤今攷孝宗受禪在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忠武得昭雪復官由於太學生程宏圖之上書而倦翁之進讎天辨誣乃在嘉泰四年丙寅相去四十五載又二十八年至端平甲午倦翁尚里居無恙然則孝宗受禪時倦翁恐猶未生安得有詣闕上疏之事本書所述年月前後分明易於尋檢陳何不攷至此

跋因學紀聞

校此書者有閻百詩何屺瞻二家皆盛行於世閻之博學勝于何於深寧補益尤多惟孔戣奏罷明州進海味事以新舊唐書通鑑參互攷之當在元和九年而元微之奏狀以爲一縣令論罷吾不知戣據縣令之論而轉奏朝廷乎抑縣令先有論狀而戣繼之乎要其爲一時一事無疑而閻以爲在元和二年此誤

會昌黎墓誌之文。而未嘗證之於史也。

跋山房隨筆

山房隨筆有一條云。辛稼軒帥浙東時。晦庵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爲之地云。某日公宴至後筵。便坐君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門下果喧譁。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甚寒。願乞卮酒。酒罷。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爲韻。卽吟曰。拔毫已付管城子。爛胃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席散。南軒邀至公廡。置酒語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爲國。功厄於命。來挽者竟無一章得此意。願君有意。爲發幽潛。改之卽賦一絕云。背水未成韓信陣。明星已隕武侯軍。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峯上雲。南軒爲之墮淚。今龍洲集中不見此二詩。豈遺珠耶。予攷宋史。辛稼軒傳。稼軒兩知紹興府。皆在慶元四年以後。與朱張兩公皆不同時。晦庵提舉浙東。乃在淳熙八九年間。南軒未嘗官浙東也。傳聞之難信如此。

跋南村輟畊錄

崑山顧氏謂今之回回。卽唐之回紇者。非也。其謂元之畏兀。卽回鶻之轉聲。則是也。元時畏兀兒。亦稱畏吾兒。趙子昂撰趙國文定公碑云。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歐陽原功撰高昌楔氏家傳云。偉兀者。

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刺和林。今之和寧路也。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哈刺和綽也。今偉兀稱高昌地。則高昌人則回鶻也。偉兀亦畏兀之異文。而回鶻卽回紇。趙歐二公言之悉矣。回回與回鶻聲雖相近。而實非一種。元史太祖紀。汪罕走河西。回鶻回三國世祖紀。定擬軍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兒等。依各官品充萬戶府達魯花赤。文宗紀。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漢人各一人。薛塔刺海傳。從征回河。西欽察畏吾兒諸國。明史哈密傳云。其地種落雜居。一曰回回。一曰畏兀兒。一曰哈刺灰。其頭目不相統屬。又云。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則回回與回鶻故區以別矣。惟阿合馬本回回人。而元史姦臣傳。以爲回紇。此或轉寫之譌。今據南村所載。色目三十一種。有畏吾兀。又有回回。則顧氏謂回回卽回紇。其不足據明矣。

### 跋水東日記

葉文莊公水東日記。初刻於湖廣。止三十八卷。吳匏庵嘗爲之跋。此本多後二卷。則公之元孫恭煥。取家藏本增入也。記成於巡撫宣府之日。意還朝以後。當更有紀錄。而今失傳矣。公歿于成化十年。匏庵爲祭文。稱爲國之名臣。鄉之老師。又云公之文章。宜在館閣。典雅渾成。不露圭角。南豐之純。臨川之約。而復劬書。矻矻窮年。手不停披。以致以研。碑文鼎銘。竹簡韋編。鄰侯之富。歐公之全。其傾倒至矣。公所撰有涇東藁及奏議。予所見者。惟摹竹堂書目與此爾。

跋宛委餘編

杜子美之謚文貞也。在元文宗至順元年。史不言何人陳奏。據張伯雨詩跋。知爲紐璘大監所請。紐璘元史無傳。其見於史者有紐璘。璘憐雖同聲。然紐璘武臣。且仕於元初。不當文宗之世。王元美謂元史紐璘傳不載此事。則誤以爲一人矣。元有崇文大監。章佩大監。蓋監官之長。別於少監而名。或仍爲宦官。尤誤。

跋義門讀書記

劉原父嘗病歐九不讀書。讀集古錄跋尾。乃知其信。予讀原父漢書刊誤。則亦未爲能讀書者。近世吳中言實學。必曰何先生義門。義門固好讀書。所見宋元槧本。皆一一記其異同。又工於楷法。蠅頭朱字。粲然盈帙。好事者得其手校本。不惜善價購之。至其援引史傳。撋摭古人。有絕可笑者。宋書陶潛傳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休文生于元嘉中。所見聞必不誤。義門乃援陶詩書甲子者八事。譏其紀事之失實。夫本傳固云。所著文章。不云所著詩也。詩亦文章之一。而其體則殊。文章當題年月。夫人而知之矣。隋志載淵明集。凡九卷。今文之存者。不過數首。就此數首攷之。桃花源詩序。稱太元中。祭程氏妹文。稱義熙三年。此書晉氏年號之證也。自祭文則但稱丁卯。此永初以後。書甲子之證也。與休文所云。如合符節。休文於淵明之文。固偏觀而盡識之。義門未嘗盡見淵明所著文。何由知其失寔。以是警警休文。恐兩公有知。當胡盧地下矣。

予作是辨在戊戌五月後讀七修類稿乃知義門亦有所本今附其說於左云五臣注文選以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意謂恥事二姓故以異之後世因仍其說治平中虎邱僧思悅編陶之詩辨其不然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終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始禪宋夫自庚子至庚申計二十年豈有晉未禪宋之前二十年內輒有恥事二姓而所作卽題甲子以自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所題甲子偶紀一時事耳予謂五臣誤讀宋書妄欲以詩證史思悅辯之當矣後人乃援以攻休文不知本傳只言文章未嘗及詩休文初無誤也



#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一

## 題跋五

### 跋陶淵明詩集

靖節爲陶桓公曾孫。載於晉宋二書及南史。千有餘年。從無異議。近世山陽閻詠。乃據贈長沙公詩序。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二語辨其非侃後。且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重詠。旣名父之子。說又新奇可喜。恐後來通人惑於其說。故不可不辯。靖節自述世系。莫備於命子詩。首溯得姓之始。次述遠祖愍侯舍丞相青。然後頌揚長沙勳德。即以已之祖考承之。此士行爲淵明曾大父之實證也。六朝最重門第。百家之譜。皆上於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齊武帝之世。親見譜牒。故於本傳書之。梁昭明太子作靖節傳。不過承宋書舊文。而閻乃云。始於昭明誤讀命子詩。則是宋書亦未寓目。其謬一也。昭明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此亦出宋書之文。而閻又以訾昭明。曾不知休文卒時。昭明才十有三歲。即使傳有舛誤。亦當先訾休文。況傳本不誤乎。其謬二也。且使士行與淵明果屬疏遠如路人也者。則命子篇中。何用述其勳德。攀援貴族。鄉黨自好者。不爲靖節千秋高士。豈宜有此。其謬三也。閻所據者。惟有贈長沙公詩序。

而序固言同出大司馬矣。大司馬之稱非侃而誰。雖閻亦知其不可通也。詞遁而窮。因檢史漢表。陶舍嘗以右司馬從漢王。遂謂序中大司馬當作右司馬。謂舍非謂侃也。不知漢初軍營有左右司馬。品秩最卑。不過中涓舍人之比。舍既位爲列侯。不稱侯而稱右司馬。在稍通官制者。且知其不可。豈可以誣靖節乎。夫擅改古書。以成曲說。最爲後儒之陋。況此大司馬又萬無可改之理。其謬四也。惟是長沙公與靖節屬小功之親。而云昭穆旣遠。已爲路人似有罅隙可指。今以晉書攷之。士行雖以功名終。而諸子不協。自相魚肉。再傳之後。視如路人。固其宜矣。昭穆猶言兩世。兩世未遠。而情誼已疏。故詩有慨然寤歎。念茲厥初之句。其云昭穆旣遠者。隱痛家難。而不忍斥言之耳。若以爲同出於舍。則自漢初分支已閱六百餘年。人易世疏。又何足怪。其謬五也。閻又云。侃廬江郡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其址貫不同。攷尋陽郡卽廬江所分。南渡後移於江南。士行生於郡未分之前。淵明生於僑立郡之後。史各據實書之。似異而仍同也。顏延之作靖節誄。雖不叙先世。而其辭云。韜此洪族。蔑彼名級。藉非宰輔之胄。焉得洪族之稱。此亦一證。

戊申八月讀靖節集竟。因書於後。

跋庾子山集

錢唐倪魯玉注庾開府集。世稱詳贍。然頗昧於地理。子山爲洛州刺史。在周武平齊以前。其時洛州治上洛。故滕王序有上洛童兒。商山故老之語。注以河南洛陽當之。不知子山刺州之日。洛陽尙屬後齊。未入

字文版圖也。哀江南賦。鎮北之負譽。矜前注家多以邵陵王綸當之。予攷梁史。當指鄱陽嗣王範而言。範嘗爲鎮北將軍。故有鎮北之稱。邵陵則終於司空。非鎮北也。注乃以綸嘗刺揚州。揚在江北。故云鎮北。益穿鑿可笑。梁之揚州今金陵也。豈在江北乎。

跋柳河東集

注柳集者。南城董宗說。新安張敦頤。雲間潘緯。不知何人合而刻之。潘氏音義成於乾道三年。此本於敦字尙未缺筆。當刊行於乾道淳熙之朝矣。南府君廟碑。汧城鑿穴之奇句。蓋用潘安仁馬汧督誄。而注家不知出處。疑其用田單火牛事。殊可笑也。

跋李衛公集

右李衛公文集二十卷。卽會昌一品集也。別集十卷。其前二卷雜賦也。後二卷平泉山居艸木記也。外集三卷窮愁志也。衛公撰述各自爲名。後人編集併而一之。宋史藝文志。既有別集十卷。而又別出雜賦平泉艸木記二種。蓋史家未見此書。但循名列之。而不悟其重複也。宋志別有姑臧集五卷。謂是翰苑所作。今別集卷第三至第八。詩文多外任遷謫所作。絕無翰林制誥之文。則姑臧集已失其傳矣。唐書方鎮表。貞元元年復置桂管經略招討使。七年罷領招討使。此後未見改經略爲都防禦之文。而鄭亞序會昌一品集題銜云。桂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不云經略。然則表有脫漏矣。

跋溫飛卿詩

溫飛卿詩今盛行吳中顧俠君注蓋因山陰曾益注而增正之然尙多謄誤如醉後獨知殷甲子本用箕子事而注云紂以甲子日死豈非郢書燕說乎乘舟覓吏經興縣用晉書桓彝事此非僻書而顧亦不能注甚矣注書之不易也

跋笠澤叢書

魯望松陵唱和詩作於咸通己丑庚寅間此書則乾符己亥所作也唐史本傳云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攷宰相表攜以乾符元年十月拜相次年六月蔚亦入相五年五月攜罷九月蔚亦罷六年十二月攜復相廣明元年十二月又罷魯望以拾遺召在二人當國之日必是乾符二年以後五年以前其卒亦當在此時矣今據叢書則乾符六年魯望尚無恙計敏夫唐詩紀事云卒於中和初中和改元又在己亥後二年蔚與攜皆已先死然則史所云殆未可信也

跋徐夤釣磯文集

正字撰述見於崇文總目者賦五卷探龍集一卷今皆不傳此釣磯文集十卷乃其後人可珍所編可珍未詳何時人其序稱延祐丁酉然延祐實無丁酉歲疑傳寫誤爾正字名他書多作寅此獨作夤未知其審唐人集傳於今者駁矣此雖闕其第五卷較之它本作二卷爲善壬子十月從黃孝廉假讀因記於卷

尾。

跋東坡詩集

東坡詩出門便旋風吹面便旋與聯翩皆疊韻字注家引左傳注以旋爲小使固可笑或引詩毛傳便捷之貌便捷一作便旋爲證亦非也按廣正釋訓篇便旋徘徊也張平子西京賦便旋閭閻薛綜注云盤桓便旋也盤與徘徊皆聲之轉文異而義不殊王逸注楚辭云便旋中野立踟蹰也與廣正義亦同東坡之意蓋出于此

跋北山小集

黃孝廉丕烈買得宋槧本北山小集四十卷皆用故紙印刷驗其紙背則乾道六年官司簿帳也其印記文可辨者曰湖州司理院新朱記曰湖州戶部贍軍酒庫記曰湖州監在城酒務朱記曰湖州司獄朱記曰烏程縣印曰歸安縣印曰監湖州都商稅務朱記意此集板刻於吳興官廨也古人公移案牘所用紙皆精妙仍可他用蘇子美監進奏院以鬻故紙公錢祀神得罪可見宋世故紙未嘗輕棄今官文書紙率輒薄不耐久數年之後徽爛蠹蝕不復可用矣北山詩文有風骨在南宋可稱錚錚佼佼者此本紙墨古雅的是淳熙以前物讀之不忍釋手嘉慶丁巳冬日

跋孫尚書大全集

孫仲益以文章名世。而宋史薄其人。不爲立傳。唯藝文志載其所撰鴻慶集四十二卷。予所見本題云。南  
蘭陵孫尙書大全集。凡七十卷。係王文恪公所藏本。後歸葉石君氏。今爲周濤塘明經所有。仲益專主和  
議。又汙張楚僞命。讀其文於呂惠卿。莫儔。方俟。高譽之不容口。而毀李綱。陳東。李光尤力。幾於無是非之  
心者。然其駢偶之工。自汪彥章而外。未能或之先也。仲益歷官本末。不見於史。今以文集參攷。知以大觀  
四年登進士。又七年再中詞學科。歷校書郎。宗正少卿。監察御史。出知廬州。密二州。靖康元年。自國子司業。  
除侍御史。尋出知和州。召還。試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建炎改元。以徽猷閣待制知秀州。言者劾  
其受僞官。責授歸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二年起爲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未幾召還。除給事中。遷吏部  
侍郎。直學士院。轉戶部尚書。三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溫州。未行。改知平江府。尋落職。紹興元年。復除龍  
圖閣待制。知臨安府。二年坐盜用官錢。貸死。除名。編管象州。閱三年放還。經郊赦。復奉議郎。二十六年上  
書自訟。復左朝奉郎。右文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改提舉南京鴻慶宮。二十九年以敷文閣待制  
致仕。乾道五年卒。年八十有九。

跋渭南文集

今法有凌遲之刑。蓋始於元明。而不知其名之所自。攷宋史刑法志。載真宗時。內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  
盜賊。請擒獲強盜至死者。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然則宋初已有凌遲

之名而當時未嘗用也。後讀放翁奏狀有云：伏覩律文，罪雖甚重，不過處斬五季多故，以常法爲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條。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聖世所宜遵也。議者謂如支解人者，非凌遲無以報之。臣謂不然。若支解人者必報以凌遲，則盜賊有滅人一族掘人之家墓者，亦將滅其族，掘其家墓以報之乎？若謂斬首不足禁姦，則臣亦有以折之。昔三代用肉刑，而隋唐之法杖背。當時必謂非肉刑杖背不足禁姦矣。及漢文帝唐太宗一日除之，而犯法者乃益稀少。仁之爲效如此。其昭昭也。欲望聖慈特命有司除凌遲之刑，以增國家太平之福。乃知此刑昉于五代而南渡時固已用之矣。

跋史彌寧友林乙藁

甲戌秋，予在都門，過金匱吳學士尊彝齋，有宋槩友林乙藁，假歸手錄其副藏之。攷趙希弁讀書附志云，友林詩藁二卷，此編祇一卷，疑尚有甲藁而今失其傳，厲樊榭所見亦祇有乙藁也。彌寧字安卿，越忠惠王浩弟源之子，由國子生歷知邵陽軍。予嘗見史氏譜，以爲知秦州。史氏譜源字文翁，彌寧字清叔，以宗門宣贊舍人除忠州團練使，知秦州。南渡時，秦州不入版圖，殆終於知泰州。泰秦字形相涉，而譌耳。詩雖不多，頗有佳句，如雲鬱著色四時畫，石瀨有聲千古詩。一毛不拔管城子，冷眼相看石丈人。置之涪翁集中，莫能辨也。集中有寄慥齋弟詩，慥齋名彌林，亦能詩。

跋澐水文集

元遺山撰閑閑老人墓志稱公詩文號澐水集前後三十卷予所得本祇二十卷元光二年翰林學士楊雲翼序之閑閑卒於壬辰歲而序成於癸未疑卽遺山所稱前集其後集十卷則世失其傳矣予家收藏石刻有乞伏邨唐帝廟記鄆州宣聖廟碑蓋公和尚狀銘皆不見於此集據遺山云公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于二氏者不在也則蓋公之銘例當刊落其餘二篇或在後集十卷之內乎

跋遺山集

廣韻二十一震部信字下云信姓魏信陵君無忌之後又複姓有信都信平二氏信都氏與信氏源流各別元裕之撰五翼都總領信公碑云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子孫因以爲氏北史有名都芳字玉琳者以藝術著稱誤合二氏爲一矣北史本傳稱芳者十有一未嘗連都字

跋雪樓集

程文憲公集予訪之二十年未獲歸田後始得之西吳書估舟中乃明洪武乙亥與畊書堂刊行本亟購而藏之歐陽原功李好文序俱云四十五卷而此本乃卅卷蓋刊刻時併省其元第非有殘闕也文憲於至大皇慶間再掌制誥高文大冊多出其手集中碑志諸文可裨益正史者甚夥如孟速思史稱其子九人多至大官據公所撰碑實十一子而阿失帖木兒嘗以畏吾書授成宗武宗仁宗卒贈武都王謚忠簡

尤宜補書於本傳也。丞相忽魯不花。丞相別不花。平章烏伯都刺。史皆無傳。據公所撰制。知忽魯不花嘗追封歸德王。謚忠獻。而別不花。烏伯都刺之三代。俱有封謚。予嘗病元史於宰輔多不立傳。欲博攷它書。次第補之。而衰疾健忘。聊記一二。以便檢尋。

### 跋清容居士集

伯長以史學自負。其上修三史事狀。勤勤以搜訪遺書爲先。可謂知本務矣。顧其所列者。皆東都九朝之遺事。至於南渡七朝之紀載。略不齒及。豈有所忌諱而不欲盡言與。厥後三史刊修。伯長已不及見。而其孫曠。以家藏書數千卷。上之史局。真集之功。爲不虛矣。伯長於史鄭諸族。皆密戚。故所作詩文。從未一寓刺譏之意。使居總裁之任。恐亦未能直筆也。

### 跋漢泉漫藁

曹文貞公漢泉漫藁十卷。據元史本傳似合詩文言之。此本爲其子復亨所編。僅詩九卷。樂府一卷。有張夢臣歐陽原功蘇伯修呂仲實序。及吳閒閒後序。附以曹克明撰神道碑。王繼學撰畫像贊。并祭文挽章甚備。其爲完書無疑。傳云有詩文十卷者。蓋未足信。傳又云子六人。孫十人。皆顯仕。攷神道碑。子震亨。謙亨。泰亨。皆已前卒。初未登顯仕。而謙亨并未得官。史之難信如此。碑稱孫男八人。而傳云十人。或有生於撰碑之後者。

跋道園類稿

碑志之文近於史者也。而其家持行狀乞文者未必通知舊章。秉筆者承其譌而書之。遂爲文章之玷。虞伯生撰鮑君實墓志云。從其家得宋藝祖賜其先世忠壯公君福鐵券文。則因錢元瓘之所請而賜也。又云。君福從元瓘歸宋。自以其國貢賦無藝。盡焚其籍。令有司別具中法以進。按吳越納土者忠懿王俶。非文穆王元瓘也。文穆薨於後晉天福中。與宋邈不相及。鐵券之說亦不可信矣。又撰張宣敏公神道碑云。歲戊戌。因大帥河南忠武王阿朮以歸國朝。攷阿朮卒于至元二十四年。年五十四。則太宗戊戌之歲。阿朮僅五歲耳。何不攷至此。後讀元史察罕傳云。歲戊戌。授馬步軍都元帥。率諸翼軍攻拔滁壽泗等州。乃悟張子良本因察罕以降。察罕亦封河南王。謚忠宣。後人誤以爲阿朮。伯生不察而書之。元史子良傳。又因伯生文而書之。殊憤憤矣。道園能古文而未究心史學。故有此失。

跋金華黃先生集

曩在都門。從友人借讀黃文獻公集。僅十卷。係仙居張儉存禮所刻。病其去取失當。而附筆記誌狀於第七卷末。尤乖刺不倫。茲於吳門黃孝廉齋見元槩金華黃先生集。不全本。紙墨精善。始快然莫逆於心也。致宋景濂撰公行狀。述所著書有日損齋初藁三卷。續藁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此編排次。自卷一至卷三十一。初稿三續稿一至廿八。雖無日損齋之名。其爲一書無疑。但闕續稿十一至十八。廿九至

卅耳。貢師泰序稱初藁臨川危素所編次續藁門人王生宋生所編次所云王宋二生卽子充景濂也而每卷首但列臨川危素名蓋太樸在元季負重名王宋皆後進不敢與抗行故也行狀云續藁三十卷今貢序作廿八卷蓋作僞者洗改痕迹宛然廿八必三十之譌并初續藁爲三十三卷爾

跋倪雲林詩集

元鎮詩久散佚今所傳者荆溪塞曠朝陽編集塞序自言得之王梅西舊藏然亦出於後人摭拾多有贗作元鎮卒於洪武甲寅十一月年七十有四見於周南老所撰墓志然則至正乙未元鎮已五十有五矣而集中乃有乙未歲余年適五十感昔人知非之言漫賦長句此豈可信耶董文敏家藏元鎮絹本山水後題庚戌歲予年六十五蓋作僞者因此時而傳會成之

跋陶學士集

明太祖初興奉龍鳳正朔枝山野記載太祖伐張士誠榜文云龍鳳十二年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王元美詔令攷載太祖與魏國公徐達書龍鳳十年至十二年凡十有七道前二道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其餘但稱吳王令旨實錄與正史俱隱而不書茲讀陶主敬集首載龍鳳四年十月江南行中書省劄付一通至正之十八年也又載龍鳳十年二月及十二月吳王令旨各一通其文皆云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此則至正之二十四年也太祖之稱吳王蓋林兒命之故書皇帝頂格書吳王空一格史稱諸將推奉爲王亦

非其實也。及林兒既亡，始有吳元年之稱，亦可見太祖之不忍顯背偽宋矣。

跋江雨軒集

嵐山葉文莊公藏書之富，甲於海內。服官數十年，未嘗一日輟書。雖持節邊徼，必攜鈔胥自隨。每鈔一書，成輒用官印識於卷端。其風流好事如此。今惟摹竹堂書目，尚有鈔本流傳。而堂中圖籍散爲雲煙久矣。予所藏江雨軒集，卷首有巡撫宣府關防。卷末有公裔孫奕苞小印，知爲摹竹堂鈔本。雖字畫潦草，却是三百年前舊物，可寶也。偶氏不載於姓譜，武孟自署義易，蓋其郡望亦未詳。其得姓之始，武孟生于元季，明洪武中舉秀才，累官荆門州吏目，卒於永樂庚子，壽至八十有二。官雖不達，而足跡幾徧天下。晚年以目微眇，自號瞎牛翁。陸象孫選太倉文略，以武孟詩爲首焉。

跋匏翁家藏集

匏翁年六十九時，讀東坡行年三十九勞生已強半之句，賦詩寄懷，其序云：蘇公年止六十五，而白公七十六。予今適介其間，以予致之。白公生於大歷七年壬子，卒於會昌六年丙寅，實七十五歲。蘇公生於景祐三年丙子，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實六十六歲。吳蓋一時記憶之誤。

跋弇州四部稿

第四十卷庚午元日，日食詩云：甲寅元日兩不食。庚午正元食稍微。甲寅者，嘉靖三十三年也。庚午者，隆

慶四年也。攷之史志，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戊寅朔日食，雨不見，而次年元正無日食事。初疑元美述其所見似不應誤，試以大統術推算，嘉靖癸丑正月戊寅朔入交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七十七分有奇，正入食限。而甲寅正月壬寅朔入交二日四千八百二十一分有奇，則已逾食限矣。元美以一代文獻自命，不應差誤乃爾。蓋文人自矜彊記，失於檢照，往往有此病。

跋弇州山人續稿

元美以萬歷癸酉任湖廣按察使，其歲七月望與守巡諸公同游赤壁，見於本集，歲月分明，而跋東坡定惠院海棠詩，乃云余以壬戌七月望登赤壁，何其誤邪？且嘉靖壬戌公方以家難銜恤里門，安有遠游三楚之事？此必校書人妄改，恐有執此訾議公者，聊復辨之。

又

予讀明史職官志，稱自宏治六年內宴大學士邱濬以禮部尚書居吏部尚書王恕之上，其後由侍郎詹事入閣者，班皆在六部上矣。而少詹事以下入閣，其班位無明文。據元美所撰呂文安公傳，公以少詹事兼翰林學士入閣，廷試賜宴禮部分宜擬公坐三品上，特命次尚書，蓋異數也。學士向列四品京卿上，今班次尚書，則視二品矣。故以爲異數，此談典故者所當知也。

跋徐氏海隅集

明三百年吾鄉先達官至二品者惟龔徐兩尙書龔以侍郎致仕加銜初未履任名列七卿表者獨徐公一人爾自成化周洪謨後宗伯一席非翰林不得預公獨起家郎署不由詞林尤爲希曠之遇王元美與公書謂破格登賢爲國家第一盛典鄉邦第一盛事者也世俗訾公更名結婚兩事更名本末公集中自記甚詳若申文定公與公同郡閣部相去一間門戶相當豈有繫援之嫌文定旣登首揆公卽致仕里居終文定秉樞之日公未嘗再起揆之形迹亦無可議明季愛憎之口大率如斯不足信也因讀公集輒爲辯之

跋歸太僕集

震川爲唐虔伯志墓其銘詞有云日月光曜天曜星同蓋用漢書天曜而見景星之文孟康以爲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二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爲景星也校震川集者謂星同二字不可解斷以爲誤文星同者三星同色也何不可解之有殆未曾讀漢書矣元功之不學如此宜其見嗤于鈍翁也

跋方望溪文

望溪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臨川李巨來輕之望溪嘗攜所作曾祖墓銘示李纔閱一行卽還之望溪恚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請其說李曰今縣以桐名者有五桐鄉桐廬桐柏桐梓不

獨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後世誰知爲桐城者。此之不講。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其謙前如此。金壇王若霖嘗言。靈皋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論者以爲深中望溪之病。偶讀望溪文。因記所聞于前輩者。

### 跋元詩前後集

元詩前集六卷。盱江傅習說卿采集。儒學學正廬陵孫存吾如山編類。後集六卷。亦存吾編類。前集有虞伯生序。後集有謝升卿序。卷首皆題奎章學士虞集伯生校選。蓋江西書肆人所爲。假道園名以傳序文。淺陋亦未必出道園手也。刻成于後至元二年。總目之後。又有本堂今求名公詩篇。隨得卽刊。四方吟塘多友。倘有佳章。毋惜附示。李氏建安書堂謹咨云云。小人嗜利。欲其擇之精難矣。然近世博雅收藏之家。皆未見此書。予於京師琉璃廠書市。以二百錢得之。戲謂家人曰。此宋人之洴澼絖。惡知其不直千金也。

### 跋太倉文略

乙巳春。予主婁東講席。訪求鄉先生遺文。從顧秀才懷祖。假得太倉文略四卷。始偶桓訖龔存憲。凡廿一人。爲詩百七十一。雜文四十一篇。蓋明嘉靖中州人陸之裘象孫所撰。而王夢祥奇徵所刊。其凡例云。世俗校選。不論語意工拙。惟取事關風化。及剽竊理學緒餘。承譌踵陋。爲文章之蠹。今但擇其詞理兼至。藻實相副者。此可見其甄錄之不苟矣。此書流傳頗少。故史家志藝文未之及。象孫浙江參政容之孫。奇

徵。則文肅公錫爵之父也。

#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二

## 題跋六

### 跋宋拓鐘鼎款識

乾隆乙卯嘉平月吳門蔣春皋攜此冊相示古色古香允爲希世之寶竹垞前輩攷之悉矣李心傳繫年要錄紹興十五年七月右宣義郎幹辦行在糧料院畢良史知盱眙軍良史入辭詔加直祕閣其時秦會之當國良史納古器於伯陽必其時矣此冊當是王厚之順伯所彙次順伯好金石精於賞鑒與番陽三洪善所著復齋碑錄最爲容齋所稱冊內有洪邃字景裴者當是容齋昆弟行也自方城范氏鐘以下兩葉無順伯私印且雷鐘已見前幅不應複出疑松雪翁增入非順伯之舊矣予嘗見松雪篆書大道歌石刻筆法與冊首四篆字相似倦圃定爲文敏手迹可謂先得吾心也

### 跋石鼓文宋拓本

石鼓文今國學搨本僅二百五十四字卽元潘迪作音訓時亦止三百八十六字獨四明范氏藏本得字四百有三又有向傳師跋其爲北宋搨本無疑此希世之寶較之天球赤刀尙勝一籌勿以尋常紙墨視

之。

跋元儒婁先生碑

婁先生碑曩見趙靈均臨本於錢唐黃小松郡丞許今見此本真優孟之與孫叔敖矣周公謚法未有元儒之目漢人私謚各出新意不必求合於古如陳太邱之文範範亦非古謚也自婁君有此謚繼之者法真郭荷之元德索襲之元居宋纖之元虛悉數之不能盡矣字書無楷字當與答同說文答小未也

跋西嶽華山碑

吾友黃君星槎示予西嶽華山碑拓本文字精好以洪丞相隸釋校之亡者僅九十七字殘闕者又數字初爲關中東肇商所藏後歸之郭允伯又歸之王山史趙子函顧亭林所見皆即此本也不知何時轉入新安故家星槎官于歙得而有之公車北上往來三千里常置行篋中客請以重價易之笑而不應也華嶽漢碑著于歐陽氏趙氏洪氏之錄者凡四惟此碑後亡然自明嘉靖地震以後拓本之存于世者已與赤刀天球共珍冊尾有山史手書屬其子非承我命不得令人輕爲題跋今距山史又百年其實愛更當何如碑云周鑒于二代今本論語作監云約祭之福今本周易作輪文殊而音義同漢人傳經授受各別不皆同文也

跋王稚子闕

王稚子闕二，在今成都之新都縣。卽漢鄭縣也。今失其下半。較洪文惠所錄。少十餘字。稚子嘗爲溫令。溫屬河內郡。此刻稱河內縣令。不云溫令。趙氏以爲史誤。文惠駁之。謂河內是郡名。無令碑。云河內縣令者。以郡爲尊。謂河內之縣令爾。卽溫也。然予嘗疑之。漢時令長結銜皆無縣字。猶太守不繫郡也。廣漢綿竹令王君闕。趙氏亦讀爲廣漢縣令。文惠始證其誤。此河內下一字。漫漶難辨。其釋爲縣者。亦沿趙之讀。謂系反居左爾。攷禮玉藻一命縕載幽衡。縕讀如溫。而縕藉字亦有作溫者。是溫縕二文。古人固通用矣。竊疑河內下一字。本是縕字。縕令卽溫令。猶曲紅長卽曲江長也。曲紅見周府君碑。縕字隸作縕。而趙誤讀爲縕。亦如讀縣竹之縣爲縣也。若稱溫令爲河內縣令。恐無此例。惜乎石刻漫漶。未得其真。又不得起文惠於九京。而質所疑耳。酌泉主人嗜古博洽。其必有以教我。

跋太室石闕銘

此銘始著錄於顧氏金石文字記。顧所見僅十三行。較之此本。未及其半。雖後幅漫漶難讀。然以亭林未盡見者。而吾輩得縱觀焉。謂非翰墨有緣耶。丁巳七月七日。觀於楓橋袁氏之五硯樓。

跋高陽王湜墓志

北齊高陽康穆王湜墓志。向來金石家皆未著錄。震澤任文田以搨本見示。證之史傳。事迹多合。其葬之月日。據齊書本紀。在正月癸亥。而石刻乃是二月六日戊子。當以石刻爲正。王字須達。贈都督冀定瀛汾

書雲顯青齊竟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皆史傳所不載百藥史殘闕神武諸子傳已亡後人取北史補之故事多不備此刻出於當時可裨史家之遺至如湜作漣謚作謐翰作轄貳作貳皆魏齊閒俗字而渤海字作郭却合說文古書脩循二字多通用故此刻稱楊脩爲楊循

跋阿彌陀像文

此唐宣義郎周遠志等造阿彌陀石像記也唐高宗肅宗俱嘗以上元紀年此記有奉爲天皇天后之文則在高宗朝無疑其書后爲右左氏傳后庸卽舌庸之譌蓋二字易相混爾

跋祠部員外郎裴道安墓誌

唐朝議郎行尙書祠部員外郎裴君墓誌銘族叔禮部員外郎朏撰兼書裴君諱稹禮部尙書行儉之孫贈太師光庭之子新唐書附見其父傳其字道安則史所不載也行儉祖定高見於舊唐書本傳及新書宰相世系表而隋書裴仁基傳作定此碑正與隋書同或疑當有一誤予攷北史周宣帝不聽人有高大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因悟定高本二名及仕周天元時乃單稱定碑與史俱非有誤也行儉本仁基之子新舊傳與此碑竝同而世系表乃繫於思諒之下誤矣史稱光庭之卒也太常博士孫琬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勵之誼謚曰克平舊書謚曰克時以爲希蕭嵩意帝聞特賜謚曰忠獻據此碑知山道安泣訴于朝故得改謚也碑爲族叔朏所撰而亦稱爲君蓋碑誌之例宜爾不論親屬之輩行也

跋荊州法曹參軍趙思廉墓誌

此趙府君墓誌石本。趙字雖漫漶，猶隱隱可辨。且其文云：其先秦之祖同源分流，實掌天駢，而銘詞有宣孟之忠一語，其爲趙姓無疑。或題爲姚思廉者非也。其稱亳州總管者，亳州之譌，而陸安郡亦未見於隋書，是可疑爾。

跋元靖先生李君碑

魯公書元靖先生碑，與殷君夫人及家廟碑同一筆意，皆晚年書之最善者。世人愛千福寺碑，不惜多金購之。此季咸所見善者機爾碑，石已糜碎。此本爲江都汪容甫所藏，獨完好。蓋南宋後搨本，經紹興丁巳風折之後，僅損三十許字耳。碑中門人人字誤寫中字，遺名子子字誤寫韋字，韋渠车韋字誤寫渠字，接字誤寫采字，皆卽其誤改之。舍光父孝威私謚貞隱先生，見張從申碑，此作正隱者，魯公避其家諱也。說文正足也。古文以爲詩大疋字即大雅也，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唐宋以來誤作絹匹之匹。此碑賜絹二百匹，亦用疋字，蓋俗札相沿久矣。其書遊藝字作篤，亦它碑所未有。

跋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王公神道碑

虢州刺史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予所見者裝翦之本，又理斷續，難以尋曉。其敍王之自出，則云周平王孫赤，其父泄未立崩，赤當嗣爲桓廢而立用，赤爲大夫。其後奔晉，代爲并州牧。凡

王氏無非赤之後而譏太原琅邪譜祖子晉之妄似矣然春秋秦漢之際安有并州牧之稱而所謂晉司空者名卓封猗氏侯史竝未見其人則亦無稽之談轉不若琅邪譜之遠有代序矣書法類顏平原或題爲魯公書未審所據

跋太常丞溫信碑

溫府君名佶黎國公大雅之元孫也唐制位三品者父祖得刻石神道文宗朝佶之子造以檢校戶部尚書充河陽三城節度使故牛僧孺爲製此碑而裴潾書之碑失其下截不得建立年月攷僧孺自平章事出鎮淮南在大和六年十二月是碑之立當在七年以後矣唐書宰相世系表溫氏出自姬姓唐叔虞之後以公族封河內溫因以命氏碑云溫裔顯頃爲已姓按春秋僖公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溫子卽蘇子也有蘇氏爲已姓則溫出已姓爲可據碑敘述先世處殘缺不可讀其云范陽令晉沖者當是佶之王父此亦可以補世系表之闕也歐陽公謂溫彥博兄弟三人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爲不可曉洪景伯據創業起居注謂昆弟皆以彥爲名大雅名犯孝敬皇帝諱故改稱字今讀此銘云先生之先在世多才曰博宏將三英彥聯亦足徵昆弟三人同名彥也

跋尊勝陀羅尼經

此義成軍節度押衙田休等爲節度使尙書西平公所立以史攷之西平公者段巖也巖以大和四年之

鎮至建幢之歲已及五稔故有五載之語幢當在今滑縣黃玉圃撰中州金石攷獨遺之何也

跋錢本艸

此好事者所爲託之燕公卽樊厚荔菲彬亦恐子虛亡是之流然其言足以醒世書法亦非宋以後人所能辦也偶憶宋人小說稱盧懷慎暴死復蘇歎云冥司有三十爐日夜爲張說鑄橫財我無一焉然則燕公亦未免采之非理矣抑有慕乎入不妨已之智而試爲之歟聊述之以供好事者一哂

跋吳尋陽長公主墓誌

李子書田示予吳尋陽長公主墓誌閩縣丞危德興撰文字完好蓋楊行密之長女適彭城劉氏誌不言劉之名字其歷任可見者由洪州副車即別駕遷撫州刺史又移舒州刺史其官則太僕卿檢校尚書左僕射也行密父名憲與夫同音誌中夫字皆缺末筆其稱銀青光祿大卿亦避諱改夫爲卿也容齋三筆載郢州興唐寺鐘題識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鑄勒官階姓名者兩人一曰金紫光祿大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陳知新一曰銀青光祿大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楊琮又鄱陽浮洲寺有武義二年銅鐘安國寺有順義三年鐘皆刺史呂師浩題官稱曰光祿大卿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卿正與此同劉爲主婿而不稱駙馬都尉當亦以避諱故爾誌於唐諸帝諱皆不回避獨民字缺末筆未知其審攷行密本名行愍或以偏旁从民故爲減筆若云爲唐文皇諱則文中世字初不避也

跋高陽許氏夫人墓誌

錢塘何君夢華過吳門出此誌銘見示首題吳越國中吳府吳字稍曼患其誌文云遷厝于府城西長洲縣武邱鄉大來里攷吳越以蘇州爲中吳軍節度史未見中吳府之名予嘗讀嘉禾志載朱府君碑亦吳越時物文之續致桑梓在開元府海鹽縣是秀州嘗稱開元府而史亦未之及蓋吳越有國時於所屬州私立府名未嘗請命中朝及納土以後諱而不言史家無從采錄也

跋范忠宣公除右僕射告

右范忠宣公除右僕射告乾隆甲寅六月敬觀於公裔孫芝巖編修齋前爲學士院制詞次門下錄黃次尚書奉行前後鈐用尚書吏部之印數十處蓋告出於吏部也其云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者呂微仲也給事中臨者顧子敦也尚書左丞摯者劉莘老也尚書右丞存者王正仲也吏部尚書頌者蘇子容也吏部侍郎覺者孫莘老也次雲不見於宋史以李仁甫長編攷之蓋吏部郎中彭次雲也是時忠宣公由西府進登右相寄祿官自中大夫轉太中封自高平縣伯轉郡侯食邑食實封遞有增加惟勳至上柱國更無可加故制詞有餘如故之語凡章服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緋未及品而任要職者則有賜中大夫正五品太中大夫從四品皆非三品而此制前銜稱賜紫金魚袋及拜相告身卽無賜紫之文者元豐新制太中大夫以上卽得服紫故也告中食邑食實封戶數與制詞異者併初封之戶計之唐時食實封者

皆依戶數給縑帛故結銜用壹貳叁肆字以防詐僞宋則實封亦無別給但沿唐故事聊示區別耳自元祐戊辰迄今七百六十有七年而絹素完善朱印如新豈非忠孝淳厚之報神物所護持哉此制見於東坡內制集同時除呂申公汲公皆東坡行詞而任希夷跋以爲文定致子由入翰林在元祐四年六月而忠宣大拜乃在前一年其非文定詞明甚細驗任跋定字亦有洗改之迹當是紙墨剥敝後人以意補足希夷南宋人不應有誤也

跋東坡書醉翁亭記

東坡醉翁亭記豪縱不類平日所作或疑是涪翁不知涪翁書正從老坡出也公嘗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卽論書奚獨不然善相馬者妙在牝牡驪黃之外否則圉人廄吏優爲之矣據王字泰跋則明時已有真贊二本新鄭所藏係贊本却有松雪諸人跋而此無之以真跋輔贊本亦骨董家作僞之長技然珠在而檟去庸何傷此卷蓋鬱岡齋之物後歸于潤甫予以贈古琅范氏范又贈華山王玉質而毘陵謝氏得之今爲竹初丈所有丁未六月觀於鄞署之餐柏齋

跋黃山谷書范滂傳

山谷老人謫居宜州爲余氏二子書范孟博傳真迹後歸趙忠定公忠定之子崇憲以嘉定壬申知江州模刻於郡齋石久無存乾隆乙巳六月偶於四明范氏稻香樓見此搨本紙墨工妙而文多闕落蔚宗傳

凡一千一百卅字。今失去二百六十二字。樓宣獻詩跋亦殘闕不完。攷攻媿集有此詩而無此跋。蓋樓公初見余氏摹本賦此長句在奉祠里居時。及嘉定改元臘月。崇憲出示真跡。宣獻已登樞府。公事少暇。但書舊作不復賦詩也。忠定居饒之餘干。而崇憲自題開封者。南渡後宗子雖散處江南。仍領於宗正司。予所見題名石刻。或稱祥符。或稱浚儀。或稱開封。以寓不忘故都之思。非與史有牴牾也。莪亭秀才精於攷據。并書以質之。

跋鳳墅法帖

鳳墅法帖者。南宋曾宏父所刻。正帖二十卷。續帖二十卷。皆宋人書。云鳳墅者。鐫于廬陵郡之鳳山別墅故也。予所得僅兩卷。一爲南渡名相帖。一爲南渡執政帖。宏父之父三復。起家進士。光寧之間。嘗官臺諫。轉太常少卿。攝禮部尚書。充賀金國正旦使。以刑部侍郎致仕。宋史雖爲立傳。而不載奉使事。宏父每稱先少師。其爲贈官與否。史亦未之詳也。卷中所載。皆諸公書翰。而與其父少師往還之帖。居其太半。古人書問。不輕假手門客。行草大小。疎密不拘。要皆秀逸可愛。宏父未冠失所怙。然藏弆手澤。久而不忘。亦徵名臣之有後矣。

又

鄭忠穆與六十七兄提幹博士帖。有云。數當此艱危。身任言責。不敢愛死。竭力向前。頗亦有濟。其事非一。

自謂無愧古人不負父兄之訓以此太后褒譽不已親除在樞府供職兩日矣荷祖宗之靈積慶流光假此以彰耳然時方艱危負責益重身既許國亦不能他顧遣二子歸乃留種也行一不義以偷生穀必不爲若得兵戈稍息獲保首領以歸盡于牖下蓋出望外也宏父跋云公嘗作杜鵑詩遺謝嚮閒道往約呂忠穆張忠獻二公云杜鵑飛飛無定棲寄巢生子百鳥依園林花老晝夜啼安得百鳥挾以歸此帖蓋公遺詩時託子家問也忠穆當苗劉之變正色立朝遣子一帖千載有生氣予友程舍人晉芳方撰次南宋事略予故表而出之俾舍人補書于穀傳云其易名忠穆亦史所未及也

又

鳳墅帖廿卷予所藏南渡名相執政二帖於第爲十三十四益都李南澗嘗釋其文刻之粵東矣初意世間流傳當不止此乃三十年來徧訪故家藏帖者皆莫能舉其名癸丑仲冬澤州胥燕亭訪予吳門篋中出來帖甘露寺多景樓二詩附以小米二札則鳳墅帖之第十二也與寒家所藏紙墨行款無一不同蓋即一部分散者幸而爲燕亭所得而予獲見之真翰墨之奇緣矣留予齋旬日摩挲老眼狂喜不寐爰鈔其文補入南澗所刻釋文之首此外十有七卷及續帖畫帖未識天壤之大尙有留傳否人苦不知足卽雲煙過眼輒增得隴望蜀之想知爲達觀者所竊哂耳

跋朱文公帖

右朱文公游賁寒亭詩廿六韻。後題乾道七年三月朔後二日。以本傳攷之。蓋丁太夫人憂甫免喪時也。公時年四十有二。已有所恨老無奇之句。歐陽公四十稱醉翁。作記云。蒼顏白髮。頽乎其中。與公語正相類。古君子恐修名之不立。與俗士之嘆老嗟卑者迹同而心異也。公初以監嶽廟家居。孝宗初政。應詔上封事。至是恰十年矣。故云十年落塵土也。世傳公書學曹孟德。此帖筆意在東坡山谷之間。骨力險勁。精采奕奕。良可愛玩。

跋薛氏義瑞堂帖

薛晨刻義瑞堂帖。其石後歸天一閣范氏。今亦殘闕不完。丁未四月。予在四明。訪張芑堂寓齋。因見此帖。其卷首載史丞相浩與薛朋龜劄。予一見決爲贗作。芑堂問何以知之。予曰。此劄後題少保右丞相衛國公史浩致直翁於孝宗朝。再入政府。其初入相在隆興元年。其時官名不稱丞相。此稱右丞相。必在淳熙五年矣。而朋龜以政和八年登進士。相距六十載。豈得尙無恙乎。其後又有吳艸廬跋云。史專權固位。而薛欲効之。故報以歸田之期。此尤可笑。史初入相。五閱月而去位。再入相。未踰年而去位。當時未聞有議其固位者。文正生於宋季。豈不知本朝掌故。其爲僞托無疑也。歸檢樓大防攻媿集。稱吾鄉舊有五老會。王公珣。蔣公璿。顧公文。薛公朋。龜。汪公思溫。俱年七十餘。宦游略相上下。王薛二公下世。參政王公次翁寓居。始議爲八老會。然則朋龜之歿。在次翁之前也。次翁卒於紹興十九年。其時朋龜已先卒。豈能

及見直翁之入相。此必薛氏後人妄作。讀樓氏文益徵予言之不虛。喜而識之。并以告芑堂云。

跋方正學溪喻草藁摹本

正學先生風節似常山平原昆弟。此帖縱逸如意。不減爭坐位藁。覃溪所摹。固已得其神似矣。予獨愛其論人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於自狹。莫難於不得其源三語。真有得乎聖賢教人自爲之心法也。夫儒之爲世詬病者。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一旦臨難。茫然失其所守。向所講求性命。如小兒學舌。盲人說書耳。惡觀所爲本原哉。讀溪喻而知先生之學之源。正以未嘗自高而所得益深也。世徒見其舍生取義。浩然與日星河嶽爭光。而不知至大至剛之氣。直養無害。如水之有源。自在流出。非有所矯強憤激而爲之。斯爲聖賢素位之學。與俠士武夫慷慨於一時者氣象大不侔矣。

跋王濟之墨蹟

右王文恪公爲陸隱翁仲良作壽序。仲良故奇士。此序筆力奇縱。不可方物。足以傳其人真迹。舊藏陸氏。題識甚衆。百年後。子姓不能守。轉入它氏。今爲文恪裔孫秉直上舍所得。先世手澤。一朝入手。誠爲快事。爰裝而新之。伏梁闌檻。藏弄惟謹。勿以缸面酒飲人。致有豪奪之患也。

跋竹園壽集卷

竹園壽集圖。予向讀匏翁家藏集。心識之。比來甬東屠君法田出以見示。前後序詩俱完好。圖則失其十

之三矣。卷中主賓唱酬凡十人。皆當時名公卿。文采風流。照映千古。其時各家俱藏一本。獨襄惠之後。閭  
三百年猶能世守。足徵其子孫之多賢也。秀水朱氏詩綜。于有明一代詩家。搜採最博。乃自吳文定閔莊  
懿二公外。俱未搜羅隻字。竹垞足跡未到四明。無由覩茲真跡。但匏翁集具載此事。亦未採入詩話。則難  
免挂漏之譏矣。

跋吳匏庵贈衍聖孔公襲封還闕里詩序

明弘治癸亥。宣聖六十二代孫知德。承詔襲公爵。入覲東還。館閣之士。洛陽劉健。希賢。餘姚謝遷。于喬。南  
昌張元楨。廷祥。廣陽劉機。世□。仁和江瀾。文瀾。沂水武衛。廷修。河東張芮。□□。新都楊廷和。介夫。陳留劉  
忠。司直。東川劉春。仁仲。關西楊時。暢知休。南宮白。錢秉蕙。清平張天瑞。天祥。京口斬貴充道。三江毛澄。憲  
清。清濬張潔。仲湜。睢陽朱希周。懋忠。清苑傅珪。邦瑞。湘源蔣冕。敬之。南海倫文。敘伯疇。淮陽陳瀾。□□。  
南城羅玘。景鳴。吉水徐穆。舜和。長洲沈燾。良德。永嘉王瓊。思獻。句吳陳震。子雨。括蒼葉德。宗本。四明豐熙。原  
學。襄垣劉龍。舜卿。餘姚孫清。直卿。濮陽李廷。相夢弼。古鄆王九思。敬夫。西蜀劉瑞。德符。括蒼潘辰。時用。富  
公寔。爲之序。墨迹藏曲阜孔氏。迄今二百有餘年矣。莊谷戶部出以見示。想見一時館閣文物之盛。科目  
得人。其效如此。匏庵書法。具體大蘇。此序楷書。瓣香乃在歐柳之間。要非退筆如山。未易到也。

跋楊忠愍公獄中與鄭端簡手簡

忠愍手書距今二百四十年生氣奕奕紙上所謂日星河嶽之光在在處處皆有神物護持者札中有兩十八日抱經先生謂一在正月一在二月以予攷之前十八日當在壬子十二月後十八日則在癸丑正月也攷明史世宗紀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戊寅朔日食是歲歲在癸丑凡日月食禮部先期行知各官敕護故公於途次預爲奏稿擬於日食之次日投進屆期知題目不合乃別作疏直攻分宜十大罪於正月十八日投進距到任才而月耳與本傳抵任甫一月之文正相合也彭君山跋謂端簡時已卿光祿攷端簡本傳但云稍遷太僕丞歷南京太常卿據此跋知由南光祿卿轉太常矣太僕丞僅六品不得徑遷三品卿其間必尙有更歷之職史文從省皆略而不言耳

跋楊忠愍公壽徐少湖先生序稿

楊忠愍公舉鄉試後詣國子監卒業時徐文貞公爲祭酒亟賞之故有師弟子之稱此序云黃閣元老黑頭相公當在文貞校卜以後攷文貞以嘉靖三十一年入閣年已五十有九此序或因六十生辰而作則是年正月公已廷杖下獄禍且不測乃能置生死於度外纏纏千言理直氣壯古所稱真鐵漢者唯公足以當之其云人知壽於目前者爲壽而不知壽於身後者斯壽之永旨哉言乎公畢命西市年止四十而正氣常留與天地無極視八秩肩輿入直而爲人唾罵者其壽之修短何如也身後之壽公固有以自信

而讀其文者猶凜然廉頑而立懦公真百世之師哉。

跋袁氏清芬世守册

吳門袁氏向有汝南世澤冊。汪堯峯先生所題。予與又愷交。屢得寓目。詫爲至寶。而又愷意猶未足。今春復萃其近年所得先世墨迹。并昔賢投贈詩札。裝潢成冊。而屬予題之。展讀再四。歎其家世文采風流之盛。而又愷誦芬詠烈之意。尤不可及也。昔王方慶以所藏十世從祖義之等二十八人書進御。所稱萬歲通天帖也。古人家風雍穆。於上世遺跡。慎重而保護之。此卽孝友之見端。今簪纓華胄。祖父間有譏述。任其覆瓿糊壁。而不之惜。欲其後勿棄基難矣。讀此冊可以追古賢而媿薄俗。因爲識其簡末。

跋袁晳臺父子家書

晳臺先生七歲能詩。早登詞館。忤永嘉相。改官比部。及提學粵西。長揖督府。大著風采。年甫四十。遂疾致仕。子魯望亦以文章趾美。兩世提學。鄉黨傳爲盛事。今讀其家書二通。齶縷家事。細碎曲折。無一不可對人言者。而廉介忠厚。遂初知止之意。溢於言表。非徒袁之後人當奉爲世守。亦徵吾吳先達風尚之美。令人歎慕不置云。

跋王雅宜書洛神賦杜陵內史補圖

王大令洛神賦。今僅存十三行。書家奉爲圭臬。趙魏公書此賦。雖有石本。而真迹不傳。雅宜山人書有晉

法茲卷用退筆蒼勁朴老無懈可擊尤爲稱意之作杜陵內史撫染家學寫洛神飄忽若神一埽脂粉之態真女中伯時也胥臺袁氏世弆此卷漂轉數姓爲小松郡丞所得今輾贈壽階楚弓復還當爲吳中嘉話而小松之通懷敦交亦可傳已

跋袁氏先世石刻五種

汝南六俊惟胥臺先生名在明史文苑傳而謝湖先生撰述載入藝文志者尤多風流儒雅百世下聞風猶欣慕焉此石刻五種皆謝湖先生摹勒石已無存而吳文定祝京兆沈石田三公墨蹟尚在其裔孫又愷所可謂希世之寶矣表誌二通墨蹟久經散失獨有此拓本又愷手裝成冊屬予題識攷衡山待詔生於成化庚寅至嘉靖辛亥年八十有二矣而小楷精審乃爾謝湖書此表時年亦七十有四而圓勁藏鋒視中年書益收斂精神更完固斯所稱老斬輪手耶黃佐字才伯廣東香山人秦泉其自號名亦列文苑傳王廷字子正嘗知蘇州府時人比之趙清獻皆一時偉人也謝湖雖栖遲不仕而文章氣誼爲世推重四方鉅人長德樂與定交屢屢造門恆無虛日讀此册可略見其概矣

跋文壽承休承書

衡山父子三人俱工書畫當時比之鷗波趙氏衡山祿位遠不逮承旨而翰墨之妙幾相頽頏三橋昆弟則勝於仲穆仲光多矣承旨有嘉耦而文家亦有才女端容可與仲姬媲美文之後有湛持昌大其門而

趙無聞焉。天於文氏何厚也。丙午春偶過聽松山人齋出示此本及端容水墨花鳥冊喜而題此。

跋錢功父書後赤壁賦

叔寶書畫得法于文待詔。功父承其家學亦入能品。此所書後赤壁賦奇逸生動殊有玉局仙人風。今人作書日趨圓熟。有間架而無氣韻。宜乎好之者鮮也。昨爲王鶴谿題叔寶紀行圖。今題功父此卷懸磬室中。虹氣貫月。當移于吾壁矣。輒思豪奪呼爲吾家物。何如。

跋王荊石札

右王文肅公十札。瞿壻鏡濤所藏。皆公致政里居日與當事者以公年譜及張受先太倉志題名參考。當是與州牧南昌丁建白者。建白居官有循聲。而公手札詞意謙抑。未嘗以私相干。足爲大臣居鄉之法。元爵崇爵。皆公叔父少荆之子。元爵後以齋公謝恩疏入都授中書舍人。公之厚於羣從如此。筆法嚴整。乃其餘事爾。

跋黃陶庵札

黃忠節公文章節義彪炳兩間。字畫亦得顏魯公三昧。此四十幅皆與子翼往還小牘。雖信手揮灑。全不經意。而交誼之真摯。居家之儉約。取予之不苟。皆可得諸語言文字之外。公生平不妄交。侯銀臺集中亦屢見子翼名。知其人必端士也。予壻瞿生安槎。好藏前賢手跡。購得此本重裝而新之。屬予識其歲月。

跋張晉江札

晉江張閣老瑞圖。早年書法。與董思白。邢子愿。米友石齊名。其後以書魏端生祠碑。致位公輔。名列逆案。筆墨遂不爲世所珍。此帖不題姓名。或標爲倪忠節鴻寶。予塔瞿鏡濤得之。定爲晉江書。予審眎良然。蓋能政家居獲謫之後。與山東巡按者所述當時閑事。不無文飾。然史家於書碑之外。未聞別有指擿。雖比匪之傷。百喙難解。遽加以逆名。不已甚乎。淳化帖有王處仲桓元子書。曾氏鳳墅帖亦收蔡元長秦會之。蓋一藝之工。不可以人廢。況晉江齷齪守位。非有蔡秦專權誤國之跡。後之評書者。當賞其神駿。勿以其素行。而訾及翰墨也。

跋渤海藏真帖

趙松雪千字文。後有元復初一跋。予一見決爲贗作。復初卒于至治二年。此題云至正八年。距復初之卒已廿有八年矣。

跋僧明淨書心經及法華經序

鶴谿主人於搏換家得廢絹一束。眎之。則明人書心經及法華經序也。世俗造佛像成。虛其中。以雜寶或寫經呪實之。以當五藏六府。不爾。則像不靈。浮屠以是誑人。金錢云爾。像在雲間之蘭若庵。不審今尚存否。此卷吾邑人所施。書之者。又吾邑人也。閱百有六十年。復流轉至吾邑。而爲鶴谿所得。似有前定之緣。

非偶然者。邑有伏虎神祠舊矣。王常宗神絃曲四章。伏虎居其一。其祠故在邑廨西不數十步。今移于孩兒橋之東北。實知縣王李二侯祠也。祠之左舊爲公館。元時平江十字路萬戶郝天麟嘗建分府于此。天麟治軍撫民頗著惠政。黃文獻公爲作碑記者也。公館久爲居民所占。而二侯祠邑人亦鮮知者。予嘗過祠旁賣燈者之舍。則黃碑嵌壁間。宛然無恙。旁倚竈突掩其太半。照久而滅其跡。欲募十夫移碑置祠中。而未果也。因牽連書于後。歲戊戌正月六日丁卯。

後二歲邑令姚君學甲以予言移黃碑置伏虎祠碑下半已斷。

跋陳文貞公詩卷

澤州相國以文章經濟潤色鴻業我朝之周益公也。其翰墨世不多見。丁酉秋於申浦黃氏齋得見此卷。詞翰雙美。倘仿鳳墅之例。列入名相帖中。奚謝古人哉。

跋汪退谷手書瘞鶴銘考艸藁

退谷先生瘞鶴銘考板行已久。此乃其手書初藁。信筆數千言。絕不求工。而楮墨間極生動變化之趣。自黃伯思定此銘爲陶貞白書。後世罕有異論。張力臣獨證以爲顧逋翁書。朱錫鬯復舉逋翁集中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以實之。然它日題王副使焦山刻銘圖有云。審視要非唐後勒。昔年曾與張詔論。則朱亦未嘗堅持其說也。卷中采力臣說最備。獨不取其證爲逋翁者。旣博而精。吾無閒然矣。

跋汪退谷手書戶部呈稿

康熙五十三年九月具呈戶部爲其尊人鞏昌府岷州同知元嗣任內抵補虧欠事時谷以左中允在京候補

薰畦主人得汪退谷先生手書戶部呈藁于其家收簏中命工裝而弆之讀者想見先朝體恤臣下俾得自言其情雖事涉錢穀數累萬千未嘗一以操切行之而官物亦不至有失陷之患寬仁之政度越千古後之人勿以尋常案牘視之哉

跋袁氏貞節堂卷

袁子廷檮承節母之誨讀書敦品克自樹立陟屺之慕久而不忘旣繪竹柏樓居圖乞名公題詠裝成兩卷茲復以誌銘傳贊諸文次於遺象之後而以翁閣學所書貞節堂三字顏於幘首太孺人之貞心廷檮之孝行不獨汝南一門流芳亦三吳盛事也予嘗見宋槩列女傳以顧愷之圖象與向書相附而行而武梁祠石室亦刻梁節姑姊京師節女諸象漢史載金日磾母圖象甘泉宮則圖象自漢有之與禮家愛存愍著之義固相暗合明初錫山華氏春草貞節兩卷皆名流翰墨朱性甫鐵網珊瑚具錄其文廷檮之行誼視華氏有過之而卷中詞翰亦不減前哲後有續性甫之書者亦將有取於斯矣夫

